



在電車站

龔意平

想或者是暴得業者的一種不無酸意的職業道德論，上司在出着門，我只在想在往常一樣的時間上到辦事處。所以到電車站，一聽到電車只能開到卡德路，心裏不覺就有些慌。

在慌急中想起二十路無軌電車也是開到外灘的，而且望過去看到正有一輛停在站頭上，即急速趕了過去；而在快趕到那電車的時候，不及避免地同一個在向這一邊趕着的女子一撞，因此稍一停頓，眼望着錯過，否則剛可跳上的那輛電車。等了好一會，才見開來了第

二輛二十路；可是雖然看到在車上的人並不怎樣擠，只聽得叮叮兩聲，車並不在站頭上下，却繼續一直向前直衝。而在等車的羣衆間，有兩三個制服，在隨着向前直衝的電車跑；開車的看到了，雖然並不把電車停下來，却把那前面的鐵門拉開了，讓一個個制服跳上去。隨同制服一起跑的，有別等的車的人。可說在莫名地慌急着的，我也一同跑了前去；而正在我一只腳踏上踏板的時候，給一個同時跳上去的制服一撞，把我的一隻手作爲職業工具

的書撞得一地。於是我只有重新跳了下來，而耐着像有些在不耐而又無法不耐的心把散落在地上的書一本本拾了起來。常看到二十路電車的路牌有搖着靜安寺的，想那最終的站頭是在愛文義路口。且走過去看看，看到是有很多的人在那裏等車。想他們不會不是在等二十路？想去問問在亭子裏的電車賣票人。可是又覺得那問未免太顯愚蠢，便中止了問。而看到有一個人問了，雖然所問的並不是那是不是二十路的電車站。那人在問電車要隔多少時候才來。

「我怎麼能知道？我像你一樣，人在這裏，怎麼能知道那邊的事情？」

那賣票人回答得很是入情人理。

可是心急慌忙的人還是心急慌忙，那問者繼續問：

「那邊有軌電車是不是能開得出去？」

「誰知道？只聽得說前面在戒嚴，車子不能走，這裏也已經有半個多鐘頭沒有來車子了。你自己到那邊去看去。」

那打聽問詢的人莫非也是一個暴得業者，也在那樣急忙着要到外灘去？

不，他並沒有說是要到外灘去。不曉得他要到那裏去。

可是我是在要到外灘去。這里既然已半個多鐘頭沒有來車子，還是再到一路電車站去試試。而在向那裏走去的時候，看到前面又來了一輛二十路，從兆豐花園開出的。不曉得它在剛才在那裏等過的站頭有沒有停過；不曉得是不是又是一個錯過。而且，要是乘了上去的話，就說趕進了那第一輛二

塗鴉

內山完造

小孩在人家的牆上和門門上，有時用粉筆或鉛筆胡寫，這在日本叫做「落書」。然而看見小孩漫畫或寫文句的樣子，他們是從容自若的在新的白牆上漫畫或寫文句的。若勉強的說，他們實在有趣的，又快樂的寫着。所謂古人的「樂書」，或「落首」（諷刺的歌詠即風詩），其性質自然和小孩的「落書」不同。小孩的「落書」，和那些譏笑人物或諷刺時事的，也不能同日而語。然而譏笑人物，諷刺時事，無論是歌，俳句，詩或文章，當那個人寫的時候，其心境一定都是很愉快的。這也可說是「落書

十路，也不曉得它是不是能平滑地開到外灘。要是它無法不停下在相等於有軌電車的卡德路站頭上的話，不也還是一樣地慌急？

雖然，能趁出去一段路總好一段路，且揀能跳上去的在開的電車跳了上去再說。

好在這裏是在有着這樣多的電車的。

。在中國，「落書」，和「落首」，究竟叫什麼？若問起任何人，他們則謂：中國人也常常有「樂書」的事情。而能夠和「落書」比較的辭句，好像是「題壁」。然而題壁雖和「落書」，「落首」相同，但這是稍爲文雅的说法。稍爲文雅的说法「落書」，似乎也可以叫做民衆文學，但這稍帶一點學術的氣味，並且一般的譏笑和諷刺的性質，似嫌不甚濃厚。中國話，對中國人也許是很適宜的，可是我們日本人却不能瞭解。我以爲民衆文學是舊的名詞。這一道的大導師，有寒山子。今日膾炙人口的

寒山寺詩，據說都是搜集寫在竹木上，（稱為簡策）和石壁上的作品。寒山寺詩可說是寒山子的題壁，但這些詩是寫在竹木上和石壁上的，未必都是寫在牆上的。所以寒山寺詩，也可說是題壁。

一個穿著襤褸的和尚，在人家的牆上寫字的時候，其態度總是微笑，但一經擱筆，便張開大嘴哈哈的大笑起來。然後往後轉每步則點頭，搖頭，而向山中跑去了。這恐是寒山子的姿態吧。那時的心境，是怎樣的快樂呀！這與小孩的心

再談生活態度

危 月 燕

上次我談生活態度，主張應該淡泊和寧靜，這是就人的個性一方面說的，也可以說是生活在這世界裏的人對自己的生

活應有的態度，現在却想更進一步的來談談生活在這世界裏的人對世界應有的態度。

境相彷彿。「落書」性質不同的「落首」，也是一種「落書」。然而「落」字，是不恰當的，所以想把它改正為「樂書」。然則試從中國方面來考察一下，怎樣呢？這是超過我的能力，所以想不到。前天會赴蘇州，遊覽滄浪亭時，看見了一個「樂書」，即「西有蔣介石，東有蔣介石，愛國心一樣，方法不一樣」，我以為這也可說是一種題壁，這與其說是題壁，不如說是民衆文學，更來得確當。這正是一種「樂書」。（山譯）

種人專門回憶着過去。一種人專門希望着未來，還有一種人則專門注視着現實，腳踏實地的埋頭苦幹。在這種三種不同的生活態度裏，有鳥氏是贊同第三種生活態度的，他以為專門回憶着過去和希望着未來，對於人生都沒有什麼益處，惟有注視着現實，腳踏實地的埋頭苦幹，才是正當的人生應有的態度。

自然，有鳥氏的話，也自有部份的理由。但他却忘記了一點，就是專門注視着現實，努力着現實，而不存有對未來生活的希望，則勢必墮入庸俗的現實主義的圈子，這種現實主義是沒有出路，沒有前途的。所以，我以為正當的生活態度，應該是在努力着現實的時候，同時也懷有對未來生活的希望，我們所以努力着現實，只是爲了創造更美滿的未來生活的果實。

現實是人們所不能擺脫的，穿衣，吃飯，住房子，交朋友，戀愛，過性生活，做你正做的事，說你正說和想說的話，都是現實。每個人就在這現實中生活着，每個人的生活也表現爲他個人的現實。沒有現實就沒有人生，不管現實怎樣使你滿，使你厭倦，失望，但最壞的現實你也不能突然離開牠，因爲人是已經生活在現實中的了，絕對沒有完全離開現實而可以生活的道理。

現實雖然每一個人的生命內容和生活條件，可是任何時代和任何個人的現實，都會使感覺不滿足，因而不能不有另一種希望作爲生活的動力，否則人類不但不能進步，而且就連這已有的現實也要保持不了

，生活不下去。因爲不管一個人所希望的能否在將來成爲現實，他總要有一個希望纔可以，同時總已有一個希望存在他的心裏。

希望，簡單的說起來，牠是人類在不滿現實時要求安慰自己，補足現實的缺陷的慾求，人們有了一種希望，就可以安慰自己，繼續活下去。希望是對未來生活的憧憬，而牠也就以此增加了人類的奮鬥力和勇氣，構成了他生活的一部份。人類必須要有希望，要有引誘他的未來生活的憧憬，然後纔能使他向前猛進。人類的進步在這裏，生活的燃燒力和推進力也在這，如果人類沒有希望心，恐怕至今還停留在野蠻社會，不會有文明和進步，如果一個人沒有希望去燃燒他的內心，那他必定會成爲一個失望者，走上消極自殺的路去。

希望和現實是矛盾而又統一的，因爲沒有現實，連你本身都是不存在的了，那裏還會有什麼希望呢？而沒有希望，你也不能生活享受現實，並在現實中努力創造未來，一切已有和未來的現實，都將在你的失望中消失下去。而且一方面只有現實給你以經驗，纔能使你感覺滿足或厭棄，因而發生希望；另一方面也只有希望纔

使你在現實中不斷的去創造未來，創造起來作爲你的生活延續中的現實。從這上面說來，現實和希望是統一的。

然而現實和希望又是矛盾的，因爲沒有對於現實的不滿，就不會使你發生希望，而把握是未來的希望向牠走去，也就使你拋開了現實。反之，你要使安於現實的滿足，而把握着牠不願放棄，那就没有希望的必要，希望就消失了，現實是這樣的否定着希望。又如完全空想者未來的希望，不講現實，那你就沒有生活的內容和實存的可能，現實在你就就不存在了，希望也是這樣的否定着現實。現實要你停留在牠懷裏不讓你離開，而希望去要你離開現實跟着牠向前跑，牠們就是這樣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着。

爲了這種互相矛盾互相否定的原因，所以正當的生活態度，應該是腳踏兩頭船的，既要把握現實，同時也要樹立希望，追求和創造未來。現實和希望的統一，在維持你的生命；現實和希望的矛盾，則是在創造你的生命。人是生活在矛盾中的，矛盾就是生命之流，也就是引導生命的火炬。總之，人類不是單生活於現

芭蕉樹。每天每天陽光便從樹隙中穿出來，將我的紫色的被褥，印上許多搖動的不規則的花影。

從搬到這家公寓以後，床上的搖動的花影，就好像艷子姑娘洒掃走廊時所起的輕微的脚步聲一樣，都對我起了一種說不出的交替式的情感。

然而這一天，天氣是陰晦的，花影沒有搖到我床前，艷子姑娘的晨課，被激動的無線電廣播代替了。我略微吃驚於放送的何以竟是這樣吵人，看看手錶，才不過指到六點三刻，平常雖不大有這樣使人不安靜的事情——就是開無線電也沒有開得這樣響過——但到底我穿上拖鞋起身了。

端着臉盆跑到盥漱室，盥漱室裏一個人都沒有，然而從地上的水漬看來，我知道已經有不少人洗過了。

梳好頭髮，稍微化妝了一下，摺疊好床鋪，將寫字台上昨晚寫的殘稿，開着蓋的墨水瓶，歪得怪難看的台燈的燈罩收拾清楚以後，我換好衣服走到食堂去。

無線電就放在食堂的外屋，當我們每次吃飯以前，就坐在外屋的沙發上聽着無線電，等

着下女按我們進屋先後的次序來請。

我進屋的時候，屋裏人很多了，深山老頭、佐藤先生、田中夫人、山口退伍兵、高島老太太，就連那懶得出名的關西商大二年級讀書的長谷川，也坐在火盆旁邊烘火了。

才到日本三四個月，我的日本語無論如何是學不好的，但憑着各人臉上嚴肅的神氣，我知道今天一定發生了什麼特別事情。

找了一個座位，我也用心的聽着無線電廣播，但斷續能夠聽懂的，却只是：

「天皇陛下……阿美利堅……南太平洋……羅斯福……東條閣下……」我皺起眉頭看着坐在我旁邊的比我後進來的金子君，他是本年九月才畢業的××大學的本科學生，所以沒有回廣島的老家，正在等着明年二月的入營式。

「潘小姐！日美戰爭爆發了。」他用着低得無可再低的語音，答覆着我眼睛的問號，我吃驚的再迴視一下在座人們的臉。

「幾點鐘開始的？」
「早晨五點鐘以前……」
「……！又打仗，爲什麼呢

？」我彷彿自語的。
「……！反正日美戰爭總是要爆發的！」

「——但戰爭究竟不是好事吧？」
「嗯！」他聳了聳那裏在黑色學生服裏的寬大的肩膀「這一仗怕不知要打到何時爲止呢？……」

屋裏靜寂得很，無線電大聲的放送着激動的話語，每個人的表情都是緊張的，但每個人的表情也是鎮定的。

室內響起碟碗的聲音，下女行着禮，一個挨一個請我們來吃飯了。

破例的我比平日提前半小時上班，九點鐘我從公寓出發了，趕到阪神（大阪與神戶之間者）車站，站上的人顯着特別多，每人手裏大都拿着一份當日的報紙。

讀着大得不像標題的標題，那紙上每一個字都像能夠跳躍的。

車上的客人也都在關心着報上的消息，因爲今天我發現幾乎是沒有一個人是在看其他雜誌或書籍。（日本電車駛行長途的原故，客人大多有坐在車上看書的習慣。）

像窗幃一樣，車窗上掛滿了

白色的水氣，大衣磨擦着大衣，每人的臉色雖都略顯着蒼白，但我相信每一顆跳動着的心，却一定都是熱烈的。

跑出一「梅田驛」終點的降車口。
遠遠看見廣場上集滿了穿着黃色制服的青年團，我匆匆的低着頭過去，而報社的大門口，也被近千的正預備上班的公務員圍滿了。

「日美戰爭爆發」「南太平洋方面已開始正式衝突」「日軍於本日午前八時佔領上海租界」……

白布的特報隨時在報社門口增添，圍着的羣衆由鎮靜而變得熱烈了。

到了五樓的華文每日編輯室，同事還沒有來，我正在聚精會神的看着本日日刊，練習生小原田提着茶水進來了：

「潘小姐！日美戰爭開始了，妳怕不怕？」我沒有回答，只微微搖了搖頭。

同事絡繹來上班，我們拉雜的談着這個話題。

樓下起着騷動，特報的讀者，由激動而變得瘋狂了。那高呼着「萬歲萬歲」的顫抖的聲音，就好像每個人自己目睹着日軍的節節勝利一樣。

於是乃使僑居於日本的我們也爲這緊張的空氣，感染得十分興奮了。

三樓放送室的麥克風，廣播着社裏的社告，廣播着正在書寫的預備粘貼的進軍新聞。紅熱的血液，在每個日藉同人的血管裏澎湃着。

原田君跑來跑去，忙碌的拿了油墨未乾的才印好的小號外。

三池主編問華人同事有什麼感想，但是我們當時有什麼感想呢？大東亞戰爭的孕育，不過是短時的了，形勢所趨，不過遲早問題而已，戰爭雖是殘酷的，但戰爭烽火即經燃起，我們自然便希望盡全力以求得正義的勝利。

隨着冬月的季節風，吹上來樓下一直沒有間斷的特報讀者的歡呼與吶喊。

當我們下班回家時，途中用四十分鐘到西宮，雖然不過才五點多，但臘日天短，却早已暮色蒼茫了。

經過臨時檢查的防線，回到公寓，下女請大家提前入浴，免得天太黑了不大方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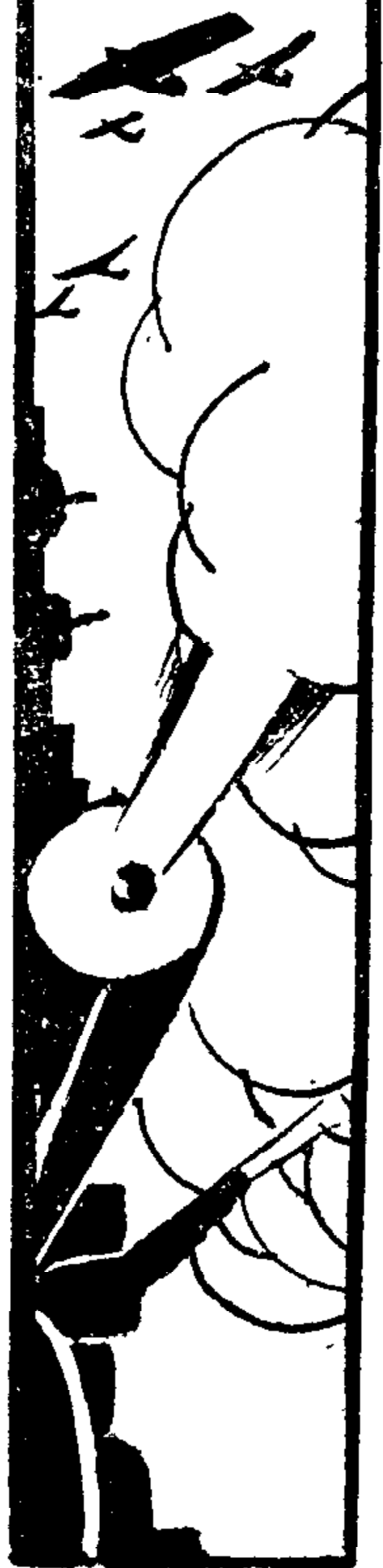
那晚上，我記得彷彿又有防空演習。

——爲紀念十二月八日而寫——

大東亞戰爭二周年特輯

我們在決戰階段的責務

駐華艦隊
報道部長 松島慶二



文

大東亞戰爭行將迎逢二週年；各方面的戰局由於敵人的總反攻，正在展開着白熱化的決戰。此時我們首先應該說明的，就是：大東亞各國的政治性格，已完成一大躍進，並完成緬甸和菲律賓共和國的獨立，中日兩國同盟的確立，日泰兩國同盟的躍進，以及印度臨時政府的蹶起等的新進展。此外各國的團結，更趨鞏固，由於各國的熱意，大東亞會議遂告成立，關於大東亞戰爭的完遂，大東亞新秩序建設的方針，各國的意見全然趨於一致，重新決心以協心戮力，達成重大的共同使命，於是遂於十一月六日堂堂向中外聲明大東亞共同宣言。

換句話說，東亞各國根據下列五大綱領，互相提攜，完遂大東亞戰爭，建設大東亞，俾有助於世界和平之確立：（一）以道義為基礎建設共存共榮之新秩序，（二）互相尊重各個自由獨立，以確立大東亞的親和，（三）發展各民族之創造性，以闡揚大東亞的文化，（四）本於互惠緊密提攜，以促進其經濟發展，（五）撤廢人種的差別，以明貢獻於世界的進展。於是東亞各國已顯明的向中外宣明：大東亞戰爭是破邪顯正的戰爭，十億東亞民族的大義名分的戰爭。在這種鞏固的信念之下——大東亞各國一致團結，

則勝利便歸於我們，這是不待言的。我們在緒戰，已確立必勝不敗的戰略態勢。又其後在日本國內與這雄偉的大作戰相呼應，決戰的態勢，正在劃期的增強着。無論遭遇任何困難，也必須斷然予以突破，以謀最後勝利。必勝信念和強毅的鬪志，隨着各種戰爭戰鬥的整備，已着着鞏固其步伐，因此在第一線的戰果發揚上，正在反映着。

南太平洋方面的戰鬪，日趨猛烈，敵人拚命的不斷實行反攻。日本對此的迎擊作戰，結果漸漸實行出血作戰。因為敵人想起從來有多少的成功，所以便不斷的實行反抗。

然而最近半個月的作戰經過，證明着敵人這種的反抗，是怎樣的無意義。試將其概要加以簡單的敘述。十月二十七日即美國海軍紀念日早晨，敵人一部隊在玻根維爾島南方的摩諾島上登陸。

事前在其登陸地點摩諾島的東北海面，日海軍航空部隊發見了配合巡洋艦，驅逐艦的護衛艦隊的輸送船大型登陸用艦艇合計十餘艘敵艦艇出現，立即對該船團加以果敢的猛襲，而收獲了偉大的戰果，計擊沉巡洋艦二艘，擊毀巡洋艦二艘，擊沈輸送船二艘，擊毀輸送船一艘。其中巡洋艦一艘，為日軍自炸飛機三架

內之一架衝撞，而擊沈。

邇來，日海軍在銳意監視敵人動靜中，十月三十一日早晨發見敵方有力的輸送船團分為數羣，向玻根維爾島南方海面北進中，現地日海軍航空部隊並海上部隊，立即予以邀擊。航空部隊自三十一日晚至十一月二日早晨之間，在摩諾島東方海面和玻根維爾島西方海面，攻擊敵方輸送船團；海上部隊，於十一月一日晚，在玻根維爾島卡治爾海外，與有力的敵方巡洋艦，驅逐艦部隊實行交戰，其綜合的戰果如下：（一）擊沈或擊毀巡洋艦九艘，驅逐艦八艘，（一）擊沈輸送船四艘，舟艇四十艘以上，（一）擊落飛機十架。（一）日方損害，僅驅逐艦一艘沈沒，巡洋艦一艘輕創，飛機自炸及未返基地者總計十五架。

在這期間，敵人曾以航空戰支援玻根維爾島方面的登陸作戰，同時並對日軍的拉巴爾基地，加以猛攻。十一月二日在拉巴爾的日海，陸，空三軍緊密協力，對於敵機二百數十架的來襲，予以邀擊，終將其大部二百一架擊落，而日軍則損失飛機十五架。

又在玻根維爾島北方的布卡島，於十一月二日敵機約一百三十五架來襲，日軍地上部隊擊落其三十九架。

十月中旬以降，敵方在北部所羅門並新不列顛方面

所嘗試的空襲，實極為淒慘。其損害的比率為世界的紀錄所無的十三·四對一的數字。又在這一星期間前後的海空戰上，敵方所損失的人員，恐不下一萬名，其足寒敵人的心膽，決不是無理的。

五日傍晚日海軍航空部隊在玻根維爾島南方海面，發見由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四艘，驅逐艦二艘構成的敵機動部隊，立即僅以十八架的少數飛機加以攻擊，結果擊沈大型航空母艦一艘，並擊沈中型航空母艦一艘，大型巡洋艦二艘，幾乎擊滅敵人部隊。日方的損害，只有飛機三架。此次空戰稱為第一次玻根維爾島海面空戰。

然而接着，震驚世界的大戰果，又在南方海面出現了。這是第二次玻根維爾島海面空戰。十一月八日早晨，日海軍航空部隊，對於來襲的敵方輸送船團及護衛艦隊，加以猛烈攻擊，收獲次於夏威夷海戰的下列戰果：擊毀戰艦三艘，一艘（重創起火），炸沈巡洋艦二艘，大巡三艘以上重創，擊沈驅逐艦三艘，巡洋艦或大型驅逐艦三艘（起火重創），擊沈輸送船四艘，大型輸送船一艘起火重創，擊落飛機十二架以上。日方的損害，則飛機自炸及未返基地者，僅有十五架而已。

敵人的大輸送船團和在所羅門方面行動中的大部分護衛部隊，恐怕已被擊滅。約一星期前麥克沃塞當開始玻根維爾島反攻戰時，曾召集艦隊司令官哈爾塞，陸上部隊司令官哈蒙，海兵隊司令官格里德等，討論作戰方針，席上麥克沃塞曾以自信之態度誇稱：「一星期以內當奪取玻根維爾島，用以建造戰鬥轟炸聯合航空基地。」然而這反而出現了這種悲慘的結果，實在是可笑的。

第二次玻根維爾島的航空戰的赫赫戰果，天皇陛下賜以優渥的勅語，聯合艦隊拜賜後，全艦隊之上氣愈旺盛衝天，再在十一月十一日晝夜都冒着惡劣天氣，實施捕捉攻擊在玻根維爾島南方海面之敵方機動隊。此役戰果之所獲者：計擊沈敵方巡洋艦及大型驅逐艦各一艘，戰艦重創一艘，大型航空母艦受創二艘，大型巡洋艦重創起火一艘，巡洋艦及大型驅逐艦三艘及驅逐艦一艘均重創起火，飛行機擊落二架。此舉在日本自爆及未歸還之飛機合計共三十架之多數犧牲。由此思之，敵方亦必死之心，來堅持防守戰。這是第三次玻根維爾島之空戰。然而轉之懲罰出擊，第四次玻根維爾島航空戰，於

是在十三日同島南方海面展開了。其結果：轟沈大巡洋艦一艘，巡洋艦一艘，驅逐艦一艘，戰艦一艘及中型航空母艦一艘重創，日方有飛機二架損失。接着在十七日曉黑暗中，第五次航空戰，亦在同戰場展開。日方水上飛機之羽，捕捉下的自機動部隊，計有大型航空母艦一艘轟沈，中型航空母艦二艘，巡洋艦三艘，大型軍艦（艦型不詳）一艘擊沈之驚疑的戰果發揚，日方有航空機五架之損失。

連續敗戰的敵人之向薩多布島及拉巴爾之作戰的態度，由此可以推斷，在這原因之下，牽制敵人在同海面上，使之變成為海底藻屑日方作戰之妙，誠不禁令人有無限之快感。美軍所企圖者，是在奪取在所羅門的日軍基地，同時一面進出新幾內亞，兩面夾攻，奪取俾斯麥諸島的拉巴爾，以整備在西南太平洋上的步武，一舉襲擊菲島或在南洋的日軍要衝，切斷重要物資的製產地與日本本土的交通，以圖予日本戰力以澈底的打擊。從這方面挽回戰局於有利的敵方努力，實在是很熾烈的。不惜犧牲，而焦慮着一舉達成目的者，在另一方面，是意味着：由於連戰連敗和人力資源的巨大損失等，而發生的國內情勢，是很嚴重的。然而敵人愈焦慮，

上海靜安寺路九二四麥特赫司脫大樓二樓A

電話 三八一六七
(夜間急患用) 三二七二一

外科·內科·痔科
性病科·皮膚科

山岡醫院

院長醫學博士 山岡浩一郎

其損害愈大。而且美國之過大評價自己的結果，終於招致日本航空機之驚人的戰果了。

其次關於緬甸方面的作戰，日本精銳的陸軍航空部隊，在越南，泰國，馬來的廣汎地域，平時不斷以寡兵擔任防空工作，同時並先發制人，担任着擊滅敵空軍和粉碎敵人企圖工作。對於敵人大規模的反抗，敵方也預料重大的困難，即第一是地形的錯雜，第二是補給的困難。最重大的問題，是毛色全然不同的英美渝三國軍的統帥問題。尤其在此戰爭中應注意的，是陳誠所率領的重慶軍的立場。

十一月十日在渝方，誇大宣傳舉行第一次印度派遣壯丁的歡送會，和派遣身長一五八生脫，體重八四基羅格蘭姆以上的壯丁四百名於印度受訓練。爲了破壞大東亞永遠和平的建設，並使自國的國土和國民永久飽受塗炭之苦，而特意到印度的壯丁的心境，究竟是怎樣呢？

如我們所知道，印度擁有四億的人口。如果英美在必要時，指導其民衆的話，也有一點意義。印度的大部分被饑餓侵襲而餓死者，層出不窮。佛教的發祥地由於英國的惡政，出現了地獄的苦惱。另一面印度有心的民衆，雖衷心的感服鮑斯氏之印度臨時政府的堂堂宣言，但對在當前英美的壓迫下，他們不得不遵從英美。此時，英美不流其國民之血，專從現地補給的立場上，使印度和重慶民衆站在前線，構成防線幕，而自已則安閒的在飽衣暖食中吸着煙，以謀進軍奪取中國的利權。

在印緬方面，由於日陸軍部的先發制人的攻擊，驅逐渝軍於怒江東岸，而使他們所揚言與英美的協同動作瓦解。在這期間，重慶屢會要求在印東部的英軍援助，但英軍竟採傍觀態度，而惹起渝軍的重大反感。就這一事實看來，也可以明白瞭解英美的真意所在。她們在情勢有利於自己時，便利用東洋民族，一旦不利時，則隨時拋棄他們。渝軍無視這種以往的歷史和英

美的本性，而與英美協力，以自掘坟墓，實在是一件可憐的事。

不消說，因地中海方面戰局的推移，英美的一部艦隊或北河的一部軍隊，能移動於印度方面，這是當然的事。但這是不足爲慮的。我想她們不久將知道地中海與大東亞海，其環境全然不同。換句話說，等於無海軍力的地中海方面，英美軍的策動是很容易的。她們應該知道：印緬方面的地形與日海軍的存在，與地中海的情形全然不同。

何況最近的玻根維亞島空戰，以數架的海軍機，能使敵方戰艦，和航空母艦化爲海底的藻屑，是極容易的。所以任何艦隊來襲，在日本無寧是可慶賀的事。再次在新幾內亞方面，由一部份基地轉進至戰略要衝的日軍，迎接敵人飛機的進出，而在北方地區加以攻擊，展開了激烈的陸戰，而伴着空戰，着着收獲戰果。

敵人所企圖的作戰，恐怕是由新幾內亞中部一舉襲擊在非島方面或荷印的日本重要資源生產地域。敵人愈接近日軍，其命運的好壞，是立即可以判定的。

據英政府五日發表，最近邱吉爾及東南亞細亞最高指揮軍蒙特巴頓已任命卡頓羅懷亞特爲渝方特派軍事代表。無論誰被任命，我們決不容英美軍對中國的國土和民衆，加以無故暴壓的存在。

其次，我想就英美的宣傳加以敘述。

英美的宣傳，時常是荒唐無稽的。尤其對最近太平洋方面的戰況，她們爲欺騙自國的國民，會報道驚人的無稽的消息。換句話說，日政府報道日海軍在玻根維爾島空戰的赫赫戰果後，全世界都震驚日海軍機的威力。接到這報道時，美海軍部長諾克斯，曾答覆新聞記者，謂這是全然無稽的事。

然而事實上，自從十月二十七日摩諾島海戰以來，僅僅十四日間，擊沈並擊毀戰艦，航空母艦，大型巡洋艦以下的艦船，共計有三十二艘乃至三十三艘之多。

美海軍對此只發表在南太平洋喪失驅逐艦三艘而已。

然而日本大本營發表消息後，羅斯福總統立即召集聯合艦隊司令長官金，參謀長馬歇爾，及航空隊司令官阿諾於白宮，舉行協議，但內容結果祕而不宣。美國國內有識之士及出征兵士的眷屬，竟要求敦促政府從速發表此次真相。

實行正義，非人道以圖伸張其野心的英美的真意，終究是立脚於個人主義的制霸世界的思想上。

要摧毀這種非正義非人道，而實行公道於世界的，實在是建設大東亞的精神。這種精神完全表現於這次大東亞會議中堂堂向世界宣言的五項綱領的大東亞共同宣言上。這五項綱領，無論從任何觀點來看，不像門羅主義，是利己的，獨占的，排他的東西，而是尊重自己，同時以家族的親和在大東亞建設王道樂土。

這種大精神，是日本建國以來的誠意凝結，而在這時代大成具體化的。這點是參加大東亞會議的各國代表所認識的。爲貫徹這精神，大東亞戰爭遂勃發了。以大東亞民族爲殖民地，壓迫榨取的英美，究竟將獲勝利呢？或以萬邦共榮爲目的大東亞之義戰，將獲勝利呢？天利已爲神明所鑑照了；應該獲得集合地利，人和的最後勝利，實爲今後大東亞民族之職責和任務。

現在當寫本文的時候，第四次的玻根維爾島的空戰捷報已傳來。今後尚有反復的幾次作戰，但我們必須貫徹最後的勝利。

勝利的貫徹不但是日本的責任，並且是中國以及大東亞列國的責任和信念。

汪主席在大東亞會議的答辭中，會謂「世界和平已由此建立其基礎和途徑了。」又在十一月一日全國高級軍政長官會議席上，謂：「此次大戰，是賭着東亞興亡的戰爭，在苦難之中，必須尋求光明的。」爲了樹立照耀世界的正義，我相信中日兩國必須不介意任何苦難，而爲大東亞的中心，向忘我的精神大道邁進。



中日應駢肩作戰

上海陸軍
報道部長 出淵 勳

大東亞戰爭，是怎樣發生呢？我們爲什麼必須以英美爲對手而作戰呢？試先將這一點加以闡明。

昭和十二年（民國二十六年）以來，日本和中國不幸陷入了戰爭狀態。這雖基於兩國間有着許多的誤解，但主要的原因，是英美的陰謀，使近隣兩國互相鬭爭的。這實在是極不幸的事。然而殘留於重慶的政權，却不容易放棄從來的糾葛，現今尙繼續抗戰。這在臨近大東亞的解放和共榮的今日，實在是很遺憾的事。英美所採取的策術，是乘中日兩國抗戰的機會，儘能使中日兩國延長抗爭，以謀獲得漁翁之利，加深中國領土的侵略。日本一方面繼續與中國抗爭，一方面對英美的這種野心，爲了中國和包括日本的全體東亞，無時不痛心疾首。因此日本遂視爲東亞的禍根都在英美的策謀上，遂具了堅固的覺悟，準備無論何時必須以英美爲對手，乾坤一擲以決雌雄。

昭和十四年（民國二十八年），在歐洲，盟邦德國終於奮起，與英法開了戰端。於是第二次歐洲大戰，遂勃發了。在歐洲頻於危急於英國，便無暇干涉東亞的事態了。而捲入戰亂的荷蘭和法國，也不得不放棄了東亞的殖民地。英國也趨於軟弱，停止對中國的侵略和對日本的干涉，竭力加以掩飾。在此時採取無忌憚的態度，就是美國。美國代替英國，對東亞抱了

很大的野心。而且美國任意決定自己是在東亞的英國權益的繼承者，又是法荷等歐洲諸國的遺產繼承者。她不但在中國，即在南洋各地域，乃至印度，都會企圖伸展自己的勢力。

美國認爲日本因二年多的事變，已消耗了其大部份國力，對日本只用恐嚇，便可使其屈服。她企圖在驅逐日本之後，掌握鴉片戰爭以來英國在中國的侵略權益，並且計算不勞而獲得歐洲各國在南方諸地域的殖民地領土。這樣，美國的謀略，或明或暗的會用盡手段，向東亞伸出其魔手。美國不但採用恐嚇和謀略，並且着着進行武力侵略的準備。那就是說，美國會以菲律賓爲中心，引誘馬來及緬甸的英軍，而會在澳洲至夏威夷的南方地域，時時刻刻進行着戰備。這樣，美國遂形成了對日的所謂 A B C D 包圍陣線。在 A B C D 包圍陣線中，重慶政權也參加，這是很不幸的事。所謂 A B C D 包圍陣線日益加強對日本的壓迫，隨着美國的態度，也越發倘若無人，其野心也愈加露骨。東亞天地經過了暗雲低迷的幾個月的期間，日本會切齒扼腕，不斷的怒視太平洋。

像怒濤般的聖戰，終於在昭和十六年（民國三十年）十二月八日勃發了。漠視日本實力的英美，在緒戰沒抵抗，便被日本擊碎，於是日本遂獲得了赫赫的戰

果。緒戰八個月間日本在南方戰域獲得的戰果，遂確保了必勝不敗的戰略圈，同時也確立了大東亞共榮圈的建設，和東亞各民族自主獨立的基礎。而且建設的巨步，已向前進進；民族獨立的成果，也着着表示於我們的面前。

已經確立的大東亞共榮圈，無論在經濟的組成上，各民族的團結協同體勢上，或戰略的基地和配置上，都形成了必勝不敗的大要塞。而且戰爭愈長期，愈對日本有利。如果要趕快獲致勝利的完遂，各民族的一致團結，必須愈加強固，互相提攜，以抵抗敵人。

此次日本與中國間所締結的中日同盟條約，是兩國盟約永久不變的誓約。以前租界的交還，治外法權的撤廢，以及此次同盟條約的結果，遂使中國獲得了主權的完全獨立。其實現是可以期待的，那是在大東亞戰爭勝利的時候。從現在的立場言，重慶對於同盟締結的新事態，也不能立即變更其從來的態度。在已完全喪失抗戰意義的今日，重慶當有不能忍受內心的矛盾。具着矛盾，尙不能不固守其立場的重慶，其所依靠的，是聯合國方面的勝利。這唯一的依靠，隨着時間的經過，終會由事實打消的。

英美自從今春以來，在太平洋方面，也實行總反攻。然而英美的反攻，不但遲遲不進展，並且自己的損害極大，實在是得不償失的戰爭。尤其是像十一月初旬玻根維爾島海面的空戰，是一個最好的實例。她們一出來，便馬上被擊碎。尤其日本航空機之獲得這樣的大戰果，是表示日本擁有怎樣的優秀飛機和多數的航空兵員。

日本的戰力，只有與日俱增。美國只不斷的蒙受損害，且其軍需生產力也漸漸達到限度。羅斯福誇稱明年爲決戰之年。即使明年果然實行決戰的話，則玻根維爾島海戰，對美國將成爲預言其命運的不佳徵兆。勝利，已經歸於日本了。完遂勝利並從大東亞全域全部驅逐英美侵略勢力，是繫於大東亞民族的堅固的團結。尤其中日的提攜是其最大的中核。中日兩國應該駢肩作戰，以期最後的勝利。（東光譯）



日本世界政策的精神

上海日本大使館
情報部長 廣田洋二

大東亞戰爭，以十二月八日達二週年，戰爭在各戰線也日益劇烈，已漸漸進入決勝的階段了。

日本在真珠灣擊滅戰以後，由於六個月的大攻勢，已擴大了大東亞全域的戰果。現今暫時停止前進，而進行着準備第二、第三次大攻勢。最近在所羅門方面，如第一次至第五次布徑卑爾海面空戰已收獲僅次於真珠灣的大戰果。日海軍機更收獲第六次，第七次的真珠灣，布徑卑爾海面戰果，爲期恐不遠吧。

日本政府在大東亞戰爭開始時，已明示：日本是爲建設大東亞共榮圈，確立大東亞新秩序，以及世界新秩序和世界和平而戰的。其戰爭目的之內容，最顯明的表示於最近的大東亞會議上及其會議所發表的大東亞共同宣言。

日本之目的，如宣言所述，是使「世界各國各得其所，相倚相扶，以同享萬邦共榮之幸福。」這是日本的根本世界政策。

在大東亞，雖大東亞「各國各得其所，相倚相扶」，「同享共榮之幸福」，但英美兩國「唯己國之繁榮是圖」，「對於大東亞橫加侵略，恣意奪取，並肆行其奴化大東亞之野心，致大東亞之安定根本推翻。」於是日本遂「圖謀完成打倒英美之大東亞戰爭，使大東亞解脫英美之桎梏，保障其自存自衛。」

如大東亞共同宣言所闡明，大東亞各國各民族首先解脫英美的桎梏，然後相倚相扶，各得其所，這是大

東亞共榮圈的根本要諦。這次大東亞會議所發表的共同宣言，也不外如此。

然則大東亞各地民族，怎樣的相倚相扶呢？其最典型的實例，可以求諸荷屬印度。荷屬印度自從爲荷蘭的殖民地以來，雖備嘗奴化的痛苦，但不能以其政治力和武力，解脫荷蘭的桎梏，直至今日，其經濟力全部爲荷蘭所榨取。然而日本的政治力和武力却很完備，至其經濟力，除原料資源外，也很完備，例如石油的重要礦物資源則不甚豐富。

因多尼亞安民族雖由日本的武力從荷蘭的桎梏下解救出來，但荷屬印度只能將其石油補助日本，而不能不依賴日本防衛其國土。這樣，因多尼亞安人的解放，才能實現，而日本經濟力的獨立，也能夠完成。這就是說，日本民族和因多尼亞安民族由於「相倚相扶，有無相通」，才能共享東亞民族的「共榮之幸福」。

大東亞宣言中的五項綱領，更把這道理，展開於政治，文化，經濟各方面。

中日關係，也並不是離開這大東亞共榮原則。新簽訂的中日同盟條約，也是這原則的一例。日本國民和中國國民，都是大東亞民族，應該相倚相扶，有無相通，才能獲致共榮。

這次條約，是廢棄從來的中日基本條約而成立的。這次條約的締結如其前文明記，是「期望兩國互爲善

鄰，尊重其自主獨立，並堅密協力，而建設以道義爲基礎之大東亞，俾貢獻於世界全體之和平。」五項綱領，是把這原則適用於各方面而展開的。

這次條約應特別注目之點，即：以前的基本條約規定，在全面和平後，也保留日本的駐兵權；但這次條約即使以前的基本條約全部失效，此外並簽訂附屬議定書，約定「於全國和平恢復，戰爭狀態終了時，撤去其派在中華民國領域內之日本軍隊。」這就爲建設大東亞，相倚相扶的根本原則而言，是當然的事。在以前的基本條約上，不能規定這種事情，這就是說日本之所以保留駐兵權，不外是因爲在大東亞戰爭前，英美勢力尚存在中國，與重慶政權勾結，實行排日行爲，有損害日本權益之虞，所以日本對此感到有以兵力防衛的必要。

現今英美勢力已由大東亞被擊滅，各國相倚相扶，而邁進於和平的建設，所以日本和中國必須根據中日同盟條約，越發協力一致，明望建設以道義爲基礎的大東亞，俾貢獻於世界全體的和平。我們期待第六次，第七次的真珠灣，布徑卑爾海面戰果。我們決不可只有期待，同時必須爲此而努力和實踐。日本人舉國以殉國的覺悟而臨戰。大東亞民族也必須全體以殉大東亞之覺悟，爲完遂戰爭而具體的努力和實踐。（山譯）

本刊歡迎：

訂閱，

投稿，

批評。



當前的政治經濟諸問題

(座談會)

本社在十一月五日，於康樂酒家，舉行大東亞戰爭二週年紀念座談會，出席者，有張一鵬，陳彬蘇，李權時三先生，討論之內容：就大東亞戰爭和中國的責務，中國民衆動員的積極協力，新中國經濟再建之施策，全面和平問題等之各方面問題，加以坦白開陳發表意見。茲特介紹其要點如左：

記者：今天，請諸位到此地來，敝社認爲非常光榮，特此表示感謝。諸位可以隨便談談，不拘什麼題目，或者諸位如果對於兩週年來的大東亞戰爭有點感想或高見的話，就請隨意發表。

陳彬蘇：大東亞戰爭發動到現在已經有兩年了，盟邦日本國內，一步一步的實踐決戰態勢，從各方面顯示出戰爭的準備。我們中國也是一個參戰的國家，自宣戰迄今將近一年，而從各方面觀察，還是看不出有什麼戰爭狀態，似乎離開「決戰點」很遠很遠。尤其是上海，本人居於中國人民一份子的地位，覺得非常慚愧。現在且把政府方面的姑置不談，僅就人民而言，不必諱言的。中國的老百姓對於大

東亞戰爭的意義，還是不十分瞭解，這一點是很重要的，我們應該怎樣使中國的老百姓對於大東亞戰爭的真意義，有個正確的瞭解，並且正確的認識這次戰爭的重要性，以便共同協力，這是刻不容緩的一件事。同時，希望政府當局與人民大眾打成一片，團結努力，我對於大東亞戰爭兩週年來感想就是這些。

至於「全面和平」問題，我是這樣看法的，就是「全面和平」，一定要把重慶政權統治下的人民作對象，因爲重慶政權事實上和英美勾結，不可分離的。所以我們如果去和重慶政權講和平是做不到的。我們應該盡力促使重慶政權統治下的人民，瞭解「全

面和平」欣然來歸！怎樣可使他們瞭解呢？我們和平區內一定要以事實昭示他們，第一步要使他們瞭解和平區方面的一切政治經濟，都比重慶方面上軌道。譬如說：物價較低，生產事業較發達等等，如果沒有這種事實表現出來，那末，重慶政權統治下的人民對於「全面和平」就無從瞭解，無從相信起。「全面和平」的成功不成功，就在於和平區內的政治能否上軌道，和平區的政治一天不上軌道，「全面和平」一天不能成功，這一點是我對於「全面和平」的一些感覺。

對於「中日關係」我的意見是這樣的，目標遠大的事情固然要顧到，可是我們必需明瞭中國人民，教育水準比較的淺，一切事物重視「現實」的，所以對於理想的，遠大的目標，接受的心理比較薄弱，因此，我希望政府當局和盟邦方面對於中國人民的現實要求，能夠做到的，多多做些。

李權時：兄弟曾經爲「文友」寫過兩篇文章，可以說是「友」了，今天又承「文友社」招待，很感謝。我想隨便漫談一些吧。剛剛陳彬蘇先生談到大東亞戰爭已經有兩年了，友邦日本國內各方面，日益緊張，而我們中國仍舊落後的情形，爲之一嘆。我認爲固然不錯，不過也難怪中國的人民一部份不夠緊張。他們是用事實來作證據的，他們不管你話說得多麼好聽，條約簽訂得多麼和平，如果事實上還是給他們吃虧，他們的心裏一定

總有些尷尬的。比方，物價其實是有法子壓平的，為什麼讓它漲上去？比方，戶口米是有法子可以增加的，究竟為什麼不想法增加？至於講到那是因為各方面限制的很厲害，交通工具不便利等等的原因，老百姓一概不管；「我們老百姓無論那一方面的人來都不管他，我們只知生活要緊」，因為這種情形，中國的老百姓對於大東亞戰爭之真意義的瞭解上就顯得淺薄了。所以要使中國的老百姓「贊成」，一定要使他們的生活安定！有些人說，在戰爭的時候，人民的生活一定得苦的，老百姓就會這樣的回答道：「是啊，那麼為什麼又有一部分人囤積居奇，投機操縱，發國難財，他們的生活過得是那麼奢侈，他們又為什麼這樣「寫意」？」在長時期的戰爭狀況下，老百姓的心理未始不發生厭倦的情緒，如果政府能使他的生活安定，那就可以減少厭倦的情緒，我認

為戰爭最要的是能夠「速戰速決」，如果不能速戰速決，那就要想辦法來使民生問題安定，所以現在我們老百姓總盼望戰事早一點結束，圓滿結束，能不能圓滿結束就要看兩方面武力的消長如何來決定了。不過，我想要使那一方面的武力完全趨於崩潰的話，恐怕還需要許多時候；所以我覺得這次戰爭是有史以來最殘酷的了，時期的長，破壞力的厲害，大家都抱着最後勝利的決心。

所以目前的要務是「安定民生」，安定民生中物價的抑平是第一步。物價要叫他平下來，第一，生產須增加，其中以增加農產物為最要，第二，復興工業也很要緊，第三，通貨要緊縮，第四，配給制度要良好；這樣民生安定了，長時期的戰爭才可以維持。

我以為政府要以正確的決心，表示出：通貨的不拆爛污，物價的只有低

下來等等，這樣表示才對。

張一鵬：我對於大東亞戰爭的觀念上講一點話，大東亞戰爭到現在已經是已九個月，在這一十一年十個月中間，差不多友邦日本是「首當其衝」；在九個月中間，我們中國可以說是和日本站在同一陣線上駢肩作戰，不過，我們如果從事實上看起來，除了日本認認真真，苦幹實幹之外，我們中國根本同沒有參戰時一樣，記得兵法上有一句話，叫做：「能守而後能攻，能攻而後能和」，守和攻是互相依賴的，共同動作的，而如今我們把戰爭的關係分成了兩方面，讓友邦在前線攻，而我們都在後面守，在兵法上這就算是畸形了，我以為戰爭的一個最要原則是同經濟學一樣，就是：「要以最少的勞力，得到最多的收穫！」但是現在「以最少的勞力，得到最少的收穫」的並不是沒有。友邦日本

也未嘗不想種種的方法把中國的物資貢獻到戰爭上去，可是結果沒有什麼大收穫，這是為什麼原因呢？就是因為這個經濟的原則沒有做到，這個原則的意思是說：「增加生產，減少消費」，現在是反過來似有：「增加消費，減少生產」的趨勢。這在太平的時候而且不足以立國，何況是在戰爭的時候？在另一方面，社會上的「消費」，倒反而增加起來，吃東西比以前講究，娛樂游藝也比以前熱鬧，這是明明白白的增加了消費，以上的這種情形和戰時經濟的政策是絕對相反的現象。所以如果大東亞戰爭是神聖的，是東亞的生命關頭，一定要達到戰爭勝利的目的，那麼，目前最寶貴的一個辦法，就是要：「增加生產，減少消費」，這一點，要諸政府當局和友邦方面認識清楚，照着這條道路，努力前進！（速記者：金長風）



藥房各大名廠的標記上均售

均售拜耳藥

下列為令人最容易聯想到的

拜耳名藥

• 阿司匹靈
ASPIRIN

風濕痛步獨創
藥良效特熱寒

• 加當
GARDAN

婦女痛痛痛
愈即本品服經

• 拜耳健身素
TONICUM BAYE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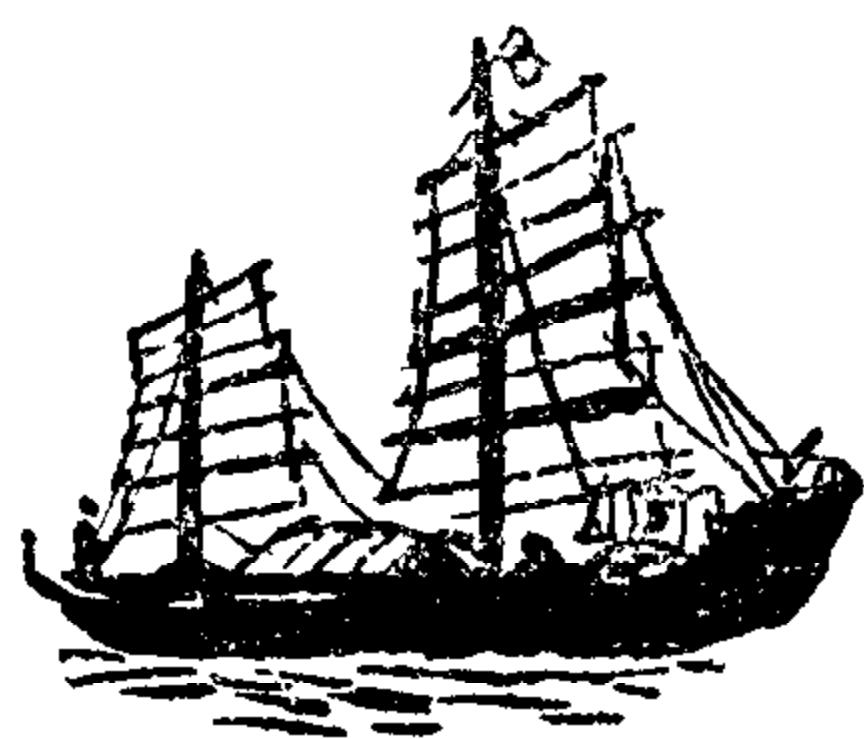
惟一補腦強身
劑補大標準

• 克利西佛
CRESIVAL

的效著甘味
劑痰化咳止

• 滅疥油膏
MITIGAL OINTMENT

疥癬濕疹
病皮膚等疥癬



中日同盟論

何海鳴

中華民國三十二年十月三十日，這是

大東亞共榮圈裏中日二國間一箇劃時代而最可紀念的日子。中日同盟條約，在南京正式簽訂了。溯自和運展開以來，始則有二十九年十一月中日基本條約的訂立，以奠定中國的復興，與中日同在東亞和平提攜的綱要。其後，大東亞戰爭發動，中國國府首先聲明與友邦作同甘共苦的協力，繼以毅然參戰，向英美發出宣戰文告，將復興中華保衛東亞聯為一事，決心與日本同生共死，努力趨赴，同時日本亦聲明援助中國完成自主獨立，實行中國收回租界，撤廢治外法權，廓清中國近百年來所受英美殖民侵略的恥辱與桎梏，達到自主獨立的階段。於是三年前所訂的中日關係基本條約，及其附屬文書，因為這時勢的推移，日本復決然提議撤廢，而有此中日同盟條約的新訂。本條約要綱，在「望兩國互為善隣，尊重其自主獨立，緊密協力而建設以道義為基礎的大東亞，俾貢獻于世界全體的和平，并堅定決心，剷除對此有障害的一切禍根。全約共六條，又附屬議定書二條，簡單明瞭，約定于

恢復全面和平戰爭狀態終了時，日本即撤去其派在中國之軍隊，即從前根據庚子年北清事變北京議定條款之駐兵權，亦概予放棄。全文清爽，不拘任何以前外交上的所謂特權，日本直毫無保留，對於中國方面事變前後一般人所憂慮的各點，澈底掃除一空，這真是已往任何中外條約所未有，確實使中國所渴望的自主獨立，完全達到了！國父昔年所倡的大亞洲主義，與其希望日本援助中國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亦可謂由理論而一一貫徹成爲事實了！從此新中國惟有上下一齊感奮，努力于積極復興，促進全面和平，俾得完全實行條約，取致大東亞戰爭的最大勝利，以無負盟邦真誠的善意了！

如今，本文所再欲論贊的，是這一種同盟約條的精髓，尙爲歷來歐美近代式外交所未有，蓋純係依據東方古道德文化，與王道教化的道義精神，對全世界作一劃時代的最新最大的貢獻，可成爲未來一般國際新盟約的楷範，於世界全體人類未來的真正悠久道義光輝的和平，實有莫大的補助，值得我們東亞人以

此正堂堂示範于全宇。日駐華大使谷正之，發表締盟感想，有幾句最扼要的說話：「此次條約，可謂簡潔，蓋此并非爲英美式條約之法的對立，而爲道義的信賴關係，故必能益增東亞非常的力量。此約將發生如何重大影響？不須吾人繫念，此猶如既見太陽的放光，即不必問山川草木受惠與否。……大東亞戰爭發展中，中日今日的關係，不僅最合道義的原則，且已向世界闡明條約上的同盟字樣，已確證在大東亞之中日兩國，爲永遠友好的盟邦。進言之，同盟云者，實更表血盟的意義。」其關於古道義及春秋的大義方面者，不佞乃願攷證之于古儒家經籍，作此新同盟論，以論述其文字上的含意。

中日二國，俱是在文字書寫上用漢字的，所以寫出來的盟字，是一樣無二的。這種古文字學，應以小學爲宗，東漢許慎所作說文解字一書爲本。盟字在說文，隸于囧部，囧者，「窗牖麗樓闔明也」象窗牖玲瓏形，讀若曠，賈侍中則主張讀與明同，古明字音又若芒。故古盟字的篆寫法，係上從囧而下從血。許書

解道：「周禮曰：國有疑則盟，諸侯再相與會，十二歲一盟，北面詔天之句慎司命，盟殺牲歃血，朱盤玉敦，以立牛耳。」中日古封建制度略同，盟確是由諸侯相互間所興起，諸侯間有疑則不協和，所以才需要盟，已往中日間，也是因疑而才有今日的盟，誠可謂合古義了。再相與會四字，按玉敦注以爲當作再朝而會，再會十二歲一盟，左傳昭十三年：「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再朝而會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杜預注：「三年而一朝，六年而一會，十二年爲一盟。」古諸侯之盟，雖似有定時，但十二年以後，依然輪值，仍屬永久固定的法則。他們的朝會盟，爲的什麼？是爲的宗周而尊王攘夷，今中日的盟約，足爲的以大東亞爲中心，共同施行王道，攘那英美暴虐的外夷，是與古義也連串說得通的。盟之所司，周禮司盟職，在「北面詔明神」，左傳僖二十八年：「有渝此盟，以相及也，明神先君，是糾是殛」，又襄十一年載書曰：「或間茲盟，司慎司命，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是許書合周禮左傳而言，司慎司命，乃明神之首，盟是必需在明神之前，信誓旦旦的。日本最重神道，中國古神代史，王道亦即是神道，故尤贊美此盟約的盟于神前，永相信守，而由神明鑒諸。至于盟之儀式，自當隆重嚴肅，可對神明，朱盤亦作珠盤，立亦作莅，蓋莅臨之意。曲禮曰：「莅牲曰盟」即此之謂。歃血

，即「歃血之盟」，見穀梁傳莊二十七年所謂衣裳之會，便也是日本所謂的血盟。鄭玄曰：「盟牲，諸侯用牛」，是盟時殺牛祭神以取血。歃亦作哺，讀若插，盟者以血塗口旁之謂。玉敦，是祭器中的盛器，以盛黍稷，歃血用之，當爲先取血置于敦中，再塗于口。朱盤則盛牛耳，尸盟者執之，鄭玄曰：「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周禮夏官戎右：「贊牛耳，桃茢。」鄭注謂即是執牛耳，尸盟主盟者執之，割牛耳取血于敦中，以桃茢沸之，以桃爲鬼所畏，茢乃菽帚，所以掃不祥。牛亦爲大牲，牲牛完全，大祭禮所用，亦即古盟字的從固，祭祀以昭明于神，神其鑒臨，乃東方人所共信。今盟字上從日月，下也有作血的，實秦時小篆文，但古文明字，其左旁的日字，亦作固仍與說文義同。不過昭明于日月，也未始不可，日月亦神也。

我東亞軸心諸國，如此次中日的訂立同盟條約，以及推廣此盟式于泰國，滿洲國，新近獨立的緬甸，菲律賓等，締成東亞大聯盟的廣汎局面，相盟約于各愛其國，各善其隣，共愛東亞，共討英美，以推行我東方的王道，建立大東亞共榮圈，展開明期的新天地，進而有助於八紘一宇四海一家的世界大同，是這一種的盟會，完全以世界人類的正義是宗，東亞的道義是尚，開古來諸侯盟會中未有的先例，以天下爲公，以道義主盟，給示與今世的霸道舊國際以一種教化與良模，那真是東方古王道破天荒的

得以實現于世，允爲古今惟一的幸運了！

還有，古之同盟，實稱齊盟，非齊國的齊，乃齊一的齊。左傳成十一年：「齊盟所以質信也」，注謂「齊一心」，又曰：「一也，同也。」則此種具有東方獨特高尚的道義精神的盟約，人心所共信，舉世所共讚，未來風景雲從，全世得茲最優良的倡率與示範，當必以此約爲國際盟約的齊一的範本，同相倡隨，促成世界真正公道的和平，自不待言。其在已參加此約的我們自身，當亦能益加齊同振奮，一德一心，臨之以誠，守之以信，以與盟邦永定金石之交，而內藉以爲立國復興的張本，人人咸同一固其信念。益以大東亞戰爭，雖勝利始基已經奠定，必勝的信念當爲堅持，以期成下最大決心，爲最大努力，臨于決戰階段，求最大最後的全勝的來臨，而英美強弩之末，猶未甘服，縱已大半驅除牠們逐出東亞圈外，彼猶妄圖反攻，以作掙扎，自亦尚須經過一艱辛奮鬥的決戰時間，我們應如何孟晉弗懈，增集力量以與敵方拚死周旋，取致那最後五分鐘的全勝，將大東亞共同的大建設，躋于全部成功，是仍非等閒輕易之事，非萬分堅忍與萬方淬厲，符合多難興邦的條件，配和得與華保亞兩大國策，使之萬分洽當，殊不足以完成這神聖重大使命，度過這當前最要緊的關鍵。我們又應如何自勉自動，殫心力而同爲之呢？

？信夫這中日盟約，在辭句上是毫無疑惑，而處此盟約，觀夫今日自我的環境，全面和平猶未實現，實應全體自反自省的，以共同序出這當前的危機，而資國人的警惕！

我們頂顧方趾之儔，生在此中國，夙遵王道儒學的教化，人人以忠孝爲本，孰不自愛其國，盡忠于公？當這存亡得失繫于一線的緊要時期，人又孰不應與國家共存亡？所貴在互相獎于忠孝，戮其心力，以無負此盟約所帶來的良機。凡事以國利民福爲重，化除狹隘的私見，存夫公忠的大體，誓之神靈，矢諸天日，對此偉大時代的到來，與盟約光輝的訂立，自應真誠感激，懇切陳詞，作互相的勸勉。這盟約之切實有助於中國的完成獨立自主，還有什麼絲毫的疑慮嗎？事變以來，一般抗戰者，輒欲以日方先撤兵爲前提，茲盟邦已簡單明瞭說在中國境內全可撤兵了，且不但撤去這次事變所派來的兵，甚至于根據庚子舊事的撤兵權，亦一概放棄，便連什麼華北特殊的惡性宣傳，也從此可一掃而空了。不要看這是一點小事，只輕輕一筆寫在盟約上，大家須要另注意到反軸心的英美方面，常常大吹大擂，尊重民主，夸稱未來戰勝妄想中的世界自由計畫，卻無非在世界任何各地，處處要占據什麼軍事根據地與空軍基點，自命爲國際憲兵，還是舊式侵略弱小的那一套，半點不肯放鬆，西亞各弱小國，如伊朗，伊拉克，以及敘利亞，埃及，亞刺伯等地，他們肯輕輕說過半句不駐兵的話嗎？印度固猶在加緊肆虐把持，即葡萄牙中立亦被侵犯，強佔其地中海一島嶼以供軍用，我們只消看看這，就自會明瞭我們總是痛心于這種英美猶在窺伺挑撥的最大的危機的，這危機，欲力圖除去打開這難關，我們也只有不問旁人如何，只自信精誠所至金石爲開那類絕大的潛力，盡其在我，當更加自己嚴肅起來，以忠信的至誠，期他人的理解與覺悟。汪主席已沈痛的倡出「東亞人不打東亞人」的口號，并相信「兄弟究還是兄弟」決不忍見渝方還會忍心害理，附和英美以危害緬甸印度兄弟之邦。然而我們縱或還不能盡得渝方了解，這也只有自責于我們自己，精誠還有表現得欠真摯與欠力量之處，還更應再加自勉自厲。況且與華保亞，兩大要事，引爲己責，便責無旁貸，只有自加努力，至于如何方算力量已經盡到，于心無虧，這也只有質諸神明之來格，而至少須保其在我無漸于衰影，對得起良心與信念，與對得起這偉大神聖的盟約。只要肯竭盡其心力，一國如此，人人如此，一切成功，可操左券，那也是我們自信之言啊！

南方建設的新姿態

本刊爲紀念大東亞戰爭二週年，特請每日新聞社南方各地支局，介紹最近南方各地建設狀況，以下係由盤谷，仰光，馬來，昭南，河內，日惹等各地每日新聞支局寄來的共榮圈各地近況。

泰國

泰國夾於越南和緬甸之間，位於西南

亞洲半島的中央部。其首都盤谷，當將來預想實現的東京，昭南間的大東亞縱貫鐵道及西貢，仰光間路線之重要要衝，而形成南方交通網的動脈。即從產業上看來，農業國的泰國，米的出產極爲豐富，除國內消費外，尚有剩餘的米，達〇〇噸。這剩餘的米運至西南太平洋的第一線，以及南方各地，中國和日本，完成着兵站基地的重大任務。歷三個月的泰國決戰議會，已於九月十八日閉幕。在此期間，非常時信用統制法，房租統制法，各種稅制法的改正等與國家經濟和國民生活有密切關係的法案，已告成立。於是在大東亞擔負生產戰重任之泰國國民的覺悟，遂更加強化了。

(一) 稅收的躍進 據政府當局的發表，以本年度消費稅收入爲一例，至九月底截止，估計已超過本年度預算的四千萬銖。這與去年度的一千九百萬銖(泰國銀幣)相比較，已非常的躍進。明年度至少期待爲七千萬銖。因爲被日本

編入的馬來北部四州及根香，曼邦兩州等領土的擴張，國防的充實，新規工業及各種社會事業的擴充，明年度預算難免有相當的膨脹。但由於稅制的改正，國債的消化，支出的增加，能夠充分予以彌補。

(二) 農民經濟的向上和米作的順調 謀農民經濟向上的協同組合，其發達最近極爲顯著，本年七月底，已達三、八五三所，組合資金也達二千三百萬銖之巨額。內務省經營的農民共濟部落，現在全國也約達六十共濟部落。一、一四一家族努力開墾的新土地的米作，七八月間因中部，北部全體雨量缺少，而有早魃之虞。但到九月以後，各地雨量很多，所以米的豐收，可視爲有確實性的。此外，製材，士敏土，製紙，啤酒，紡績等的增產，也着着進展。於是便由從來農業殖民地的國家，適應現在的需要，而向自給自足的工業國家邁進了。

泰國國防軍，由大東亞戰爭前的兵力五萬，增強到〇〇萬。其精銳部隊若干，進駐於根香州，布陣於雲南省境，與蔣介石軍相對峙，任大東亞戰線的一翼。畢蓬總理曾任國防大臣時代，曾以德國的希特勒青年團爲模範，而加以培養

。烏哇奇溫，烏哇那里的男女青年運動，今日已成長爲優秀的第二國民軍。他們在過去對越南紛爭的當時，參加第一線將兵的很多。泰國的國家主義，在畢蓬內閣成立後發表的國民信條中，是以愛祖國，尊重自由，信仰佛教爲中心的；在大東亞戰爭後，再加上大東亞的共榮理念，而更加強化了。這是值得注目的。作戰中的泰國的國家主義，也顯著的表現於女子的活躍部面。去年十二月新設立了女子士官學校，本年二月又新設立了女士下士官學校，驚動了時髦的泰國智識階級。畢蓬首相夫人已就任校長。畢蓬首相夫人是陸軍砲兵中校，與騎兵中校的亞季特首席攝政的妃殿下，都是泰國的婦女將官。她們的精神都貫注於泰國婦女的指導和向上，這種姿態，是值得成爲泰國人民感謝的目標的。第一次交換船，由美國返國的畢蓬首相的女公子，也以首席的優秀成績進入了女子士官學校。

泰國的文化運動，由於畢蓬首相所提倡的國民信條，已積極的開始進展；由於去年十月締結的日泰文化協定，更加積極化。今年初新設了國民文化院，在該院之下，設置精神作樂部，生活文化部，婦女文化部，文學部，美術部。即就服裝的部面看來，也顯示格外的向上，國民都一樣帶帽子，穿皮鞋，不脫開上衣和領帶。南方諸地域中，盤谷是服裝最整齊的地方。在炎熱的夏天中，且在戰時的現在，對於服裝問題這樣

的戰肅，一到盤谷觀光的人，誰也覺得很奇怪。這對於指導懶惰的南方人，也許是圖謀國民文化向上的捷徑，亦未可知。此外，泰國又發動國民的「皆讀皆寫運動」。政府當局由無線廣播和新聞，熱心對國民啓發文盲，謂「每日若能

用功一小時，則兩個月就能讀能寫，若如此，本年中，達人口三分之一以上的六百七十萬文盲，便可以消滅。這樣，泰國將在世界樹立新紀錄。」自明年度起，決定對文盲每年課以五銖的稅金。畢蓬首相夫人對於文化部面的活躍，也很積極。她在國民文化院婦女文化部部长，幫助婦女解決生活，失業，結婚或離婚問題。她也親自提倡創設「母之會」，努力於婦道的磨練，闡明良妻賢母的道理。今春在首相官邸舉行了第一屆集團結婚，參加的新郎新娘有七十一組，畢蓬夫妻以下，各大臣及政府要人多數出席，引導於脫離舊殼的簡素的文化主婚禮。

如前面所述，現今泰國，對外則為大東亞的重要一員而活躍，對內則邁進於國力的充實，和國民生活的向上。又由於以前締結的日泰新領土條約，增加了北部馬來四州和根香，曼邦兩州的新領土，於是泰國遂擁有二千萬人口，而為南方唯一的獨立國，而顯示強有力的躍進的姿態。(昌銘譯)

緬甸

從長期的雨期解放的緬甸，已再為西南太平洋和亞洲的決戰場，而出現於世界戰局上了。固守大東亞第一線的緬甸，無論對大東亞，印度或重慶，實在是重要的地域。尤其對重慶政府，經過緬甸的陸上公路，美蔣合作才有可能。要解決這「無緬甸，即無美蔣的聯繫」的困難問題的企圖，就是英美呼號的緬甸奪還作戰。緬甸自八月一日實現其多年的宿願，宣言其光榮獨立於世界以後，接着於九月廿五日除了日緬新領土條約規定的根香，曼邦兩州以外，已把薩那州，卡里那州和哇地地方的廣大領土，都編入其版圖。巴莫博上為國家代表，而任命抗英獨立的鬪士而超越死線的青年政治家為其閣僚。於是大緬甸國的政

治建設，便逐漸強化了。如世人所知，巴莫博上，是繼承其父基厄之血統的革命兒，除了在倫敦大學，劍橋大學，波爾多大學研究，並獲得律師執照外，在文學方面，造詣很深。據說他與菲律賓大總統洛勒爾氏，都是大東亞智識階級的指導者。輔助巴莫氏的達金米亞副總理，是一個多年服務教育界的熱烈的愛國志士，緬甸青年層對他都抱着很大的信託。他們實在是良好的總理和副總理。緬甸的政治，蒙受英國的傳統的分割政策的禍害，十幾個的政黨互相對立

，從事政爭，所以政治的推進力，常常極為散漫。現在這些政黨，都以巴莫氏所領導的新愛打黨和米亞所領導的他克恩金黨為主流，從新創立了巴莫·新愛克黨，實現一國一黨的理想。總裁為巴莫國家代表，幹事長為外交部長達金奴，此外尚設置顧問九名，本部設在仰光，並設立支部三十四所，會員已達廿萬，終於完備了最有力的政治推進力。政治的運營，關於使緬甸為緬甸人的政治機構，即：(一)國家代表將內閣，樞密院，緬甸國軍置於直接指揮下；國政指導則由內閣經各部長，州長官，縣知事，郡長，市鄉村長，而達於以十戶為單位的保甲，(二)以國家代表為中心，網羅內閣，樞密院，巴莫·新愛克黨的代表，以及民間代表的最高指導部，是決定一般重要國政的政府部內的最

高機關。這指導部，把勞務團體，青年團體，婦女團體，國家服務團(包括政府要人，教師團，村長團在內)，以及巴莫·新愛克打黨置於其指揮下，而決定這些團體所居的地位和任務。這樣，具有適應上述決戰下的政治態勢的簡潔而強有力的一元組織力和推進力的政治建設，遂告整備了。

其次為緬甸的產業建設。緬甸在這部面向處於未開發的階段，所以尤其在鑛業，林業的分野上尚殘留着洋洋無量的將來性。鉛，錫，銅，石油，柚木等，莫不是決戰的重要軍需資源。其開發當能強化大東亞的戰力。緬甸又與泰國，都為有數的米產國而聞名世界。其輸出



株式會社丸大上海支店

上海廣東路一七二號 共榮大樓

代 表 電 話 一 二 八 〇 〇 番



米，表示着世界第一的出產量。緬甸之包含製造工場的產業機關等，因遭英蔣軍的焦土戰術，而蒙受很大的破壞，但食糧問題，却毫無受到影響，所以給予建設各方面以無限的強大性。

緬甸經過雨期之後，又變成空陸的第一線，在一面戰爭一面建設的極緊張當中，進行着新國家的偉大建設。這裏不能不大書特書的，就是緬甸國軍的存在和對日協力的徹底。在日本軍進攻緬甸作戰當時，緬甸獨立義勇軍曾在戰史上遺留了偉大活躍之一頁。由這獨立義勇軍，改編強化而誕生的緬甸國軍，在日軍將官的指導下，已成為一部的精銳部隊，而受訓練。它在今春的阿拉坎作戰中，曾遂行了重要的作戰要務，而樹立了殊勳。緬甸人的性格與日本人的性格，頗相似，富於熱情而皮氣暴。緬甸士兵具備着向敵陣突進的南方民族所罕見的勇猛果敢的特性。現在緬甸軍力，有〇〇人，五年後將增強為〇〇萬，對於防衛大東亞，奠下了鞏固的基礎。與產業建設部面一同成為大東亞戰爭以上的巨大幫助的，就是緬甸人對日軍的澈底協力。在緬甸領內游擊隊的姿態既沒見到，一次的恐怖事件，也未發生過，其與日軍協力的情形，是融然與日軍打成一片的。所以日軍毫無後顧之憂，而得以一心一意邁進於擊滅前線的敵人。在印度的英軍使印度人和印緬混血兒

為間諜，對他們施以無線電技術的連成科教育，持有攜帶用的無線電器和軍用金，以落下傘降落北部緬甸的高原地，拚命圖謀擴張間諜網，但每次都為緬甸人發見，而引渡於日軍。聽說這些間諜由此從食糧飢餓的印度解放出來，而喜歡過緬甸的生活。



(緬甸的結婚式)

這樣，富於純情熱血的國民緬甸人，全然以脫離物質的心情，來從事建設新國家，同時負荷大東亞最困難而最重要的任務，而不斷的勇往前進。這種崇高的姿態，為東洋民族的特性，是值得讚揚的。而且我們也衷心的祈求緬甸民族的發展。(東光譯)

菲律賓

四百年間在西班牙和美國的支配和榨取下備嘗苦惱的一千八百萬菲律賓民族，奪回其已喪失的自由和獨立的光榮日子，已經來臨了。十月十四日菲律賓由於日本的絕大的支援，堂堂的向全世宣言其獨立，而在「菲律賓共和國」的名義下，為大東亞共榮圈之一環的道義國家，開始發展了。

菲律賓在建設新國家的時候，即與日本締結同盟條約，而進入永久不可分離的關係了。繼着緬甸之後，此次菲律賓的獨立，是直接的表现日本解放東亞民族的崇高的道義立場。因此菲律賓的全體民眾，自然不能不予東亞十萬萬民族以重大的衝動。

美國曾經在所謂泰丁·麥克菲獨立法上，約定允許菲律賓於一九四六年獨立。於在大東亞戰爭勃發前，美國認為菲律賓的獨立，對美菲兩國不利，即使菲島能夠獨立，結局將被日本的侵略野心犧牲。於是美國對於菲島獨立的公約，遂歸消滅，所以菲島的前途實是暗澹無光。美國在四十年的統治上，始終開了空頭支票，而不得實現的菲島獨立，日本在佔領後一年有餘，並且在激烈的戰爭中，終使其實現了。當菲島獨立時，日本不過採取指導者的立場，毫無加以干涉，而始終承認菲島人民的創意和責任

。這在菲島政治史上，是未曾有的，所以給予菲島人的感激，是很大的。以這次獨立為契機，菲島人民對日本的協力，將更加強化，自不待言；取回東洋人的自覺，是值得注目的。

長久在歐美勢力支配下的菲島人民，如呂薩爾及阿基納德，在愛國獨立運動的旗幟下，曾具有悲壯的鬥爭歷史。但大多數的民族，却為支配者，尤其為美國的巧妙政策所迷惑，受慣依賴屈辱。因此，戰前的菲島人遂喪失了其固有的文化和傳統，並喪失了東洋人的光榮和自覺。在民族上屬於東亞民族，在意識上却全然屬於西洋，這就是菲島人民的姿態。

日軍佔領菲島時，便實施了軍政。這軍政最大的一個指標，是在傾全力於改造菲島人民的精神，那就是說，使菲島人拋棄一切的西洋性格，喚醒其具有東洋人的自覺，並使菲島為大東亞共榮圈之一環，達到在共同的命運下，與日本積極協力的階段。

由於這次菲島獨立，菲島人如從夢中醒過來，都自覺自己是大東亞民族。發見長久喪失了的東西時，其反省是像火般燃燒的熱烈的。

日軍雖進駐了菲島，但在八打雁半島和科爾喜羅要塞陷落以前，在今日看來，指導者和有識者，自不待言，即一般的民眾，也不能說對日本採取了澈底的協力態度。他們對於大東亞戰爭的勝敗，也抱着很大的疑問，尚未能脫離依賴美國的迷夢。當時在後方山岳地帶，到

處展開了遊擊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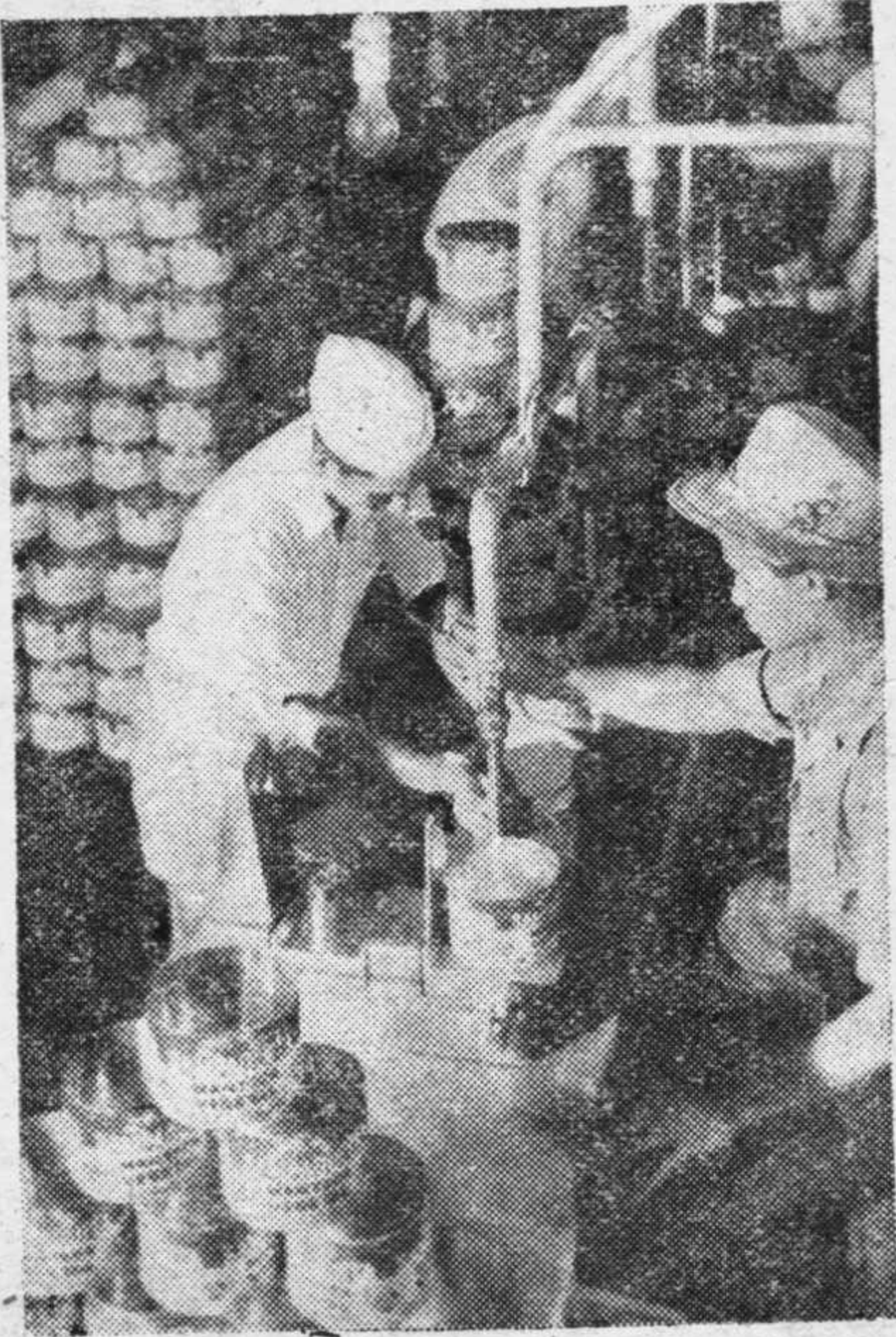
這一點與日軍進駐緬甸和馬來時，其原住民採取澈底協力態度，自大異其趨。因此，菲島人的東亞心理的建設，才是新生菲島的最大課題。

東條首相的屢次獨立宣言，及證明其宣言的這次獨立實現，已在菲島人的心理上，喚起了深刻的反省，於是積極的對日協力，已更加促進，這是不容忽視的。

日軍的協力討伐，差不多已趨沉靜。由於菲島人發起的國民運動——新菲島服務團的活躍，日本對大東亞戰爭的真意，遂像海嘯般的浸透於全菲島七千餘的各島嶼。

「想穿着流行的西裝，駕駛汽車，跳舞到天亮」的從前菲島，如今已改變為「與其欲住在美國勢力下的天國，不如住在菲島人自身的地獄」的菲島了。菲島人這種心理上的革命，對於文化，產業，經濟，治安各方面，不能不發生必然的影響。

美國化的東西，已漸漸從市街上消除；代之而起的菲島化的傾向，已日趨顯著。說英語的人，逐漸減少，而說菲島語和日本語的人，却日見增多。一向在菲島人內被認為榮譽的混血兒，已漸漸消聲斂跡。近來純粹的菲島人，却反而得勢了。這不過是其一例而已。在山岳地帶不斷蠢動的美菲軍游擊隊，現在因



馬尼拉的椰子工業

對於隨着戰時下統制經濟的進展，而招致的經濟苦難，菲島人雖有一時不滿之聲，但現今他們已認識課以菲島的東亞共榮圈的立場，而克服這苦難，開始實行對於勤勞服務，統制經濟的協力。

馬來

馬來原住民，現在亦將獲得參予榮譽的政治權利了。這真是馬來統治史上劃一新紀元的歷史發軔。歷悠長年代成爲英國漫無繫足的榨取對象的馬來原住民們，能夠獲得這種榮譽的權利，實夢想不到的，馬來人的歡喜可想而知。

此等民族老早便理解日本的真意，由於民族自覺，爲建設共榮圈而發奮蹶起。今獲得此參予政治權利之榮冠，不外是對他們的真摯協力，予以酬報。

使馬來脫離英國的統治舊桎梏，於此設施軍政，已經一年有餘。在這期間內的施策，深深地滲透於原住民的胸臆。由其協力態度，由他們的民族自覺，而獲得了物資。當地經濟自給自足體系之確立比其他南方佔領地，極急激的進展。結果在現時深刻激烈的決戰階段中，馬來的軍政建設，已由黎明期進入以戰略的飛躍增長爲目標之建設第二段。

日本軍政所負的使命，第一是使爲英國的市場，和消費地域之馬來，更改爲

生產地區。而戰爭物資之獲得，亦以確立當地自給態勢爲基點，集中各種的施策。此若觀察個別經濟部門的突飛猛進狀況，必爲之驚詫。農業部門，由於開拓耕地，與耕種方法指導得宜，戰前不足三十萬噸的米作，本年度已增多至四十萬噸。田園之增加，實已收獲戰前加倍的效果。更由於改良耕種方法，而展開新生局面。開始試行換種輪耕法，也已獲卓著的成績。以原住民生活安定爲主旨的食糧自給，已漸漸踏上軌道。而

如實地說明農業部門的飛躍情勢者，乃是不久之前由泰國所移讓的開達，開蘭打二州的農產物收穫狀況。此兩州因日本軍政監督部之熱心指導與努力，其農產收穫最優越。此二州在戰前每年仰賴泰國供給米約一萬噸，而今日已有約一萬噸之剩餘米糧輸出州外。

開發與開墾的斧鉞聲，恰像象徵正在伸展之馬來的躍進姿態，高高地響徹四方。

千古未加斧鉞之大密林，亦由於原住民的熱汗與體力而開拓。沿東部海岸地帶，亦開闢叢林與沼澤，嶄新的汽車幹綫道路着着已將完成。就是戰前無人顧及的瘴癘地域，現在這些內地的街道，亦可聞到東洋的氣息。

至於工業部門，在戰前因爲英國的無繫足之榨取對象，未有何等發展。除僅有規模狹小的孤立工業之外，毫無有足觀者。而現在水門汀，木炭，製鍊業各種工業，都告勃興。尤其是紡績業，因近來自日本移到紡織機二萬餘，紡績業

之自給當地需要，大可副期望。而在現代戰爭不可缺少的重要物資橡皮之生產，在戰前據稱約有五十萬噸，這龐大的生產量，到底在東亞共榮圈內是消費不了的，甚至為此如洪水的橡皮所困惱。現在對於這過剩的橡皮，已另闢新用途，充當航空潤滑油，汽油，塗道路之柏油等的代用品，在當地大大地被當作軍需資源活用。又軍需資源不可缺的錫，一九四二年一年的產量，計達八萬五千噸。佔全世界總產額百分之三六·五，誇稱為世界第一。因錫是屬於戰略的資源，其需要日形增大，故軍政當局正在積極開發。因戰火而被敵方破壞的製錫工場，機械等已修理恢復舊觀，開鑛與製鍊，收獲預想以上的成績。如是，馬來所誇示於世界的生產量龐大的橡皮與錫，現正沿着戰爭目的，繼續展開其闊步，向增產之途前進。

此外根據建設南方五年計劃，此地所賦存之鐵與鉛，亦屬原料品。飛機工業不可缺之錳及雲母等，正在檢查開發中。關於鐵，已由鐵鑛會社，南方鐵鑛會社，石原產業會社，飯塚鐵鑛會社等日本人會社，活潑地展開當地製鐵的工業。又鋁及鉛的製造，都順利地運回日本。而極堪注意的，是木船由當地製造，由此而克服了木材難獲的困難。自昭南以至各地，製造木船的建設，已繁盛地展開。新造之船陸續地揚航進出，現在南方各地相互間的貿易，能夠活躍者惟賴有此。

這樣，居於產業開發的雄渾燦爛之地

的原住民，欣然努力於建設。而一時會恐成爲建設馬來之障礙的華僑，今日之對日協力，已顯然有進步。他們的經濟力活用，已顯著地積極化。日用品雜貨，主要者多由華僑製造，這真是可喜的現象。

可稱爲決戰第一綫的馬來，現在已建立於這樣的鞏固基礎之上。原住民與華僑合力攜手，對於增強日本之戰力。從心底湧出真誠的協力，發揮總力，以最後勝利爲目標，高奏着進擊的歌謠，這可說是東方黎明的鐘聲。(詒篋譯)

安南

在戰時下安南對日本之貢獻，顯明地首要者是在於經濟部門。日本與安南之經濟協定，自昭和十五年(民國二十九年)五月以來，每年予以更改。兩國之貿易顯明數字，而表示於該協定。

但我們不可忽視的，是安南對於日本之經濟依存程度，與日本依存於安南的程度相等，或且過之。向來法國之殖民地政策，連安南的輕工業發展，尙且被抑制。僅准許安南供給法國工業原料，而法國則以安南爲其本國工業製成品的市場，以博取其旺盛的購買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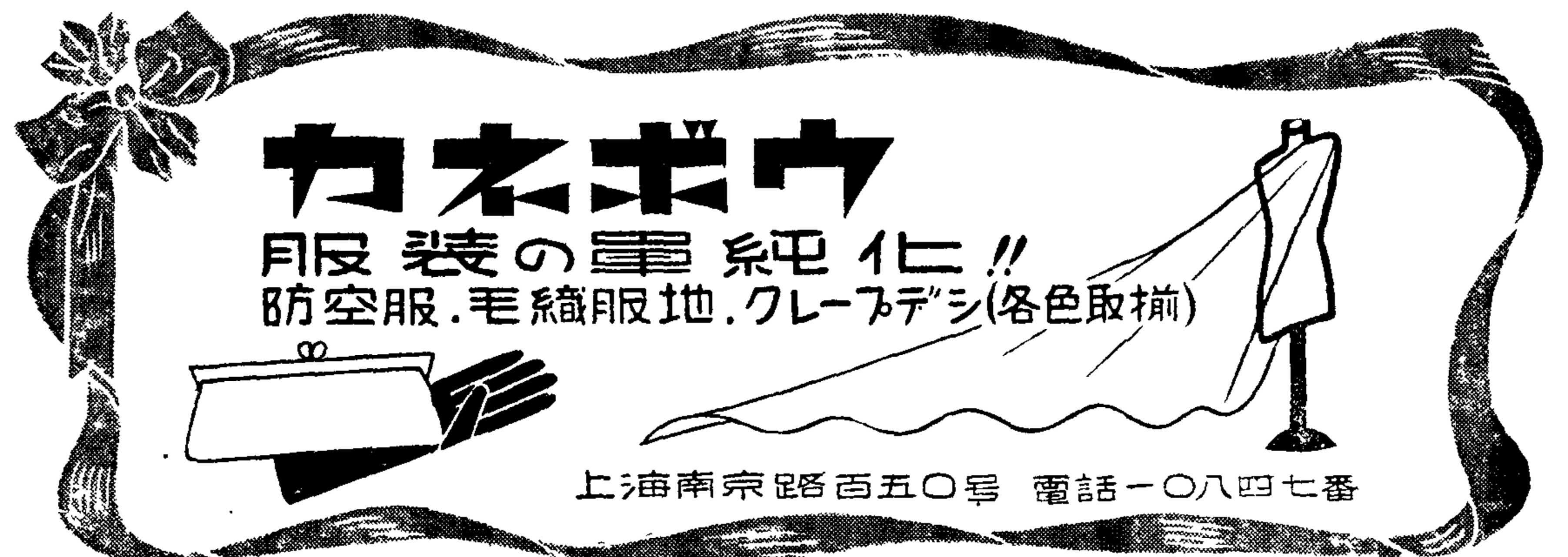
此可觀戰前法國對於第三國的工業製品，課以極高度之關稅，而予以禁止之舉，便可了然。然因歐洲大戰勃發，未幾法國對德停戰，其次大東亞戰爭又爆

發，於是安南遂完全不能獲得日用加工製造品。而此種物品之供給，唯一仰賴於日本。從而不管其是否樂意，安南依存於日本的程度，只是日呈增高。

雖然如此，但自第一次日越經濟協定成立以來，經過屢次交涉的協定，却未必能達到適應戰時下所要求的經濟圓滑水準。這是起因於安南當局對日本認識不充分，對日越關係僅就利益協合的關係上作打算。加之居留安南的法國人，並未較一般白種人之對亞洲人，有何例外的情感。自法國戰敗以來，他們對於英國之失信，憤懣之情，雖日形增劇，但對於我們的仇敵美國，猶未消泯其眷戀的親愛情感。故世界戰局之一弛一張，他們輒發生極敏感的反應。去年冬美國進攻北非，達郎寶國行爲，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於是在傳說暗殺事件時，他們曾經表示怎樣的表情？如是，建立於居留法國人之上的德古政府，縱使對於貝當元帥宣誓效忠，而其態度不即不離，自是必然的。

然而安南究竟是位於亞洲之一角，與日本及東亞諸國，有着地域關聯的因緣，及共同的命運。而在戰爭日趨劇烈之同時，此旁觀者乃至反軸心的感情，却不得不予以拂除，而要求安南舉全力以協助戰爭。而爲應此要求，必須德古總督有堅強的政治力量。

德古政府雖聰明，但費了自大東亞戰爭發生以來約一年的長時間考慮之後，對於東亞所要求安南的態度究竟怎樣，似已有所覺悟了。



カネボウ
 服装の事純仁!!
 防空服.毛織服地.クレープデシ(各色取揃)

上海南京路百五〇号 電話一〇八四七番

即是今年一月，對於反貝當派一齊予以檢舉。四月在河內召集駐日大使館參事官，駐華領事，駐泰國代理公使，以聆取各地情況之報告。據傳說將作政治轉變之嘗試。是否屬實雖尚未得獲知，但今年度的日越經濟協定，已有極圓滿之進步，獲得十分滿足的妥洽。現在我們殷切地期待安南政府益運用其聰明睿智，發揮其堅強的政治力量，為舉全力參與戰爭而努力。

千百萬安南人，較之居留法國人及安南當局，更先覺悟他們在東亞之立場。他們雖歷悠長年月為法國當局同化政策所薰陶，但在大東亞戰爭中日本之強大戰果，及雄渾的戰鬥意志，已喚起了他們的東亞的自覺。他們不勝希望如緬甸，菲律賓之獨立。但經過幾次獨立事件之後，他們已知道現實問題是如何困難的。因此便和日本接近，而景慕日本之安南人，都被法國官憲登記於檢查簿中，常監視其行動。但雖然這樣，安南人還是喜歡和日本人交談，秘密學習日語，做日本商店的僱傭。到底千百萬安南人的感情，僅被三萬人的法國人壓抑，那是不可能的事。照這樣看來，安南人的親日感情，漸影響及法國人對日的感情。這在事實上也表現出來了。如准許設立日本語學校，在河內大學開設日本語講座，成立日、法、安南親睦的機關，都為表現其傾向之端倪。因現在法國人對於安南人已失去自信心。陷於焦躁的他們，在最近一年之間，竭力講求許多優待安南人的方案。更努力舉行太

平運動（不管法國本國已衰弱化，為安南人保障其和平的運動）法越合作運動（同化安南人政策之運動）以企圖挽回人心已去的安南人心理。而知道此舉效力甚薄，於是法國人欲接近日本的心理，可說是物理學的現象。

另一方面，在安南握有經濟上重大勢力的四十萬華僑，自大東亞戰爭爆發後，便與重慶政權訣別，全面擁護南京政府。安南的精米業差不多全部都被他們所掌握，即蒐購米粟倘無他們，亦感到極困難。這是什麼原故？那是因為精米業者的細胞組織，深入農村，由於貸款與農民，而支配了農民的生活。

若就安南對日本所供應之大部分物品為米，玉蜀黍等農產物而觀之，可說完成對日的物資供應者，實際上是華僑。（詒箴譯）

爪哇

自從勘定以來，一年有半，爪哇現今已完成重建工作，不但成為大東亞共榮圈的一大兵站基地，並且將擔負一大防火壁的任务。

爪哇軍政在短期間之得獲輝煌的成績，是因荷印軍的全面降伏，意外的早實現，軍事、政治、經濟的諸設施的破壞程度，較其他佔領地域，極為輕微，並且因在經濟上已完成比較高度的發達，和全島幾乎開拓完盡，由此將爪哇的重

建置於極有利的環境下。此外不容忽略的事，就是現地住民都信賴日軍，因之治安的確保極為容易。

東條首相在去年一月的帝國會議上，關於菲島、緬甸的獨立聲明，曾闡明：「關於東印度，若其住民與帝國協力時不惜為其福祉，予以援助。」東條首相



（泗水港民船）

的公約，由於十月五日允許爪哇現地住民參政，而實現了。公約所以這樣的早實現，其一個理由是由於現地住民對日軍的真摯協力所致。參政的具體化，是在日惹設立中央參議院，在各州設立參議會。第一屆中央參議院會議於十月二十日開會，審議「關於現地住民對大東

亞戰爭協力實踐強化的方案」，結果決定儘速實施左列四項目：

- 一、設立防衛援護強化組織
- 二、設立勞動力供出機關
- 三、關於強化戰時生活態勢的方案
- 四、關於戰時下生產增强的方案

現地住民對於日本之允許其參政，極為感激。所以他們對於日本現在實行着的大東亞戰爭的完遂，也予以全副的協力；在中央參議院會議上，也誓約對於戰爭完遂的協力，並防衛強化態勢的確立。

「我們的鄉土，歸我們防衛」的口號，是現今爪哇全島現地住民的呼聲；他們對於編成鄉土防衛軍的熱望，是極為澎湃的。

「我們已經不能只為後方援助的戰爭傍觀者了。為了防衛我們的鄉土，我們與日軍共同作戰而死的時候，已經到來。如果沒有作戰的武器，我們只拿竹槍來擊滅仇敵英美。」——這種防衛鄉土的熱意，已在都市和村落，像燎原之火的燃燒起來。編成鄉土防衛軍的血書志願者，已擁擠到軍政當局。

日軍最高指揮官接受爪哇島民這種熱情。此次已發表「編成爪哇防衛義勇軍」，把志願挺身於防衛鄉土的現地住民，編成爲義勇軍，而置於日軍最高指揮官的統率下。日本最高指揮官發表「編

文

成防衛爪哇義勇軍」之後，義勇軍志願者立即從各地紛紛報名。這使日本軍政當局感激萬分。

由於設置中央參議院的參政，以及擔負編成義勇軍的光榮的責務，爪哇現地住民現今極感歡喜，將越發昂揚擊滅英美和對日協力的熱意。

自勘定以來已至今日所積疊的強有力的建設事跡，即民衆總力團結運動，警防團、青年團的結成、婦女會的誕生、華僑的更生協力等，都是新生爪哇的姿態，可以大書特書的。

第一，民衆總力團結運動，是爲使日本與爪哇同生共死的關係具體化，行動化而發動的。這是爪哇唯一最大的國民運動，而努力使一般民衆瞭解日本真意的功績，是很大的。

其次，以今年的天長佳節爲期，而發動的警防團及青年團二大組織，對於進入決戰階段的爪哇戰時體制上，可說奠下了鞏固的基礎。對於久處於荷蘭的愚民政策下的原住民青年，這種第一次的團體訓練，是一個大的試練。八月底在日惹舉行的第一屆訓練大會上，在烈日下潑刺的意氣和動作，令人想起印度那西亞青年的真摯和練成努力。這樣，青年團員的積極活動，也在各處展開。在皮奧瓊州，在青年團的領導下把向來所拋棄的稻草加以活用，實行製作繩子、

席子的勤勞服務。此外，運動場的建設，體位的向上，廢物的收回，對日軍的協力等，其成績都很可觀的。

警防團以區爲單位，團員都選定身體強壯，思想純正的青年。而警防團爲警察官的補助機關，而挺身於防衛鄉土的第一線。前日美國飛機空襲泗水時，警防團的縱橫的活躍，竟受了〇〇部隊長的表彰獎勵。

與青年團，警防團相呼應，婦女會遂告成立了。其宗旨是從婦女的立場，而向協力軍政，防衛鄉土邁進。該會網羅十五歲以上的原住民婦女，以各縣市爲單位，設立婦女會，對於防空，慰問日軍傷病者，獻金運動，極爲活躍。

因爲日軍政當局採取寬大措置，對於宣誓對日協力的華僑，概與原住民同受平等待遇，所以爪哇八十萬華僑都拋棄抗日色彩，完全清算過去抗日運動，認識新事態，而向爪哇再建途上邁進。尤其爪哇經濟的再建，依靠華僑之力，是很大的。此次設立的中央參議院的議員，已選出華僑代表三名，對於日軍的感謝更大。以全島所結成的華僑總會爲推進力，表示着自動的獻金運動，和履行納稅義務的赤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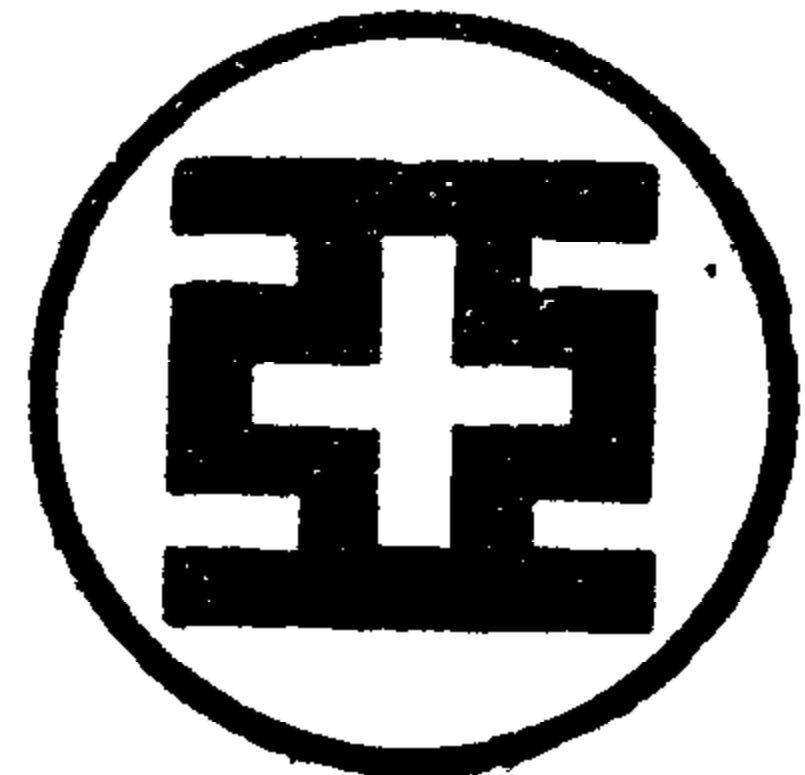
如上面所述，現今爪哇正貢獻其一切向大東亞戰爭完遂和再建爪哇的實現而邁進。其前途可說是很幸福的。(昌銘譯)

友

理經總支中

，活胃，藥眼篤老，湯將中，丹仁
散効回，補兒海，飴田淺，兒毛利
河，膏用百油人萬，丸應奇屋樋，
。兒諾佛爾，酒新新，粉痛止克的

司公亞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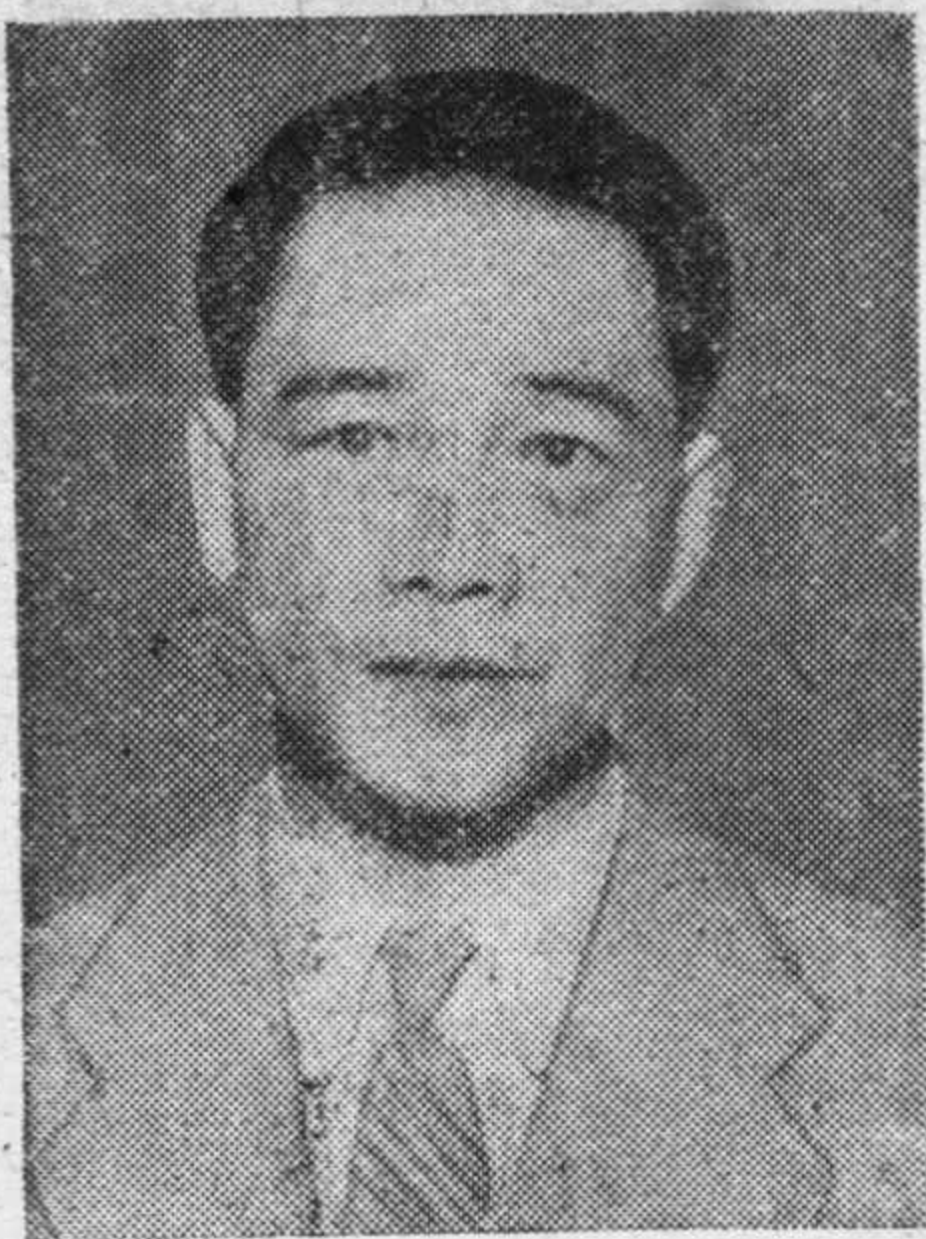
十億民族總進軍

大東亞會議之意義

日本代表 東條首相



中華民國代表 汪行政院長



東亞諸國民族之興亡在此一舉的大東亞戰爭，在日本陸海空軍之勇猛奮鬥下，已收獲了赫赫的戰果。十一月五日是東京開幕，其中除了大東亞共榮圈內諸國民族對敵美英的必滅信念凝結外，尚有東亞之新事態值得注視的。就是有緬甸，菲律賓之獨立的實現，大東亞擁有日，華，滿，泰及上述二獨立國，共堂堂的六大獨立國家，此外更有自由印度臨時政府之誕生，中日同盟條約之締結，如此東亞之解放和復興，越漸更進一步道義的結成。大東亞之新秩序確立，最先的是達到政治機構的完成之境界，此次大東亞會議中更充分含有同生共死精神，共同期望打倒敵美英的實現，在東亞諸國各民族集中全力成一大總力的

集團，在大會宣言中已明白昭示，毅然實行亞細亞之理想，大東亞諸民族之信念是具有強有力的向全世界展示了，其宣言：

- 一、民族之共存共榮為原則。
 - 二、諸國家相互獨立親善自強。
 - 三、發揚東亞諸國之文化。
 - 四、繁榮各國民族間經濟為原則。
 - 五、向世界之親善積極的貢獻。
- 上列五大原則為其實踐的方針，這原則是準人類生存之最高理而來的。在大東亞宣言中第一共存共榮之原則，第二原則是諸國獨立親善的具體化，大東亞之諸國家存在是相互全體共同發揮物心之總力，同時互助敦睦之精神，全體基於有無相通，共謀大東亞之繁榮，諸民族之共存共榮的具體實現，這種原則實

為人類生存之最高的理想，構成國家之健全的自主獨立基礎，諸民族之自強和責任的發揮，從此始有共存共榮的具體實現。而全無美英之壓迫支配的觀念存在，這一點實堪為一大注目事。第三為發揚文化，第四原則則經濟繁榮，其乃是於上述第一，二原則，因此四原則則是相互為因果的，其終極是新的東亞之建設實現，把東亞特有之文化和古的傳統及豐富的資源，作為世界新秩序之典型，完成這最符合理想之大東亞統一體勢。

上述之四原則的實現，為新大東亞之姿態，是正義和人道的和平宮殿，美英關於大東亞之現實掩蔽抹殺之繼續戰爭，反攻，其侵略征服企圖，這他的封鎖地域，乃是行全世界之經濟文化及其他各分野互相交流，是寄與以全世界人類之向上發展，所以大東亞共同宣言，乃是建設世界新秩序之一環，其存在理由之強調亦即在此。第五以世界進展貢獻為原則，過去數世紀是美英的壓迫榨取之歷史，再回顧到世界全人類之發展，不得不衷心的希望大東亞民族，成為全世界之一國家和一族，這衷心贊意可闡明的。由於此種原因，所以大東亞共同宣言，實予以美英之反攻宣傳相標榜上一大衝動。

會議之出席各代表，都慷慨激昂熱烈之披瀝其決意，代表各國國民摯意，發揮大東亞建設真義。

(日本) 總理大臣 東條英機

(中國) 行政院長 汪精衛

大東亞宣言

(一) 大東亞各國共同確保 以闡揚大東亞之文化。
大東亞之安定，根據道義以建 (一) 大東亞各國互惠之下

土木建築請負材料販賣

陸軍海軍御用
策會社



株式會社
華名

東和組
東和組
東和組營造廠

本店 上海北四川路九三二號

電話 { 四四一八五四番
四四一八七番

出張所

杭州新民路三六五號 電話・二三一五三
市中心區南二條通二一二號 電話・二三七八
浙江省石浦港 電話・(02)五〇五七五
香港九龍金巴利道三六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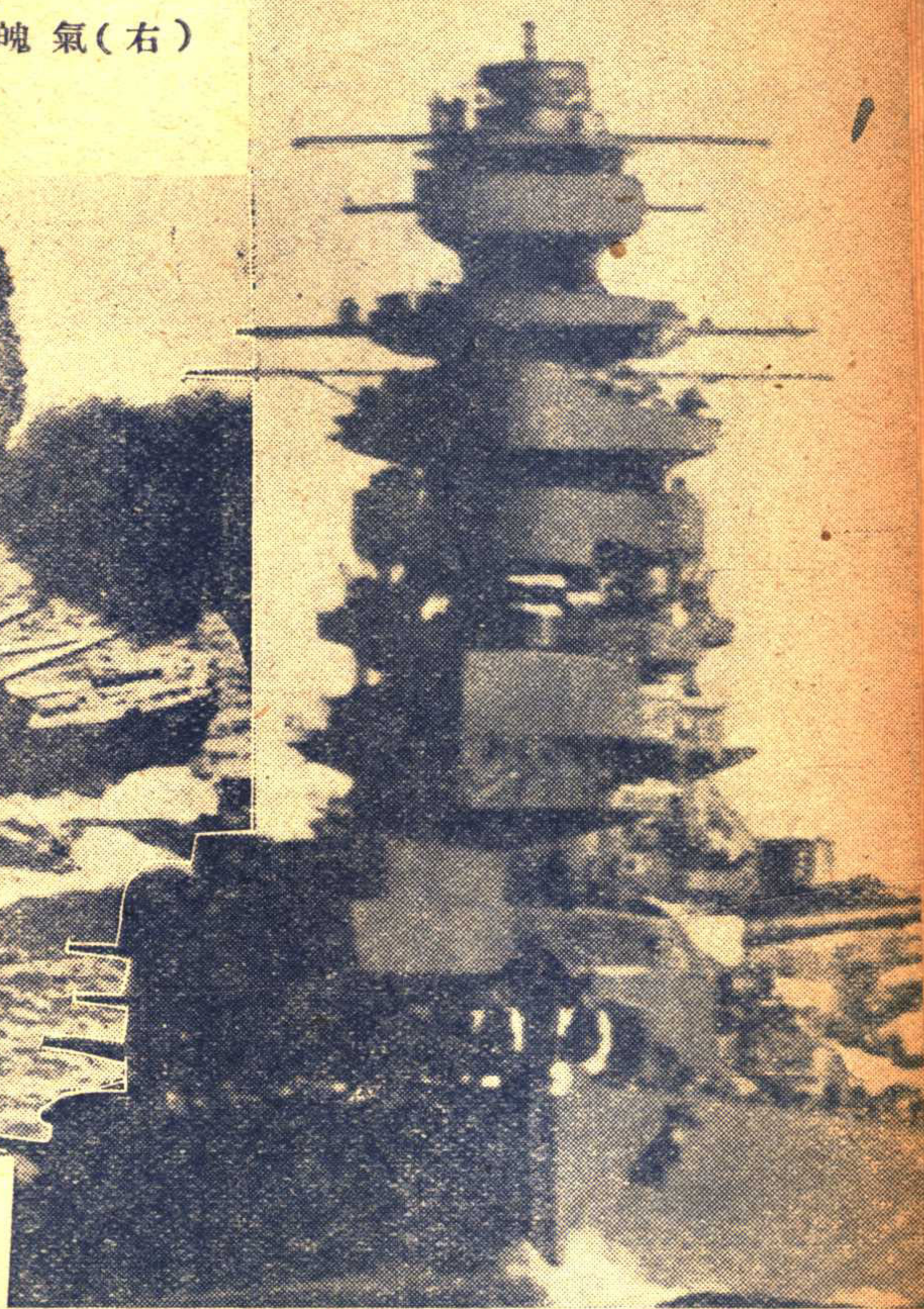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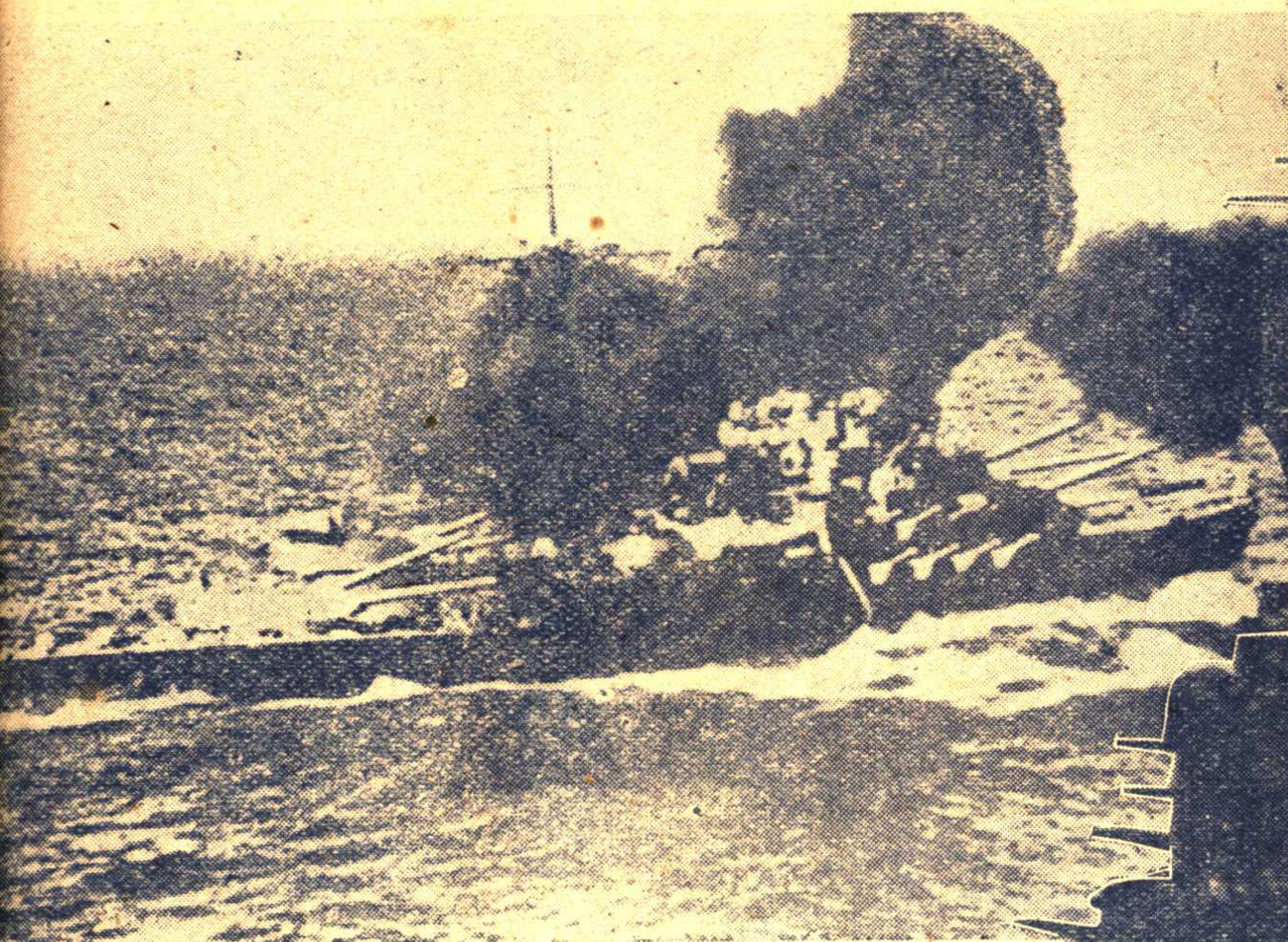
大東亞會議

(上) 會議場 (下) 記念攝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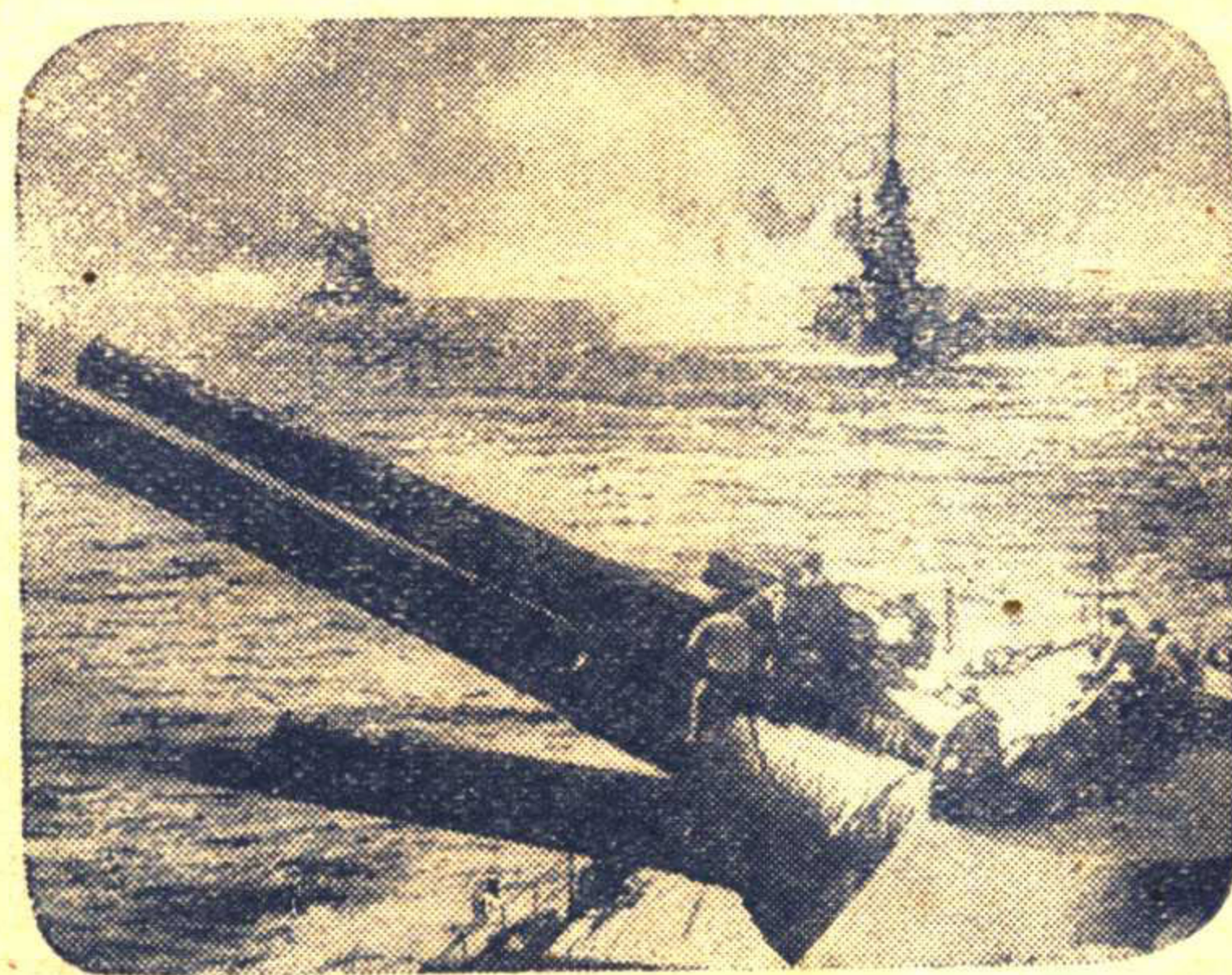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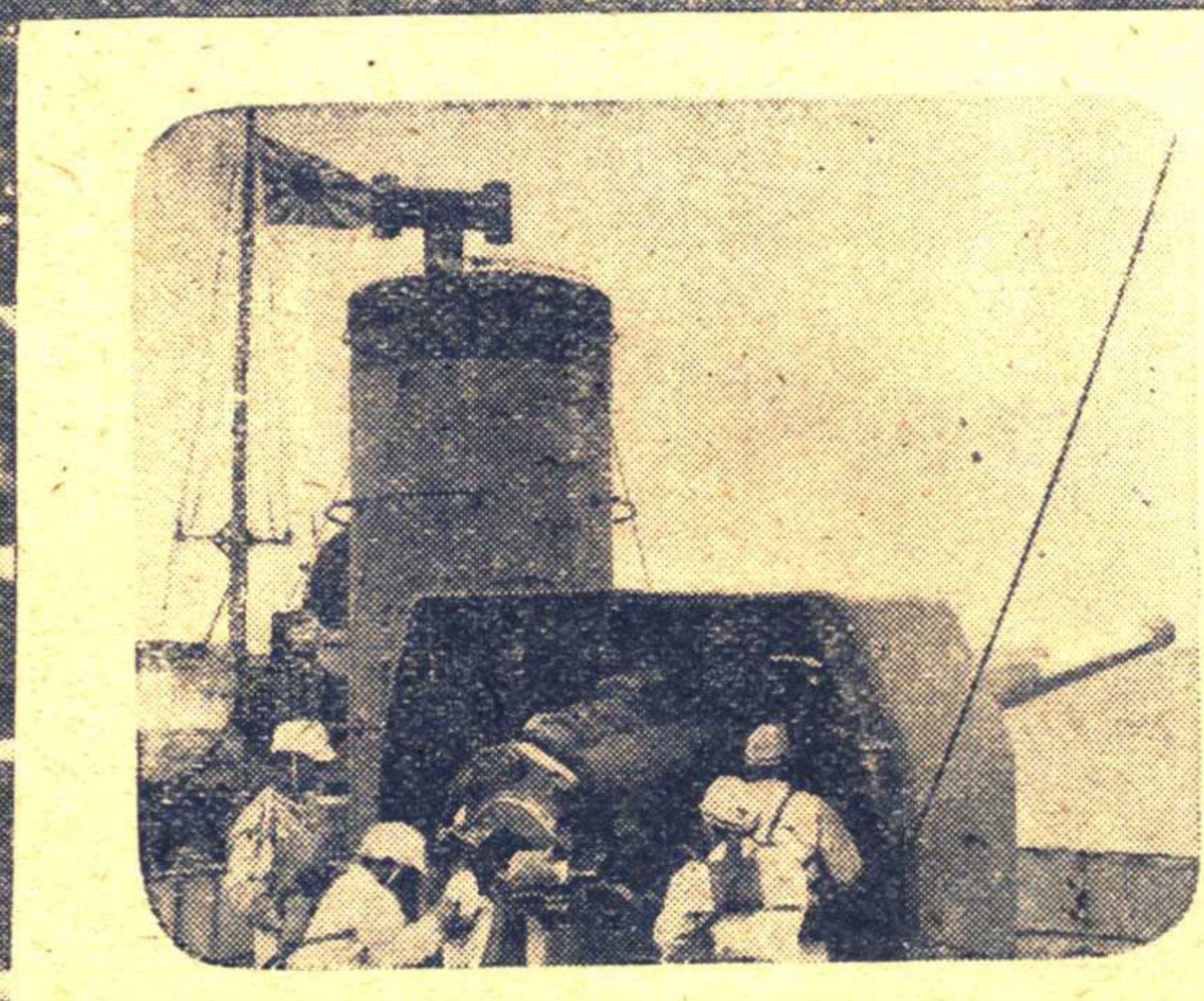


軍空海陸本日的勝百戰百

威威之上洋平太在敵殺鋒衝(左)艦洋巡的偉勇魄氣(右)
(濟閱檢部道報軍海本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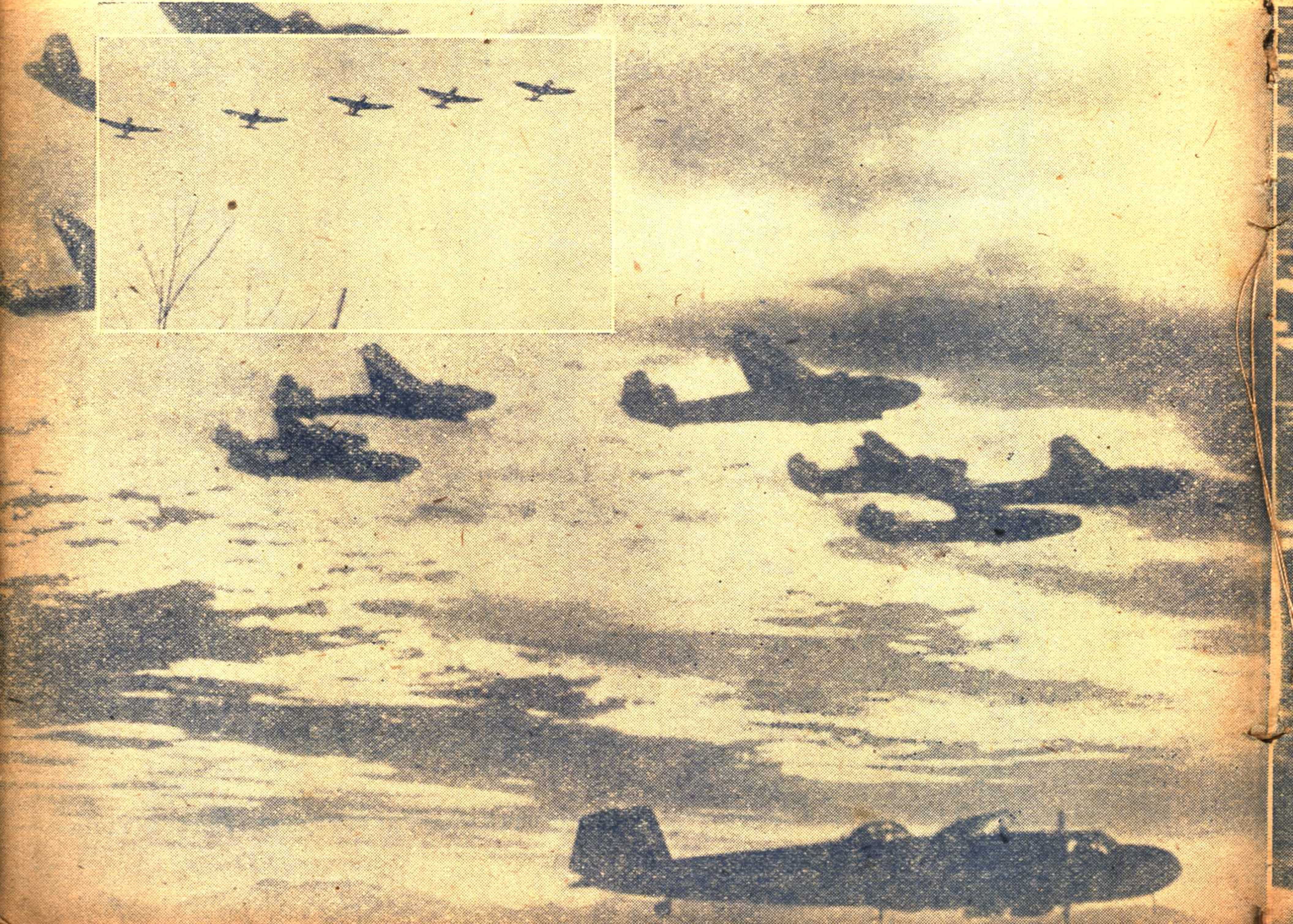
吼怒的隊艦(左下)發虛無彈戰應着沉(右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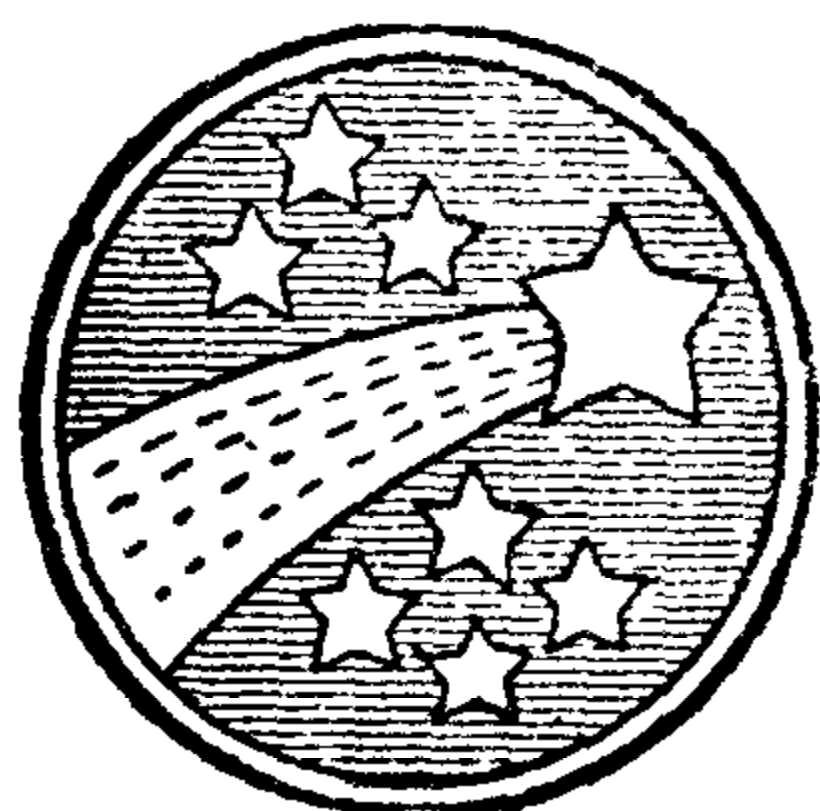


軍陸的殺衝水涉地雪天冰(上)
的們我是像好界世個這看一頭低們軍空(下)

軍陸本日
閱檢部道



可
美
德
牌



藥
界
權
威

全化膿性疾患

抹 殺 淋
MU SO LIN

尿道疾患特效良藥。

新苟膿斯他跟
NEO GONO STAA GEN

尿道殺菌一切特效之注射液。

阿片嗎啡中毒治療劑

安 其 毛 心
AN TI MO HIN

阿片、嗎啡、海洛因、巴等那兒、樂得本等
麻醉藥之中毒患者最佳良藥。

男性賀爾蒙劑

丁 斯 體 隆
TE S TI NON

男子的一般衰老及發育期內各種障礙奏效。

維他命製劑

維 他 命 B1
VI TA MIN

惟一準確國際單位維他命B1注射液而因維他命
B1缺乏而起之諸症奏效極迅速確實。

嘉 米 增
THIA MI DIN

維他命 B1 結晶片及胃腸弛緩，疲勞，食慾不
振奏效。

皮 造 路
PI SO L

各型腳氣卓效最佳之內服藥

上海福州路89號 黑田製藥株式會社

東亞民族共存共榮

江風作

(一) 爲我東亞民族洗滌一二百年來血染之污。

(二) 我們是東亞人，我們是同種人，我們應當同生死共攻守相倚相扶，共存共榮。

(三) 大東亞戰爭諸戰士在天之靈！我們不只是憑弔過去，不只是安於現在，我們有着更大的責任創造將來。

(四) 發掘東亞歷史上新的一面。

(五) 際此戰爭時期，節省物力貢獻國家，貢獻東亞，自當勇猛邁進，克盡厥職，協遂戰爭之勝利。



(一)



(二)



(三)



(四)



(五)



武漢文化界的動態

雨 于

昨日與今日

友 文

戰爭的烽火瀰漫到了華中大陸以後，於是沙漠似的武漢文壇，因而被高舉起「抗日文學」的投機份子郭沫若輩的利用，武漢文壇就被這狂潮判決了殘酷的命運，遂被捲入了他們的洪流。祇要是作品，就必需要含有民族意識的所謂「抗日情緒」。否則，即會被指為無意義的作品，而作者本身不時也有被命曰「叛徒」的可能。所以就有「抗日八股」這諷刺當日的名詞產生。同時色情的文字，也佔滿了武漢的整個文化界。於是造成了許多無聊作家的好機會，他們——文壇的寄生蟲，歪曲了作品的意識，出賣了文學的靈魂，各樹起「抗日文學」與「色情文學」的旗幟，打着「愛國」以及「提倡曲紗美」的口號，今天歌頌着「保衛大武漢」，明天生談着「女人的一切」句子……這些令人齒冷的怪

現象，一直維持到武漢事變的前夕。

「抗日文學」的口號，終於被高喊着保衛大武漢的將士們帶走了，在這事變的過渡時期裏，打破了武漢休眠狀態的那就是「武漢作家協會」的誕生，在謝希平，金陸戈，馬長風，劉漾然……諸作家們的努力工作下，已瀰漑着有顯著的成績，恢復了甦生的局面。他們的目標是要掃除以前消沉，空泛，頹唐的氣息，而強調地提出「武漢文學再建」的口號，現在已是踏上了光明的途徑。

新生的工作

自從民國二十七年和平運動開展以來，為和平而奮鬥的文化工作者，即在沙漠似的荒涼之地，散播着新生文化的種子。一直到前年（三十年）中日文化協會武漢分會的成立，遂集合了各方面優秀的人材，在張理事長的領導之下，分出了總務，藝術，宣導，出版各個不

同的部門，而分別來為中日文化的溝通效力着。同時，由中日文協的整個團體，分成了十八個外圍的小機關連繫着，使她組合而成了一個強而有力文化大集團。雖然個別的性質不同，活動的成績自有相當的差異，但是，在此具有一元化的特色，如此強調的空氣之下，武漢民衆對於「中日文協會」的認識，已經奠定了堅固的基礎。

三種新聞報紙

目前在武漢負有新聞報道責任的僅有「武漢」，「大楚」，「江漢晚報」三家而已，至於「新羅賓漢報」，則毫不報導時事，自無敘述必要。

事變以後，武漢報最先成立，此報為日系在華中之唯一報紙，它對於和平真理的解剖詳細周密，而為各方所稱許。經濟版最受商場中人歡迎，每日有「經濟論叢」敘述武漢商業現況頗為詳細。副刊「濤聲」，名詩人金陵戈主編，內容不拘一格，有掌故，有小品，有街頭風景，有兒女情歌，新，舊，老，少，村，俏……無一不包。年前陸戈作「憶江南」百闕，以武漢現實新聞吟之，抓住了不少讀者。

另有一個值得提起的附刊是「婦女與家庭」，由周靜霞主編，每逢星期一出版，每期論著一篇，對於參戰下的婦女責任，和家事之研究分析甚詳，小說一篇短小精悍，尤富暗示力。然夫婦之間一稿，就筆者所知，多係未婚之青年所寫，筆者不知他們是從那裏得來的經驗

？其次星期菜單，亦全係為貴族化的家庭調味口而設，每期不脫雞鴨魚肉之類的高貴食品，此實馬虎了所謂：「公的性格」，但近來似乎已將此缺點改除。「詩刊」武漢文藝協會發行，金陸戈主編附於武漢報出版，其中多載國府要人詩稿，如汪主席，梁院長，江院長等之大作，其次則為武漢名詩家如楊遜庵，胡運舟，黃仲唐，汪慧充等詩詞，甚合一般老秀才們的口味，成績也頗可觀。九月二十六日為該刊周年紀念日，出周年特刊，內容甚為精彩，十足地保持了武漢吟壇的水準。

大楚報，社論具有卓著的見解，公允平實，自張榆芳氏接任社長以來，更聘有文壇有名之士，任專門撰述職務，抱定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態度，向為讀者羣所稱許，隔日或每日都有專門性的文字發表，為武漢報界獨樹一幟。又因經費充足，湘、鄂、贛各地均聘有特約通訊員常川駐守，以敷報道迅速翔實之宗旨，此實為他報所不及。副刊「楚風」，劉漾然主編，事變後，他就擔負着為武漢文壇拓荒的使命，在其中所產生的傑作有謝希平（按謝氏即此次文學者訪日團之武漢代表）的「風暴之前」，這就是一部空前的傑作，作品意識的吶喊，已是喚醒了不少迷於赤色主義中的青年男女，同時更出了幾本散文集，這些都是使華中文學走上新的康莊大道的發軔。然而年來，「楚風」已減低了她本來的估價，而走上墮落的頭上去。六千字的一個地盤，每日竟佔去了兩千字

地位去登「科學點滴」那枯燥無味的東西，真有點令人費解？其次「家庭與兒童」，間日出版（現改為周刊）楊翔中主編，內容很複雜，童話、詩歌、寓言，故事以及育嬰常識，婦女們的化粧常識而至於月經問題……無一不包，因為主編者是個年青的大孩子，所以該刊包括的內容，也像那些小天使們的本身，我真為可貴的篇幅抱不平。「新生文藝」，新生月刊社發行，劉濠然主編，每逢星期一出版四十期以前，內容頗為精彩，很注重文學的重要理論，及日文的翻譯等，在武漢被譽為後起之秀，然而從四十一至目前五十五期止，似乎已走上衰老期了，例如：孟青之「還鄉雜感」，那些不倫不類的東西，竟佔滿了整個的篇幅實為可惜。

江漢晚報，報道甚為正確，銷路已達數千，副刊「華燈」彭肇昌主編，偏重趣味，採納稿件，以活潑輕鬆為最，因對於第八戰線的評介不遺餘力，因而得到一般中學生的擁戴。長篇小說「磨滅了的血痕」，係由該社社長謝希平氏本人執筆內容甚為精彩，係描寫蘆溝橋事變前後，中國政治界之黑暗内幕，惜有時中輟，實為憾事。二版專門轉載國內外有價值的作品，別具風格，實為特長。「文藝周刊」，武漢文藝協會發行，張望主編，每逢星期二附於江漢晚報發刊，內容甚為可取，惜因主編者任職省宣傳處，工作甚忙，故稿件之水準日差，同時更常有稿費拖至二月餘不發者，及出版時期之延誤，以致常鬧稿荒。現

聞由胡某接編，已將此習滅除，然作品之水準更不及前者多多矣！

數種定期刊物

在本市定期刊物中，歷史最悠久而銷路最佳者應首推新生月刊，近由朱慶麒（按朱氏為大楚報總編輯）主編，此刊為武漢唯一綜合刊物，創刊以來，四年有餘，不脛而走，自本年革新以來，多名家執筆，「老實話」短小精悍，犀利有力。論文如張榆芳之「何謂新秩序？」朱慶麒之「輿論在中國」，均為難得作品，易雪泥之「武漢新聞界的文字獄」，詞句近乎低級趣味，雖具有歷史價值，然實不足為編纂正史者所取。蔡乙青之「閑話漢口」一文，引古證今，可謂難得。文藝欄多網羅海上名家潘序祖、陶亢德、周黎庵……等人，銷路保有武漢雜誌之最高記錄。

「新生譯叢」，岳山秋主編，每月十日出版，專門摘譯國外雜誌及新聞紙中之名著，彙齊付刊，內容甚為精美，實為華中之唯一譯文叢書，創刊兩年，頗為知識階級所稱讚，現因節約紙張而告夭折云。

「文藝月刊」，武漢文藝協會出版。在武漢純文藝之刊物，向不多見，其最大原因不外乎漢口人性好消閑，故對於「曲高和寡」之純文藝刊物，大有格格不入之慨。然而在這不景氣的社會狀態裏，文藝協會的發行此刊，無疑地，是給予愛好消閑者打了一枚強心針，可見該刊能夠出版達兩年的歷史的原因，也

不是偶然的。

「三民月刊」，市黨部出版之機關雜誌，何松生主編，對於三民主義的理論及實踐，解剖甚詳，讀者多為青年學生，執筆者亦多名流，如王錦霞，丁子璜，鄭燕生等，名記者夏墨章的大作，多刊在此。

「新國民月刊」，省黨部出版，主編者不詳，街頭亦不多見，甚覺遺憾。

「東亞聯盟」：東亞聯盟湖北分會出版，馮某主編，因編者染有某種不良嗜好，作家們多有領不到稿費之苦，聞近已停刊云。

「日語雜誌」，日語研究社發行，曹彥主編，該刊為華中唯一之語學雜誌，內容分初等編，中等篇、高等篇、研究篇等，實為華中地區溝通中日文化之最大關鍵，擁有不少讀者。

此上幾幾乎每個刊物都有他們的後台，資金的充足自不待言，然而成績能夠超越水準之外的確實很少，故青年們，他們都鼓起了雄心，自費辦理着文藝刊物，先後有下列幾種：

「火炬」，朱某主辦，十六開小型一張，成績頗糟，有識者譏為小學生雜誌。

接着驚人的「綠洲」在愛好文藝的青年李震宇，丁力行等人的奔走下，終於出刊了，成績殊屬意外，獲得了輿論界不少的好評，可謂難得，惜該刊因內部人事發生問題，以致僅出上三期，即告夭折。繼之而起者有「奔流」，有「經緯」等周刊，前者不足可道，「經緯」

營業項目：花棉、布紗棉、品織絲、品織麻、品織造人、品織雜、貨雜、品織毛綿

竹村棉業株式會社 上海支店

（名華）竹村洋行

福州路三三號 電話：一四八〇一、五四七九一、三三五〇一、六四七九一

總行大阪市 分行上海福州路三三號

各地支店：青島、徐州、蕪湖、蚌埠、南京、揚州、江鎮、無錫、香港、廣東、漢口



抱歉日記

陶晶孫

十一月一日，院子裏的一棵小菊花總算開了幾朵小花，讀陳長衡的走頭無路的人口論，嘆了一口氣，到了薄暮，坐公共汽車，看見有一個青年上來，開著一本新出版的文友看。

我想看大概這一期上面會有我和內山氏的座談會了，可是沒有等到他翻著，這個青年下車去了。

十一月二日，早晨走到內山書店，漫談幾句，告他說文友出版了，還沒有看見，他馬上叫店員去拿，可是沒有，他就命店員說：「打電話文友去鬧，我們這裏怎麼不先送來」。從內山書店出去，走過報攤前面，可是忘去文友了，夕刻，又到內山書店，老板說：「喂，關於大東亞文學大會我們講過麼？好像沒有講過什麼」。他交給我一本文友，我說：「如果文章裏寫著，那一定講過的了」。

(33) 我就開出來一看，忽的，我發見一句文章叫「不中用的人出席，結果就成爲不中用的了」我想：

「那不行，那大家要誤會了」。

我回到家裏，就想着，那麼先寫一封信給隨便那一位罷，可是我所知道的，出席大東亞文學大會的人只有邱石木，柳雨生兩位及見過一次面的予且關露兩先生，後面兩位不知道地址，前面兩位送信去太遠，因此，想着可托林廣吉先生轉信給柳雨生先生，於是趕出幾段文章，送到林先生家裏。他不在。

十一月三日，早，接到一個老友來信說：「你的魯迅的文章看見了，隨園坊日記也看見了，你一刻兒成小丫頭，一刻兒成老朽，變化太快」。

我想，他仍舊把我的老朽兩字解釋爲老輩了，我的老朽文獻在申報月刊：

「我又發見，這些老朽，因爲洗不清他的古董氣，所以應該抹消他們，可是在二十歲青年欲拳斧頭之前，他們已酥癱倒地了。」

不過如果你給兩三個老朽集會，他們一定會談論如舊，往年青年的思想，仍然隨口而出，因此我又發見，他們又似乎不老朽。

老朽不好驚動他們，老朽一受驚，怕要斷氣了」。

我此刻，雖說氣還沒有斷，也沒有癱下去，可是已經戰慄發抖了，因爲我要想說：「大東亞文學會是要舉些成績的，如果隨便拉幾個不能發揚大東亞合作能力的人，像我與張資平等人去，那「不中用的」。這一番好意的話，反而成爲說別人「不中用」，那可以的麼？如果這樣受冤，那麼怎樣可以雪冤呢？

我再翻起文友來看，仔細一想，知道這個毛病的病因和病源了。從前在日本，日本的議員爲了幾句話打起來了，他們就追根究底去找到速記錄了，五個速記中，三個寫這樣，兩個寫那樣，於是用多數決定。日本的大學教授的講義，學生把他抄記，不屑一字，所以不管理解不理解，記下來再講，記不成的部分成空白。有一個伶俐學生想，去叫一個速記者來抄一下，可是速記者抄不慣大學教授的文章，康德學說抄成烤的學說。

我有個老友何畏，我佩服他教我很多的社會學說，他用日本話講，他的話好像在吐出一顆一顆石粒，給人感銘不少。至於我的話，我的日本話很多新造，特別到重要地方很快，我說：「那個時候日本流行 Eucken, Bergson 的哲學而 Koerber 先生被聘爲大學教授也是那個時候，他的哲學是承 Hegel, Hartd 的哲學的」我這樣說者，速記者把他留着很多空白了。我仔細談了一遍，想，明天要到鄉村

去幾天，現在如果不去想一想法子，Eucken, Bergson 不在此地不能鬧，邱

柳兩友不會鬧，可是到過文學大會的還有幾位那邊要去解釋一下的，正好，今天日本的休日，林廣吉氏大概在家，再去看他。

果然看到了，他說今天有豐島氏來滬，且他們今天可以大家集到，於是我跟他到文化協會。

到文化協會，豐島氏，柳雨生先生，都見到，寫一個啓事，寫一段正誤，送到那兒去呢？中華日報罷。

夕刻，又走上內山氏漫談，他摸出一封信，是一個忠實文友愛讀者寫給他的，彷彿說朱舜水先生在中國也並不看重他，武士道在中國就是豪傑，現時的什誌多爲暴發戶有錢而買，都不能入真正有識者眼中，而第四，我國有與日本人要好而說壞本國人的，而日人有人與我國人聯絡而害自國人的，我一一解釋給他聽了。

我的漫談說：我們招待一個友人來，乃竭力隱蔽家醜，可是一個親眷來，極力高揚家中紛糾。可是有力量友人早已看穿我們了，所以如果一個好友來，宜乎不被看穿以前講個實在。我再試作一段漫談說：朱舜水沒出息，沒有像文天祥那樣死，遠避日本，所以誠如此位讀者所說，我們志士太多，及不到表彰朱舜水了，譬如中國美術品在倫敦者頗多，或者孔子廟在日本者並不荒涼，我也想學老青年吳稚暉說，古物古學不妨投入糞缸，將來要的時候去拾取好了。

日本的武士道，西洋的騎士道，中國的俠士，性格都不同，但捧日本的武士道，不一定說中國沒有中國的俠士。這一點，不可以說貴國有之，敝國一定也有之。我却覺得內山老人倒很可以說些知己話。因為他和我個人接近而害彼國人人，而我這個與日本人要好而會在友邦人前說自國人之缺點者，也成爲和平抗日人了，最好我們這種人被抹消，貴國敝國再客氣，那麼不久再可以打仗來解決。

十一月四日，到鄉，看農家，麥已出，不像去年的田都乾。

十一月八日，回到上海，看見周化人先生，同他又說及這一件事，分析給他聽，他說：「哈哈，那小事，不要緊不要緊」我說，「不，不要緊歸不要緊，事實歸事實」。可是他除了仔細講給我聽怎樣請六個代表去出席文學會之經過外，還是在說：「那不要緊，解釋解釋好了」。弄得我這胆小人啼笑都不成。

十一月九日，總算弄到能夠走到文友社了，他們先道一個歉了，可是我又大大的道歉了。

因爲第一他們的動機是極好，第二毛病並不是完全在翻譯之上，因爲速記者提出的原稿一定是很麻煩的，我也有過經驗，把速記一面翻一面編的確是一個苦工，我老早要把他投入火爐去了。那麼速記者麼？他全不用前頭部腦筋（前

頭部管聯想），光從耳朶進去用手寫出來的，我們又不能怪他們抄得不好，那麼結果要怪到我了，我誠然不能像趙正平先生在座談會的辦法，閉了目，靜下心，慢慢的談一篇大文章，有一個難寫之字，就對速記者訓示一下。

我從文友社出來，對他們再道了一次歉，我又戰慄發抖，唉，他們誠又在想「待我好友反成仇了」（日本諺句）

中午回去，見中華日報上有我的正誤登着。夜，我想，我已經把老朽宣言在前了，現在好難了，好斷氣了，森鷗外的「田雞」序文也說：

「止罷，止罷，青年之銹椎未下之前，那個田雞，我雖沒有看見過，可是青年的銹椎打破大理石田雞之時，田雞之血，流滿水盤，我也可以推想。」

十一月十日，早，很冷，想，抱歉工作已經十天了，工作已完。的確弄文學者的精神要用在作品之上，作品之形式要更正，作品之精神要支持，支持作品之精神還是要 *Sehnsucht*（憧憬）和 *Leidenschaft*（煩惱）。Pettenkafer 四十五歲脫離馬戲而成學者，他說：

Der Glaube an etwas Höheres, an etwas Ideales, das wir nie zu schauen und nie zu erreichen vermögen, ist die Quelle aller menschlichen Kultur und allen Fortschritts.（大意：人對不易獲到的高超或理想有信仰，才能成爲文化和進步之源泉）

更正七則

我和內山完造氏於十月四日被文友社主筆諸氏請在日華俱樂部，飯後並有一段座談會，他們以十分誠摯的態度，意思是要我們兩人對談文學的。

我們不可以算有什麼資格談文學，因爲我是離開文壇已久，而他又原來不是文壇人，不過我們側面談論或許也有記者所期待的多少用處，所以我也沒有特別拒絕，欣然而答應了。

內山氏不講中國話，幸我能講日本話，有一個日本速記者抄我們一共五個人的談話。

十一月一日這個談話發表誌上了，一看覺得略有出入，爲十一月十五號來不及登載更正，因此先把一段更正登在新聞紙上了。此時覺得已經有了一段更正，那麼在文友上光登一段說明經過就好了，所以就寫好一段抱歉日記之後，又想到理論上文友愛讀者不一定讀到那報紙，於是又不得不把更正部分更請編者登一下，費去本誌很多的紙面却是很抱歉。

陶晶孫

一、日本爲武上道的國家……應讀爲：日本因武上治國，所以他們不得不兼學儒學，中國則文武隔離，並非一則文治國，一則武治國。

二、他們的教授自歐洲聘來……應讀爲：那時候奧伊根，巴格庫係的哲學很流行，而歐洲聘來的該培爾先生是永哈爾特曼之哲學的。

三、不甚了解德文之人……應讀爲：全不了解德文之人，也能研究德國文學，因爲德國作品之翻譯很多。

四、予且的小說……應讀爲：看得很有趣，但其內容不能馬上叫我說好不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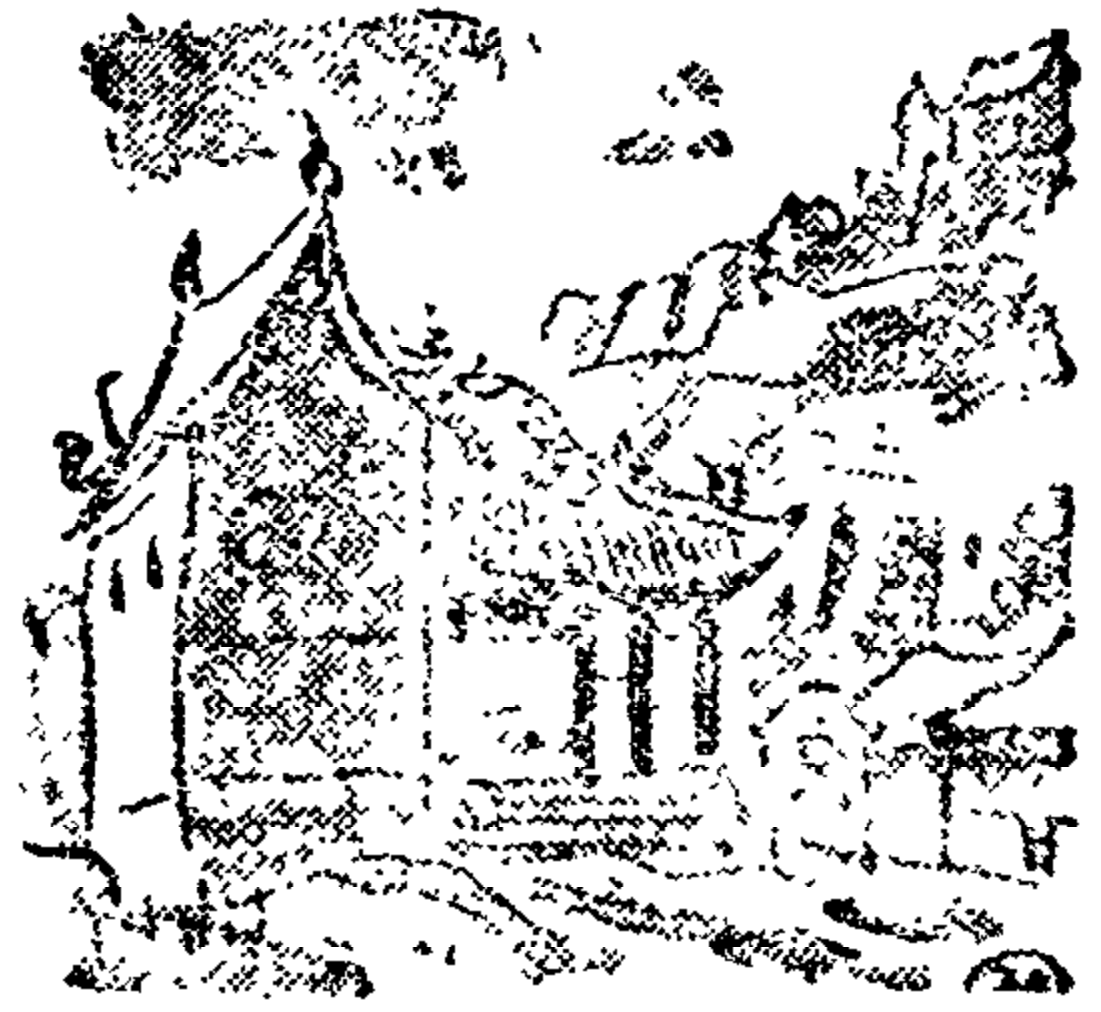
五、近來的小說，大概相似……應讀爲：所以不愛看，試想中學模範文選，終始文體相像，我們不能從頭讀至尾。

六、東亞文學者大會以下應改爲：那個大會要有成績，不能舉成績者去是不中用的。內山插句話說，大會人選非慎重不可，陶說，不，在南京看見名單，在華中年高的我和張資平的名字排在前面，可是我們去也不中用的，大會不是敬老會，所以還是政治家好。內山說今年似乎有文學獎金……

七、翻譯文學，某種程度是雜誌編輯者的工作，但必須設置適當的辦事處，辦事處三字應改爲指導者。

在那個座談會上，不關速記翻譯或我自己的言語在什麼地方有毛病，此刻陳述我的更正如上，更正以外的意見認爲各人的私見，當可另外討論了。末了，謝再三麻煩本誌編者。

晶孫又及



鼠

果 厂

南京的鼠，可以算是名物之

我在南京，可以說無時不被鼠擾。只要晚上一熄燈，窸窣率率，立刻出動，其敏捷靈巧，真有匪夷所思者。我是喜歡收藏一點書籍的，買不起有玻璃的書櫥，幾只東倒西歪的木書架，看起來已竟很不順眼，偏偏又被老鼠擇定作為大小便的所在，或者將花生殼瓜子皮卸了去，放在書皮上慢條斯理

的吃着，把這響聲擾人清夢。每隔些時，我清理一回架上書畫，一定會發現成堆的，儼如北京同仁堂所售的「萬應錠」一樣的鼠糞，而磁青色的書封面被鼠尿所濕，變成一塊一塊的褪色的滓痕，尤其惹人生氣。還有書桌抽斗裏盛着的信紙信封，衣櫥中摺好的洗淨衣服，全是老鼠先生的臨時廁所，讓你哭笑不得。

老鼠偷東西吃，乃是當然，如果只此一端，我寧可每日進貢，願意吃什麼先給預備好都可以，只求不要糟踏東西，滿處便溺。但過去的經驗，對於食品，彷彿此公却有清廉之風，無論蔬菜肉類，向不置喙，倒是買一點桂圓荔枝之類，他一定要從紙包裹拖出幾個，滿地亂滾，那種聲音，才更吵人。有一年，朋友送我們許多胡桃，大家一時想不起來吃，即吃也吃不盡，可算給老鼠弄來了最高興的玩具，今天拉一只到床下，明天拖一只到牆角，不甚平滑的地板上，骨碌碌，骨碌碌，你如果正在失眠，休想再闔下去。但是這還算好的，我的住房總算有個不成氣候的天花板，而此板是四間打通的，南京的房子工程馬馬虎虎，椽子上蓋一層簾席就放瓦

，年久簾席破了，瓦會一塊一塊的落下來，砸到天花板上，砰然有聲，會嚇人一跳，當我剛一搬進這房子的時候，老以為是鬧小偷了，便在被窩裏大聲咳嗽，以張聲勢，積久始知不是，說給鄰居聽，他們都笑我呆，不過落磚的事，絕不能天天有，唯有老鼠老爺一高興，在天花板上跳起舞來，那可真受不了，從東面第一間跑到西面第四間，然後又跑回去，如果循環不已，更加上吱吱的追逐的鳴聲，我疑心這一定是交尾期吧？老鼠的生育是很繁昌的，也許不是像別的生物一樣，有定期的交尾季節。在我那簡陋的客廳中，天花板靠近木屏風的一角，牠嚙了一個圓圓的洞，這兒就是升降孔道，有時眼看飛將軍自天而下，迅如奔電，當你剛拿起一只竹竿想去抗拒，牠早就無影無踪了，反而讓你生氣。有一晚，我坐在書房趕寫一件稿子，忽然上面鬧得異常利害，吱吱之聲不絕，實在沈不下心去動筆了，於是往客廳去剿捕，捻亮了燈，明明看見一隻灰色的長尾巴拖在圓洞之外，等一刻兒，兩只漆黑鼠目向我睥睨了，長竿一舉，早已鑽將進去，待你剛剛坐下提起筆來，而聲又大

作，如是數回，我氣得閉了燈，拿着長竿一意伺着牠，心想一有動靜立即開燈，大約總跑不了，誰知我呆立了二十分鐘，毫無消息，甫生案前，而嘩啦啦矣，這天我簡直完全屈服了，後來我們推測，大約是喝醉了酒，才興奮得如此，因為我們發現放在吃飯桌上的一杯酒，剩了半杯了。人吃了酒雖是要鬧，而胡裏胡塗的，老鼠却有神志清明的鬧法，而且像專門給人開玩笑似的鬧，我們再也不敢以酒相款了。

聽說重慶多鼠，其大數斤，雖是小巫，其長亦不下尺許，鼻子吃不吃不敢斷定，會咬咬耳朵的事則確有。我的孩子已十歲，自睡一床，去年夏天有一天忽然提議，絕對不自己翻了，原來是夜間老鼠常常跑到他面孔上旅行，有時撒尿，有時吃物，有時則把耳朵試探試探。我向他的床上一考查，果然帳子已咬破一洞，於是便將孩子移至大床，我想對於大人，牠必不敢的。今年秋天，蚊帳已竟無用了，但因忙未撤，就將四圍擦起來集在頂上，以免灰塵散落，一夜忽覺面上有水洒下，繼續幾次，恍如觀音甘露，睡夢中猛憶此鼠溺也，

開燈急捕，果見龐然大物，自帳頂直竄後窓，我赤着腳拿起一支鞋子，作遙擊勢，牠只是在後窗檻上瞪目相向，我正在想法掩捕時，驟然乘其不備，自丈餘高之窗框一跳而下，疾馳無踪，反而嚇得我不知道所措。所以我前邊說這種東西之活動，有匪夷所思者，若在此時估計，蓋其智慧，竟超我輩而上矣。

然尚有更稀奇者，我的辦公室，是根本不會有食品的，且天花板係墜質，與他處又不同連，而老鼠之危，居然亦復不免。這種就常使書籍遭劫，日前剛剛買了一部蘇州印的古逸叢書，不數日間，已將杜工部草堂書箋吃去一大塊，讓我又痛惜又懊悔。記得史記李斯傳中說，有溷廁之鼠，有倉廩之鼠，即使作老鼠，也不要混到溷廁中去，如李丞相生於今日，當知更有書叢之鼠，其為風雅，豈不更高過倉廩？不過要實惠，還是倉廩，則我的辦公室中之鼠，猶不失為潔身自好者矣。我在餘暇，也好學習照像，前些時，友人的來卡照像機一部，終年放在我這裏，近來因為軟片斷檔，早已玩不起了，舊日照過的軟片放在鋁製的盒子中，也關在辦公室抽斗

的吃著，把這響聲擾人清夢。每隔些時，我清理一回架上書畫，一定會發現成堆的，儼如北京同仁堂所售的「萬應錠」一樣的鼠糞，而磁青色的書封面被鼠尿所濕，變成一塊一塊的褪色的滓痕，尤其惹人生氣。還有書桌抽斗裏盛着的信紙信封，衣櫥中摺好的洗淨衣服，全是老鼠先生的臨時廁所，讓你哭笑不得。

裏，不意此物也成老鼠的大餐，把鋁盆咬得七洞八穿，其可驚人，頗出意料。有人說老鼠咬物之目的，在磨銳牙齒，現在磨到金銀上來，其爪牙之利，還不是要無往不克嗎？這種磨礪以須精進不懈的精神，又非我輩所能及。

要制服老鼠，除養貓無第二法。起初我曾買了市肆上各式樣的捕鼠機，什麼籠子呀，夾子呀，無論怎樣，總是失敗。有時將豬肉吃得一乾二淨，却捕不到老鼠。有時耳聽機簧犯了，也不見老鼠。後來，又從學校的醫生那裏討來了劇毒的砒劑，始而拌在漿糊中，因為平時牠們頂愛吃漿糊的，可是一有毒藥，就不吃了，日久漿糊臭得一塌糊塗，老鼠還是照常猖獗。有一天看報說，老鼠最愛吃咖啡，如想毒牠，可以咖啡爲引，於是立刻到中央商場稱了半磅上等咖啡，和在新調的漿糊裏，依然是效驗毫無，人說老鼠會算卦的，我自然不相信，可是看了這種情形，其機智與狡詐，頗有作人們模範的資格，蓋即以人類之爾虞我詐，也有陣上失風的時候也。這時我們便決心去找一只貓，年老的趙媽，很辛苦的從城北覓到一頭，黃色的，有條紋

的乳貓，我們叫他小虎，貓雖小，畢竟是老鼠所怕的，從此稍爲斂跡。但貓常常撒污在床下，又每於夜半叫個不停，不知何故，也許是想起牠的母親來了罷？沒法子，只好起來將牠送出去，以便安眠，日子久了，也是一種莫名的煩厭，但這貓已竟會捉一隻像杏子大的鼠雛了，他開始在地板上玩弄虜獲品，跳過來，跳過去，把其實早已咬死了的小鼠仍做着一擒一縱的演唱，到最後，才一口吞下去，我們看着，不免有點感覺殘忍，可是還是喜悅的成分多，因爲鼠君對我們的殘忍，是比這個大多了。貓是雄性，慢慢大起來，就不安於室了，天天跑去亂鬧，甚至一連幾天不回來，老鼠當然又來報仇，而貓仍須去尋覓，等於又使我們加一層煩惱，同時牠會將鄰近的野貓全引到家中，徹夜在屋瓦上幹着三角戀愛的把戲，嗚嗚之聲，如泣如訴，恨不得起來把牠打殺。野貓之中，有一頭也是黃的，與我們所養的那只貓相似，前後偷去了幾次的肉和魚，窮措大吃肉本不易，結果却被她搯了油，當然不甘心，某晚我持棒閉門大索，結果兩貓莫辨真假，都被我打得遍體鱗傷，且有一塊

玻璃，因爲失手而敲得粉碎，我脾氣是暴躁的，越是這樣心裏越恨，在加緊攻擊下，兩頭貓終於負傷遠颺了，妻和幼子因爲這種粗暴的舉動，向我大吵，弄得一夜不得安眠，第二天，發現鄰貓雖受傷，但并無自貓之重，又過了一星期，小虎竟嗚呼哀哉了。我心中既恨鼠，又恨貓，而又有點痛惜於貓之死，因想到古代功臣，爲了不自檢束而被走狗良弓之禍的，也未始非小虎一樣罷？

老鼠依然是老鼠的世界，我嘆息着智窮力索，最近因爲清理什物，看見放煤的地方有剛剛生產一窠小鼠，妻將牠們用舊報紙包好送到垃圾堆上去了，我說：你何不殺了牠，以解胸中之恨，她笑而不言，也許看我太褊狹了。這時，有人又送我一頭小貓，是雌的，我們對牠很寄托一點希望，不意飲食不調，不過兩星期就死了，孩子的同學，答應送給他乳貓，但尚未產下，這更是付之幻夢了，何況貓到了我家，也是鬥不過老鼠的，原因是老鼠的歷史和智慧都大過貓。

我嘆息着智窮力索，還是讓這些「社鼠」去自由發展吧

十月廿三日丙中

愛憎交響曲

原野

清風帶去了你幾許夢境？
讓現實吧！

十年前共同的幻想，
吾會感覺。

你的淚是酸的。

怕秋風吹乾你的眸子，
怕落霞映紅你的心胸。

從此吾不愛天明。
只愛上你那轉愁爲笑的面容

與那秋空鈴音似的笑聲。

吾含恨秋風薄情

你亦愛上那顆吾愛着的星

讓黑夜無底延續吧！
寥寂會咀嚼心靈，

只是別後的空谷里。

姍々地消失了
和風絮因想給你
你不見

蔭影灣深處，
望河上浮雲到迷糊。

只是——一個吻——作了
五年友情的歸宿

亦同時，播下了
遺恨的罪惡種子

像斷不了種的矮牽牛。

多富有智慧呀！
會將快樂建築在人家淚水
上然而，要知

快樂亦只不過是
藍天的流星。

苦痛會由衷消失
像晨曦中的宇宙淚滴
亞當的覆轍，
吾決不再演

多缺少腦髓的靈魂呀！

生趣索然：
究竟還有活下去的必要？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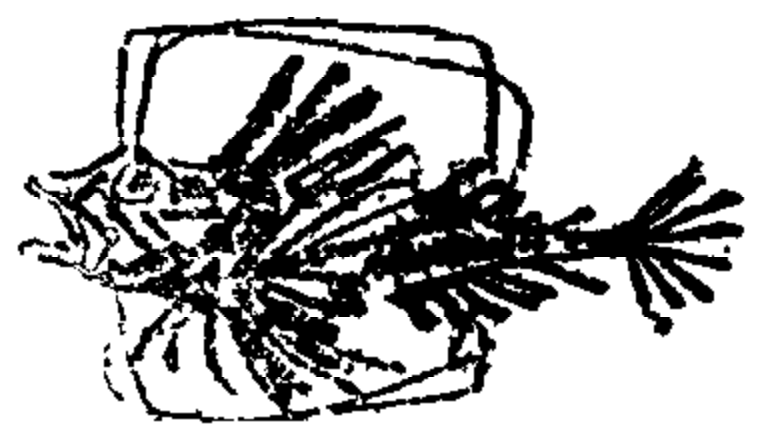
夢做我？還是
我做著夢？

長醒

魔鬼一向嫉妬純淨的夢。
因此，我被攪醒了，
揉揉眼，睜將開來：
「怎麼？又回到這厭憎
的羅網？」

趕快再戴起虛偽的臉
罩，

跳下床來，逢人便道
：「早！早！早！」



袁隨園之吃的史話

楊劍花

文

有清一代詩宗隨園老人袁子才(枚)，不特為文壇祭酒，抑亦為飲食專家。當時所與交往莫逆諸士大夫，如尹文瑞相國，楊蘭坡明府等，俱屬「食不厭精，膾不厭細」之身體力行者，與隨園志同道合。尹相國多饒風趣，尤不在隨園下，往往以一飲一啄之微，函札往還，連篇疊續不絕，吾人於隨園尺牘中，即可見其一斑。

隨園老人既以精於治食，著名於世，非自其獨得之秘也，實由深解食物之性，體會發明，闡幽扶微，有以成之。晚年經驗閱歷，兩俱豐富，出其詩文餘緒，纂輯「隨園食單」一集，其中關於方法理論，多屬未經人道，精闢新奇，實具至理。其書扎中語，亦多深湛微妙，可資參證者。秋臆無俚，輒擷取隨園名論一二，揭而出之，并加臆見，附疏於每節之後，藉以喚起讀者對治食探討研究之興味焉。

(一)與尹相國書：(上略)諸公廚下執爨之人，男子也。羹定後可以提挈而來。枚廚下治具之人，女子也。登鼎時不能束裝而走。山中草舍，抵列戰軍門也。須三十須臾，如炊五斗黍許矣。能無一里變臭，二里變色，三里變味乎？詩之不佳，一身失名，味之不佳，一家喪名，傳有之曰：「喋之食，不可狃也，不能為膏而只離咎也，故不敢獻也。」

(筆者按)：此以言任何珍饈，須隨烹隨食，若烹調後間隔停頓，雖有佳肴，亦成宿味矣。書中所言：「一里變臭，二里變色，三里變味」三語，可見隨園於停頓之食，必非所喜，故嘗述及飽啖楊蘭坡明府鰕羹而美之，訪其故，曰：「不過現殺現烹，現熟現吃，不停頓而已，他物均可類推」之語，真講求飲食有得之談也。

(二)又與尹相國書：(上略)昨漏下二鼓，聚家人而謀焉。僉以為夫子飽大官之饌，飫天廚之珍；凡堯舜舜菲，禹糧湯烹，滔號三辰，脯名千里者，何一不屬鑿於相公之腹。一日種菜野人，想出奇制勝，不亦難乎？然枚獨氣粗胆壯，而奮然治具者，恰別有說焉。每見大富貴人，堂上懸畫一幅，製行樂一圖；往往不畫玉几金床，而反畫白蘋紅蓼，竹杖芒鞋者，何哉？蓋味濃則厭，趣淡反佳故耳。枚今所獻，亦倣此意而為之。(中略)別之欲其真也，冽之欲其清也，調而嗜之，欲其臭香而引津也，慕而急馳之，封碧磁之口，欲其旨蓄而氣不上升也。自以為弟子之於味也，盡心焉耳矣。且飲食之道，不可以隨眾，尤不可以驚名。嘗謂燕窩海參，虛名之士，盜他味以為己。如鷄鴨魚豚，豪傑之材也，卓然有自立之味，各成一家；且如廣大教主，往往以陰德濟人，而已不居其功。(下略)

(筆者按)：此即朱文公「飲食約而精，園蔬逾珍饈」之義。隨園老人生平鄙視燕窩魚翅海參等名貴海味，謂為純盜虛聲，全無真味。又此函於補救不能現烹現食之方法，特別致意於保存「香」「色」「味」三端，盛器封藏，急馳言送，可云週密之至。隨園於食味精髓，一絲不苟極矣。

(三)「隨園食單」自序：詩人美周公而曰邊豆有踐，惡凡伯而曰彼疏斯稗。古之於飲食也，若是乎重。他若易稱鼎亨，書稱鹽梅；鄉黨內則瑣瑣言之，孟子怒賤飲食之人，而又言飢渴未能得飲食之正。可見凡事須求一是處，都非易言。中庸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典論曰：「一世長者知居處，三世長者知服食」。古人進餐離肺，皆有法焉，必嘗苟且。子與人歌而善，必使反之，而後和之。聖人於一藝之微，其善於取人也如是！余雅慕此旨，每食於某氏而飽，必使家廚往彼灶觚，執弟子之禮，四十年來頗集眾美。有學就者，有十分中得六七者，有僅得二三三者，亦有竟失傳者。余都問其方略，集而存之；雖不甚省記，亦載某家某味，以志景行。自覺好學之心理宜如是，雖死法不足以限生廚。名手作書，亦多出入。木可專求之於故紙，然能率由舊章，終無大謬。臨時治具，亦易指名。或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子能必天下之口，皆子之口乎？」曰：「執柯以伐柯，其則不遠，吾雖不能強天下之口，與吾同嗜，姑且而推己及物，則食飲雖微，而吾於忠恕之道，則已盡矣，吾何憾哉！」(下略)

(四)「隨園食單」方法目錄：「須知單」：先天須知，作料須知，洗刷須知，調劑須知，配搭須知，獨用須知，火候須知，色香須知，遲速須知，器具須知，上菜須知，時節須知，多寡須知，潔淨須知，用繕須知，選用須知，疑似須知，補救須知，本份須知。「戒單」：戒外加油，戒同鍋熱，戒耳餐，戒自食，戒穿鑿，戒停頓，戒暴殄，戒縱酒，戒火鍋，戒強讓，戒走油，戒落套。戒混濁，戒苟且。

(筆者按)：食單卷首之「須知單」與「戒單」為絕對合理之詳盡理論，亦即全書綱領。吾人於全部食單內容，固可讀其全豹，本文豈能轉載鈔錄，虛糜篇幅哉！惟「須知單」與「戒單」之項目目錄，苟一讀之亦可思過半矣。



三等車與三等車

住在上海已有一月了，孤獨寂寞隨着我不離一步，我是工作慣了的人，喜歡一口氣把一件事整理出頭緒，然後再去做我所願做的事，而拖泥帶水的工作，似有而無的工作，於我是不適宜的，但是在一般半生不死的人，或者認為是最輕閒的吧！我好痛快淋漓地做一件事做完，再聚集幾個朋友談天，那無關重要的天南地北談着，確乎是我人生不可欠乏的課題。但是，我踏入了這個陌生的城，只認識一個會見過一面的朋友，而他也忙的不可開交，當然我不肯時常去打擾他，且讓孤獨對待我自己吧；雖然會有師友用信，用卡片介紹給我幾個未識面的志同道合者，但我知道他們為工作的忙碌，為生活的忙碌，尤其在這個非常時代，因為我沒有來這裏之前，在那古老的城裏也同樣是那繁忙的，由於這點，我又不想去拜訪他們了，雖然幾次會自私地鼓起勇氣做一次冒昧的拜訪，但良心和經驗的譴責，終於放棄了這個計劃，於是寂寞更使我坐立不安。

南京的朋友來信，叫我到那裏去玩兩天，我想這個恰可解決我目前的苦悶，於是毫不游疑地決定去南京住兩天。

我深知道三等車比二等車擁擠，我更知道二等車比三等車的價錢高一倍，但是我認為我的身份在此地只夠三等，而且客中袋裏金愧，坐坐三等車也恰與我的經濟不發生衝突。

我事先早已想過，如果到南京，多住一天旅館，則多一筆開銷，如果擠在朋友的床上，也使朋友多一夜不安，故決定夜車去，白日裏辦事，即使此地的半生不死的工作也可不至多耽隔一天。

豈知夜車更擠，或者有我的感者也居多，因為我相信別人的聰明比我甚之；我去到車站並不晚，差不多是在臨開車的頭一個鐘頭即趕到了，因為自幼家底的哲學告訴我：趕早不趕晚，可是在車站獨自候車，其寂寞的痛苦不可言喻。

我最怕排隊，這個在學校裏受軍訓時已養成的懼怕心理，至今不能稍減，故取巧辦法買了張月台入場券，多化不多少錢而免排隊之苦，尤可先入站，搶得坐位也是一夜的享受，唉！人生處處都得計劃，時時都得鬥爭，而自私的心理決沒想到後入站者之化同樣的價格而罰站一宵的苦處。

誰知我的聰明還不夠用，車中捷足先登者大不乏人，幾乎車

裏沒有空位置，我暗恨自己在這個緊要關頭還邁什麼紳士步法，正在那裏呆楞的當兒，見到一個老不客氣的旅客，提着一些東西把一個佔了四個位子的位子手腿推開，強自坐下，正當他倆想要爭吵之際，我乘機坐下了，此時那個佔坐位的人，爲了和臨坐一位也一人佔了四個位子的客互相應合，無暇和那個老不客氣的客人爭吵，也無暇干涉我這乘虛而入的不速之客，我也效倣那位不客氣的客人處之泰然一語不發沈着精神正襟而坐，此時我頗感激那個人，而且想到惡人只有惡人能征服之，於是更想起魯迅先生所言「以牙還牙，以眼還眼」的話。

總算這幕鬥爭告了一個段落，我也幸而得一坐位，後來的人東碰西闖找不到一個位子，再後來者更無立足之地，我奇怪在經濟恐慌的今日，而旅行的偏這樣的多。

車身慢慢地動了，衝破夜霧前進着，車外景色一無所見，有時在鐵路旁的溪水，反映着前馳的車燈，劃了一道虹光，只那麼一閃又消失了。

車裏味氣頗不受用，打開車窗，夜風流進來，還比較鬆快些，但是三等車又離車頭近，

煤屑不斷地飄進車裏，一套淺色的西裝大受威脅，如果回來加上洗濯費，還不如坐二等車合算，無怪在此車廂裏，穿筆挺之西裝者尚不多見，我固然自覺鶴立雞羣，但也顯得不倫不類，只惹人多看幾眼而已。

檢票員在人羣裏逐一流瀆了一遍，這是應盡的而不得不盡的職責，是漏票的人決不在此時期而漏票。相繼檢查的人也來了，他們似乎很盡職，至於盡職的目的爲何則不得明識。

我認為是檢查員所最歡迎者，因我簡便的行裝，很不麻煩檢查者的用心；但是，恰得其反，他是討厭我的單純旅行，猶上海旅館之討厭單身而長期的旅客一樣的畸形狀態，上海旅館茶役爲了多得小費，把空下的房間留與露水夫妻的熟客住，而真正的旅客是不易找到房間住的；火車上的檢查員爲了吃小販的營私，故歡迎多帶貨色而備從中得利，當然如我這樣純爲旅行目的之客人，他們是何等的鄙視，這個時代這個社會什麼都是反常的狀態，讓你意想不到的畸形。

是的，錢的世界中始感到錢的萬能。

才上車時那個一人佔四位子，兩人佔八九個位子的人，已

經把同夥聚集齊了，他們的隊中有男的也有女的，他們似乎很自然很坦白更是有旅行經驗，並且，看情形也有慎密的組織，比喻說有先行部隊——先上車佔坐位。有會計，有事務——管賬目和看守物品。又有外交員——是一個不甚漂亮而很迷人的年輕女郎。他們這一隊堅實的人馬，在車中說笑自如，增加車裏的生色不少，增加車裏的熱鬧不少，熱鬧得讓人頭痛。

那個外交女郎，一直被那些人所崇拜，一路上很顯得她的威風，可是，檢查員來了，而她的使命也來了。好像她和檢查員們都很熟，老關老李地叫得很親熱，並且在這廣眾之下，毫不忌諱地做着種種肉麻近乎色情的起膩打渾，甚至依在

懷裏打滾，或者拳腳並加，而檢查員便在這種外交手段下軟化了，當然一疊鈔票也入於檢查員們的腰包，這場活劇很使我驚奇，但在我驚奇中閉幕了，同時這個車廂中有好幾起這樣情形，唉！公開的吃私，在中國社會觸目皆是，這或者是物資流通的對策，知識淺薄的我，真有點兒納悶，這時我

想到了會有人說過：「在今日的物資問題：生產不如販賣，販賣不如囤積！」這樣說來不用生產了，而且物資也可以一天比一天死板起來，無怪我們的日常生活這樣的難以維持，而我們提筆桿的人，於望洋興嘆之下，躍躍欲為轉行。真的，生活在今日的社會，頭腦略一死板，非等着餓死不能了事，這是一幕小販的真面目，而

我們沒看見的不得看見的說不定有多少呢？

這羣有組織的人們，都勝利的微笑了，真的，我也覺得可笑的組織法，積股來營私，這不是一件很好玩的事嗎？

不過，我懷疑現在的公務員確乎進步了，這樣的坦白，這樣的寬宏，於已有益於人無害的大刀闊斧的做法，但是陷害了誰呢？我不明白。

我身旁也坐着一位幹這樣生意的先生，他受了這羣股分公司的蔭護，亦得免於被檢查的享受，我相信他得感謝這女外交家的手段，但是他不自得地勝利地在一堆草帽縫裏拿出十元鈔票，我因為和他談過話，所以冒昧地請教這是什麼意思，他仍然自得地說：「這

是給他們檢查留的，等他們發現了這個，也就馬胡地過去了

：「我看那十元鈔票疊得那麼小，如果我是檢查員決對看不出，大概有暗號也未可知，那位先生繼續說：「在入站已化過一份了，出站還得一份，這點草帽還不夠運動費的，這不過在表面上的一個應景而已，真正賺錢還得指着這個：」他指着那幾筒桐油說。

唉！「真是戲法各有奧妙，變來各有不同！」這種聲東擊西的掩護政策，應用在商業上，尤其最下層的小販子，中國前途有希望，只看商業的進步，就很可喜。

可是，這還不算結局，檢查者不是那一批，繼續來者大有人在，而來檢查一次，即多得一筆鈔票，那個外交女將，

我甚拜服，她一貫地利用故態應付自如，而且用最經濟的數目把一批又一批的檢查者打發走了，「時勢造英雄！」我不否認這是英雄，且是時代的英雄。

我此時想的事很多，當然是偏重趣味的，有時這種趣味確刺痛了我的心，我努力把思想之門關緊，但總不能達到目的，我想我是這樣沒有出息，也是應受窮的命，這有什麼呢：為了生活，大家都為了生活，怎樣的做都是為了生活，什麼是軌外，什麼是軌內，只不過在觀念之不同而已。

但我確榮幸我能坐三等車，而且我確榮幸我的身份在此地只夠三等，不然，做夢也不會想到的事，少見多怪呀！



福壽大藥廠

上海東鴨綠路一三〇弄三三三號



藍娜凝立着俯視壁爐中的火燄。她身材苗條頰長，穿了一件銀灰色的天鵝絨旗袍，愈顯得窈窕多姿了。

驟在她那一雙圓弧形的翠眉下的黑亮的眼睛，此刻充滿了迷惘的表情，眼光不住地在燃燒着的煤塊堆中搜尋着，似乎在想從這熊熊的火燄中，找出那使她煩惱苦悶的問題的答案來；可是一經轉念到這問題性質的嚴重，她那潤的前額隨即不可思議地轉變得那樣沈着，不露絲毫神色。真的，任何女人都辦不到，當她們對她的丈夫的忠實不信任，起了疑心時，還能如此沈着冷靜。

藍娜嫁給蘇琦已經十年了，那時蘇琦祇是揚子公司的一個小職員，揚子公司是一家專營收售古今中外的貴重名畫及其他美術品的公司。現在蘇琦已

昇任爲揚子公司的經理了。藍娜比起十年前他們初次晤面的那一天略顯得蒼老點。那一天，蘇琦在她叔父底西湖別墅精緻的會客室裏的窗前看見了她，她正立在窗前花園的玫瑰花叢裏。她穿着一件白軟緞短袖的夾旗袍，戴一頂寬邊的淺綠色女帽，懷中滿抱着一大束白玫瑰花。

在這男子的眼中，她自己一如她懷中的一朵花——一朵正含苞待放的白玫瑰花。她這副打扮正與她那種清麗嫵媚的豐采相稱，竟使儀表沈靜而內心蘊藏着一顆熱烈的心的蘇琦，單注意到她一切的美點，忽略了她却生着一張自私的女人的嘴。

他一會見她，就向她求婚，傾吐出滿腔熱情，她冷靜地允許了，心裏暗自得意地收了一

個俘虜。自結婚以來，她老是一坦然地接受他所貢獻的一切，享受了十足的「太太的生活」。如果有人問她一句：「你給了些什麼與你丈夫呢？」那末她必豎起她那雙用鉛精描畫的長長細眉——那象徵着她性格的細眉，答覆說她看着琦的家，照料琦的飲食，琦的家能這麼事事安順有序，豈不都虧了她？

她嘆了一口氣，略略移動了一步——於是回轉身來，這時，房門開了，她的丈夫走了進來。

她注意到他底臉有些蒼白，並且似很疲倦的樣子；他底性情現在變得憂鬱了。但事實上藍娜一點也不覺悽惻和哀憐，對於他——一個不滿三十六歲的男子已有了斑白的頭髮，嘴角刻上了深深的多思慮的條紋。她所耿耿於心的，只是他那雙紅色滿佈的眼睛——那雙與他底堅實方正的下脰極不相稱的，夢遊者的眼睛，所顯露出的難以捉摸的情緒。她更注意到這雙眼睛不像平時帶着坦白的微笑來瞧着她，於是她底嘴唇上下兩瓣緊閉得合成了一條線。她有一點生氣。然而，她還是一如平日那樣來招呼他。

「琦，你的著作寫了多少了？」

他在寫一篇關於瓷器的專論，他的公司裏也收售好的貴重的瓷器，他對於瓷器的那種私人的愛好已超過了生意人的那種專心了，他是用蒐集家那種熱情來愛好瓷器的。

「下午我就把它寫完了，現在只需校訂和騰清，但這是件乏味的苦工作。請你給我一杯濃茶吧。」

「我懶得動，叫楊媽給你沖一杯咖啡罷，我也想喝點咖啡。」她說着，伸出右手在電鈴上按了一下。

他很快地回轉身，走近窗前，他覺得今天心緒異樣的紛亂，如一個久在平靜的淺水潭中游泳的人，突然被一陣意料之外的大浪沒頭撲打過來，心頭頓時慌亂，沒有了主張。的確，這許多年來，他簡直沒愜心過，無時無刻不在想爬出這淺水潭來，然而他此刻一入大海，又覺得手足無措了。

在蘇琦冷靜莊嚴的外貌下，躺着的是一顆連他本人都不會覺察的熱烈的心，豪爽而富於感情，他的氣質不適於爲一個生意場中人，而合於作一個藝術家。他娶了一個性情越完全不能與他投合的女人；自結婚後這許多年來，他內心未滿

足過，總覺得缺少些什麼，一種不可言說的飢渴，他渴望着一個此生難得的理想佳偶。

他俯視窗外那一條靜靜的街道，一輛流線形的小型木炭汽車從街角駛來，在他隔壁的門前停下，一個和他年紀相仿的中年男子挾了幾個紙包從汽車裏鑽了出來。汽車上的喇叭嗚的叫了一聲，大門隨即開了，三個孩子歡樂地跳了出來迎他。他們的父親挾着包裹，笑着向他們搖頭，催他們進屋去，雖然不說買了什麼東西回來，要故意祕密，但已是很明顯，孩子們都已知道這包裹裏面的是什麼東西，並且是給誰的了。

蘇琦馬上想了起來，還不到一個禮拜，就是新年了。孩子們是能幫助大人們易於記起年節的，有了孩子們，年節似乎更顯得熱鬧，有意思；然而，他沒有孩子。他退了進去，不願看了。他很想有一個孩子，可是如果那三個孩子就是他底的，跑上前來迎着他，那麼今日的問題不更難以解決麼？

他回身走進房中央，接過他的妻遞給他的一杯咖啡，飲了一口，順手放在壁爐架上，站着俯視爐中的火燄。

她並不去望他，祇是將餅乾

捏碎，一片片地餵着她懷中的
嗜吠狗。兩人都沉默着不說話
。一個是不肯將心中的事實然
說出口，一個却是因其不肯明
說而感不安，亦祇好沉默了。
還是藍珊先開口，她那種冷
冷地聲調，非常刺耳：

「喂，琦，你就是要和路露
小姐親嘴，你也得先看看房門
關緊了沒有啊。」

他不覺一驚，抬起頭來望着
她，可是她却斜眼都不瞟他一
下。她川她纖麗的食指試着咖
啡的溫度，繼續用同樣地聲調
說着：

「我偶然走過你的書房，我
就順手把房門帶上了。但說不
定已被楊媽看見了。」

她仰起頭來凝視着他的臉，
她的眼光流露出一種輕蔑的神
色。他感着羞愧的痛苦，黑黑
的面龐也泛上了紅潮，他侷促
地說：

「聽我說，珊，讓我來解釋
一下，不過你……」

「不要，不要，這用不着解
釋！」她很快地搶着說，聲調
又是那麼冷冷地了：「我認識
了你這種不規矩的男人。」
他的面孔羞得更紅了。

「我怎麼不規矩？」
藍珊立了起來，她知道無需
再說下去了，對付男子，這是

一個聰明的手段；到某一個緊
要關頭，自己無需再說了，也
不用去聽他說的甚麼。

「琦，你最好馬上和她脫離
關係。」

她不等他說話，隨即走了出
去，將房門碎的一聲關上。

蘇琦癡立了一會，於是沉重
地跌坐在靠近壁爐旁的一把沙
發裏，一隻手遮着眼睛，他想
起了路露躺在懷裏的那一
刻，由於那兩唇緊貼的一個長吻

，他眼前展開了一個新世界。
他不只覺得壓在他唇兒之下的
她底櫻唇的溫暖，他更體味到
近數月來他倆的相聚，對於他
工作上，生活上，他都獲得了
空前未有的滿足及安慰。路露

小姐當他的秘書已將近一年了
，在這時期中，他明白路露小
姐所給與他的幫助，慰藉，體
貼，決不是任何尊榮厚惠的薪
資所償付得了的。他們兩人差
不多是不知不覺地彼此對對方
發生了密切的友情，本來這對
於一對志趣相投，而又能天天
相處在一塊的青年人是無法避
免的事；但是兩人直到今天才
互明白那些已往的兩心相合
的日子的真實意義。

現在，他們才明白了，他們
是在「相愛」着。這兩個字簡
直是他們整個的世界，至少對

於蘇琦是他久已祈求着的——
充實了他的每一個夢，充實了
他的頭腦、身體、靈魂中的每
一個慾望。他知道何愛路露，
不只是男子要愛一個女人而已
，他愛路露是愛路露這樣的一
個女人。在他第一次見了女人
即神情恍惚的年青時期，他是
自欺了的，他並沒有認透藍珊
，她愛藍珊，以致一見傾心就

回想起最近的數月，他更認
清路露是怎樣毫不吝惜地貢獻
給他她所有的一切，當他對她
的工作上的自信起了動搖時，
她自貢獻出她忠實的信心來支
持他，鼓勵他；當他對於工作
上進行的某件事有了棘手之處
時，她即貢獻出她清明的頭腦
，為他籌劃一個妥善的方法；
總之，那是一種坦白而高尚的



(他們兩人沈默着說)

冰的石磬上，他的心裂為紛紛
碎片了。何況他又是這麼一個
深信「愛，必得整個，內體與
靈魂兩者不可缺一」的人？雖
然他物質上的享受相當舒適，
可是他終覺得生活上有一種填
不滿的缺陷，以致憂慮偷偷地
攀上他的頭髮，掛上他的嘴角
；他之所以如此易顯得「老
先衰」，不是藍珊那種冷情的
女子所察覺得出的。

沒有，藍珊的確是沒有給予
他一點什麼，連一絲毫溫柔的
體貼都沒有。他想到她竟親眼
看到他倆的長吻，他和路露初
次的長吻，不由起了如同聖物
被褻瀆了的感覺，她怎麼會懂
得，他又如何能使她懂得——
他倆擁抱時四目凝視的一刹那
，兩股熱流自兩人心底發出，
自兩人舌尖交流的那股令人心
神融化的力量？

這一晚他的妻躲避了，沒有
和他再見面。他想乘最後一班
電車趕到法國公園去，因為路
露就住在法國公園附近的華龍
路，他雖記不起門牌的號碼，
但他認得她家的門。他有一次
因為赴一個朋友的約會，會順
路伴送她回家的。可是他又不
能抑制住這種想頭，他要讓她有
充分的時間去詳細考慮，對於
這件事有她出自衷心的清澈的

向她求婚，不過因她是個面貌
姣好而自己又少有機會接觸的
少女，偶而起了一個想佔有她
的衝動的緣故。對於這種虛渺
朦朧的愛念，如經雙方善意的
愛護培植，也許可結一朵意外
的燦爛之花；然而只有他對路
露及路露對他的愛才能提高他
生存之價值，增進他生活之愉
快。

友誼，而現在她所獻與他的是
愛情。
而另一方面呢，藍珊所給予
他的是什麼？什麼也沒有。連
一個稍可補償婚後缺陷的小孩
都沒有。這婚後的十年，真可
以說是一堆荒蕪的日子！他想
起這一大堆寂寞的歲月中的種
種難堪的痛苦，他的滿腔青年
人的熱情都給碰碎在她那冷冰

見地，他要讓她們看得清在他們面前只有一條路可走，他得爲了愛而謙抑，他不願逼她做下現在或日後想來懊悔傷心的事。

他這一整晚都沒有合上眼，盼望着快天明，計劃着會見她以後要和她說的一些話。天亮後，他却又故意地拖延時間，在自己睡房裏慢慢地梳洗，換衣，用早餐，這樣，待他下樓時，她一定已經來了。

但是待他下得樓來，開了書房的門，他並沒有看見路露，一種疑慮的恐怖襲上他的心頭；這時楊媽也走進門來，遞給他一封信，說是一個小孩剛剛特意送來的。蘇琦拿着信好一刻功夫沒有勇氣把它拆開，他太熟識那信封上纖秀的字。

信終於拆開了：

最愛的：
昨天我太激動，回家後一整晚沒好睡，我想了又想，我應該怎麼辦呢？我這樣子幹，是給予你幸福，還是破壞你底幸福？今早起來，我稍覺清醒一點，我想此刻還是不到你那裏去的好。雖然我是你的秘書，不去未免是失職，但我總覺不該爲了我，有損你夫婦的和睦。你想，我應該麼，插身在你們之

間？

我真不知道怎麼辦才好，琦，我不能不承認我是深深地愛着你的，爲了愛，我又覺得任何捨身皆不足惜。

我們暫隔一星期不會面吧，那末你可對我們的問題有一個透澈週詳的考慮，這不是更好麼？我自己倒無所慮，只怕你——怕你將來會悔恨。

這似很矛盾，但我已撕壞了十一張信紙了。

你底露

他微笑地把這封信放在唇邊吻了一下。他已不怕會誤解她了。她信內的意思很明白，他也早已認清他們兩人只有一條路可走。他把信摺起，放在貼胸的袋裏，直向他的妻的睡房裏走去。

他跨進妻的睡房門檻，不覺一震，他想起這近數月來他還是第一次走進這房，眼前的一切，似乎突然一亮。

藍珊正坐在桌前用早餐，今天她穿了一件有梅花點的天青色綢面灰鼠旗袍。她看見她丈夫走進房來，隨即將她兩道柳眉微微地吊起。

「珊，我要和你正正經經地談一下。」

「大清早，又有什麼了不起

的事？」她打了一個小小的呵欠，顯然有些不高興。

「只有清早我還有點空——」他略躊躇了一下，想說的別使他難受傷心。「我想把我和路露小姐的事和你談談。」

「我已告訴過你了，我不要聽你的任何解釋。」

「這次你得聽我說說，珊，這完全不是你想像的那會事，我並不是在鬧什麼桃色事件，你若那樣想，簡直是污辱了路小姐，我要和你商量的：請還給我的自由。」

「你底意思是要我和你離婚，那麼你就可以自由去和她結婚是不是？」

「一點也不錯。」他的眼光直射着她底眼睛，這樣看了一刻，她却把目光避開了。「是你自己不需要我呵，珊，我們兩人之間如今是沒有一點情愛可言了，何必硬生生地還牽連在一塊？我們的分離不會使一個人心痛——至少你就不會感着心痛的。」

「你倒真坦白，」她冷冷的譏誚着他。「無論怎樣，琦，不管你是爲了你，或爲了任何人，我都不會和你離婚的。」

「你是自討苦吃，總之，我不歡喜離婚。離婚不是一件名譽事。無論你對我的心是怎樣

的變了，我終是你的糟糠之妻，路小姐手腕再大些，再會媚人些，我不離婚，她也只好對我失望。」

他交攪着手。「路小姐倒不像你那麼說的——」

「還不像？」

「珊，你可別侮辱她了。請你還我自由吧，我現在才懂得人生的真意義，我尋着了世界上最可珍貴的東西，我要獲得她！」

她的眼盯視着他，她那副冷面孔微微地顯得有些驚訝。

「你要娶她！哼，你倒說得這麼容易，老實說，我還沒起這心眼，我偏不和你離婚。她倒聰明，以她那種身份地位就想嫁給你，一躍而爲蘇太太了。哼，她可不——」

她看見他眼中的那副神色，不覺說不下去了。

「我現在看透了你這種女人，你冷得像冰，簡直沒有情！你雖然想藉法律的束縛來拉住我，但那已無濟於事，你得知道，世上還有比法律更有力量的東西！唉，你怎麼會懂得，怎麼會懂得！」

他不讓她開口說什麼，就匆匆地走出去了。

除夕的前夜，路露正坐在家裏小火爐畔結一件快要完工的

絨線衣，聽見房門上有人急急地敲着，隨將手裏的工作放在一邊，站了起來，走上前去開門。

她心裏很奇怪，是什麼人在這年前的夜裏出來訪她呢？或許是她心中念着而又不想會面的那個人吧？她懷着忐忑不寧的心情，把「司必靈」的門鎖開了。

站在門前的是裹在黑獺皮大衣裏的藍珊，她走完那段長而斜的樓梯，略有些兒氣喘，並有點兒激怒，敵意地注視着眼前的那個纖弱、皮色微黑、驚訝着的姑娘。

琦爲什麼會那樣傾心她呢？當然也有一部份莫明其妙的人會覺得她好看，動人，可是藍珊總看不出想不透黑皮膚的女人美在那裏。

「請進來，蘇太太，」路露讓在一邊，聲音嚴肅地說，「你是來看我的麼？」

藍珊昂首走了進來，把皮大衣脫下，隨即在路露拉給她坐的一把椅子裏坐了下來。眼光向房內四周一射。

「正是。你總猜得到我的來意罷，我來和你談談關於我丈夫的事。」

「是的，我知道你來不會有別的事。」她那一雙清澈的眸

那姑娘暗裏的意思不是笑她事事都不能大度麼？琦不也是這麼想的麼？

她想她一定要幹的讓他們看看，證明他們的錯誤，使他們羞愧。

「楊媽，你去打個電話給呂班路陳公館的陳太太，說新年宴會我們因有事不能去了。再停一會給我叫一輛黃包車，到北站，我要動身到杭州去。」

她起牀，洗漱，換衣，化粧後，拿起紙筆寫了一封信。

琦：

我走了，這是出你意料之外而是你所求之不得的。你底要求，自然，我已應許。我在叔叔家裏靜候你辦理一切離婚的手續。

半點鐘後，滬杭甬頭等客車內多了一位身材頗長苗條，穿

黑獺皮短大衣，膝部下露出銀灰色天鵝絨旗袍的女客。

車輪隆隆地轉動了，車窗外的電綫桿一根一根飛快地連着向後倒。她癡立在捲起了紅呢窗簾的車窗前，眼睛茫然無視地望着窗外一片閃動模糊的景物。她想起了十年前她和琦在杭州結婚同回上海時的光景。她仍是這樣依着捲起了紅呢窗簾的車窗站着，向外眺望

，琦緊貼地立在她後面，懇懇地指點告訴她沿路一站一站的地名。同車的全用着驚羨羨慕的眼光打量着他倆。呵，那時她是多麼的幸福，多麼的得意；他是多麼地快樂，多麼的溫馴。

然而，現在呢？

幸福的美夢終結了，溫馴的俘虜叛變了。

一陣刺骨的冷風隨着帶了茶

水進來的車簾刮進車廂裏來，她不禁打了一個寒噤，隨將大衣束緊了一下；忽然一種不可言說的涼意襲上她底心頭，心兒一酸，眼角邊頓時擠出了兩粒亮晶晶的淚水。

她低下了頭，耳邊又嗡嗡地響着：

「你毫不懂得怎樣去體貼你底丈夫——那就是你的悲劇啊！」

(完)

文

讀『星空』後

乙 一

友

——全文載本刊一卷五至八期——
當讀完了「星空」最後的一頁，我不覺重濁的吐口氣，鬆了鬆心口。我意識到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黃色的人種，是該永遠聯繫在一起，只要是幾方面沒有一個存着絲毫芥蒂的

「星空」就是關於黃色民族的故事。

故事中的王孝廉是個富於感情性的中國才子型的青年，（只要看他的懷鄉病）在求學美國時，認識了個日本朋友（藤田敏男）也是個青年，活潑粗爽的青年。因為他們在美國，

同樣地受了東方人到西方去的冷淡，於是孤寂把他們二個牽在一塊，成了最要好的朋友，真真要好的朋友。

在將要重投進祖國懷抱的歸程中，他們歇下在菲列賓的避暑地——巴究。巴究對於他們真是個好地方，不但使他們過了個清靜幽美的夏天，更給他們認識了往時為祖國獨立戰爭的英雄——培尼德斯老人，老人的活潑美麗的孫女，以及熱情的滿州青年李英峻。由於培尼德斯老人的講述過去菲列賓為民族解放而反抗的故事，青年們都從自由主義的夢中醒來了。

巴究一夏的留連，藤田和王孝廉止不住熱情的發洩，同時間的愛上培尼德斯的孫女賽西利亞。他們時常在被一種不能言喻的感覺苦悶拗弄着。雖然他們是最要好的朋友，可是一到這條玫瑰色的狹窄的路上，二個間是總有一個被軋出的。「王君他是不言不語默默地愛着她」藤田君深深的覺到，假使要維護已往可貴的友情，那末只能放棄賽西利亞，要不然，友情？

苦悶中，三個青年別離了老人和巴究。在馬尼刺又和賽西利亞，他們的天使別離了。青年們將各自為他們自己的祖國效勞服務。

自由主義的侵蝕到亞洲，是總有一天有被驅逐的可能。到人們忍無可忍的時候，神聖的大東亞戰爭是響亮的爆發了。七年後的藤田，他接受了祖國的任務，戎裝出征，踏上菲列賓的舊遊之地。七年不短的別

離，培尼德斯老人重復看見了過去四十年前的自己。熱忱把他變得年輕，他快樂、他歡躍。因為他已得到理想的實現，

（獨立解放）同時以前渲染美國風的藤田，也變了，變得竟成了這樣一個勇武壯健的兵士。

藤田是爲了民族，爲了友情，決意收回了他過去給予賽西利亞的愛情。軍部的命令，只在短短的一刻內，他又隨着征伍，遠遠地出發了。

戰事的過程中，一切都在飛騰猛進着，王君在祖國埋頭的研究醫學。爲了求廣大的進步，更重赴菲列賓研究熱帶病的根原。無疑的，藤田是準備效死在疆場的了。王君便和賽西利亞在歡洽的情緒內，純潔的結合了。

全篇故事的情節和主要意識，是這樣的發展。

在這當中，我發見了一條真理，「世界上任何事情，是沒有靠虛偽的幫助而獲得成功的」；「菲列賓爲獨立和西班牙反抗，後來得了美國的幫助而把西班牙打退，那知獨立倒沒有得到，得到的反是更難堪更苛刻的壓迫」。這是一個最靠得住的例子。所以在「星空」中這是條顛撲不破的真理。

「星空」是成功作嗎？這我不敢斷言的。我只能說：「星空」的作者，照文字的結構上看，大約還很年輕，不嚴緊。但是在描寫的細膩上說，是還夠得上說水準的作品。在不明白大東亞戰爭用意的人，是需要多讀這樣的或同樣的作品。

哲學教授于無我聽完了藝術教授王亦仁的話之後竟也大吃一驚，不過稍微延遲二十秒鐘，在他吸過兩口烟噴出來以後，反倒哈哈大笑起來：

「亦仁！這件事看着很兇，其實是沒有什麼的，他們的幹法不行，並且號召力也差一點，只要我們肯幹下去，管保勝利還是我們的。」

從事一種文化事業還有怕競爭的嗎！亦仁！你放心，憑我這哲學家，你這藝術家，還有真文的翻譯家三個頭銜，還怕這文化事業不歸我們辦？——「噢！真文怎麼還不來？定的是九點哪！」

藝術家王亦仁

並不答他的話，只是搔著頭皮。于無我知道他仍然焦心這文化事業要被人奪了去，於是啣着烟斗，歪著頭看地毯，想用極簡單扼要的幾句話解除他的疑慮並且鼓起他的勇氣。不過對方的勢力也誠然不是可以隨便小看了的，總務科長張文玉，會計科長趙知天都是學校裏有力量的人物，講起文名固然

比這方面差得多，然而講起辦事的手腕，那是他于教授所最顧慮的，而且外面另有一個什麼筆會也和會計科長有聯絡，據說已允對他們加以支持，筆會的會長劉又明原是無孔不入的能手，準會利用這會計科長交結總務科長，利用總務科長來和他于無我奪這文化事業



。倘若這邊失敗，那事業的聯一月的每千元經費常帶來就要歸於別人，而且跟頭也栽不起。——「亦仁，你不用慌，反正我們能有辦法對付這東西，憑他們一個『辦事人員』，竟敢和『大學教授』奪這文化事業！」他用有十分力量的話來對王亦仁安慰。

王亦仁又重覆他剛才的話說：

「別的先不用提，主要的問題是他們已經下手去約黃老頭兒，想端老頭兒作招牌，這是我們不得不首先放慮的。其次他們正下手去聯絡一羣青年，也是想利用他們作為一種勢力。而我們現在才只三個人——什麼三個人哪，真文就不怎麼熱心，實際上是担名不作事，等將來咱倆辦好了的時候他作一名委員來享同樣權利，依我說，這種人就是我們辦文化事業的障礙。」

「也是，」于教授說：「他這人也真是馬虎。不過我拉他進來就為得是他認識白志民，而我們要想鞏固勢力非拉白志民為名譽指導不可，試想我倆拉得動嗎？——其實呢，還不如實際上我們兩個的事，他不過為我們幫忙作些非他去不可的事情罷了。」

王亦仁聽了這幾句話似手才寬心些，他所顧慮的真文翻譯家的競爭，現在已由于無我證明那位外國語教授地位是在自己之下了。便提起精神來說：「啊！想起來了！我們也該聯絡白志民了，聘他為名譽委員長怎麼樣？要不再定一個更尊重的名義？還有青年，那文

孩子雖任什麼不懂，可是集合起來也是一種力量，為了我們的文化事業，還是拉攏他們一下，趕緊。」

「好的好的！」于無我磕了磕烟斗：「你去進行聯絡學生，我去擬草案，回頭真文來了，教他去見白志民。要抵抗他們的黃老來兒，白志民實在是個惟一的工具呀！哈哈。」

道了聲再見，王亦仁教授告辭走了。在第五天的晚上，王亦仁教授又約同着畢真文外國語專家來訪于無我教授，于無我教授正沒在家，王畢兩教授在客廳內苦眉愁眼地等待着。他們知道于教授的心思快，對付那足智多謀的總務科長是非他不可的。等到半夜，于教授回來了，進門便大聲笑着說：

「好了好了，文化事業已經完全歸我們辦了。第一，聽說他們起了內鬨，會計老趙因為不滿意總務老張的獨裁，他即使事業歸他們辦，他本身也得不到什麼好處，尤其在所謂『會計』方面。因為他們已經以為與我們競爭得到勝利，故談到開辦費及以後經常費用的分配問題，老趙的本意原不在幫化，可是却在那『事業』方

面特別注意，誰知老張更是如此，兩個前天竟因此意見不合起來。昨天意外地遇見老趙，他特別對我表示親熱，說些平常不能說的實話，很有投入我們的陣營的意思……」

「好極了，真是好消息呀！——王亦仁教授失聲喊：『不過趙知天那人……』」

「第二，」于無我教授接續着他的話：「我已經聯絡筆會，那會長對我表示支持，事實上的證明是聘我為顧問，有了這兩項消息，你兩個一定會放心了吧？」

畢教授也嘻嘻笑着，王教授更拍手稱慶。

之後是三個人該議論怎樣辦這文化事業的問題了。畢教授是由真正同文同種的國度裏來的，他說在他們那國度裏最講究誇大宣傳，什麼事業都可以二分成績變成五分甚至十分，而且在不太深知內幕的人看來，一定會相信的。「最好的辦法是宣傳。」他說：「利用新聞記者——請他們吃飯（這當然不能怕破費的）——宣傳，可以說是純藝術家的純藝術團體，以便號召。其次是開個座談會，找幾個老古玩陳列一下，以壯聲勢，自然也要誇張發表的。再其次是我們不請常開

會；不管說什麼東西南北，也要刊在新聞紙上。這方法總名叫作「活動」，活動到了極好的時候叫作「圓滑的活動」，有了一圓滑的活動」的手腕自然就無往不利了。」

于教授却認爲拉攏白志民作傀儡來號召才是真正的好辦法，其次是聯絡並利用青年的嘴，稍微給他們一點好處命他們在外邊宣傳，作個肉廣告。筆會也是需要拉攏的，那會裏雖是表面人多而內幕空虛，可是當作一部勢力是有利無害的。畢教授是恐怕筆會有人鑽進來，在這基礎尚未鞏固之時委實是要留心的。獨有王亦仁教授却沒說多少話，原來他早與會計科長不睦，這回立在一戰線之上，是否相處得來是他所首先考慮的，又恐怕老趙地位在他之上，他這元動的心豈不白費了？

第三天的新聞紙上發表了文化事業的消息，不過並未說明承辦人，只內含將由這三位藝術家辦理的意思，他們都相信這消息對他們非常有利的。就熱中於籌劃進行的事，想不到還有別的變化。

又經過兩天，筆會又發表了一個消息，裏面說已聘兩個人爲顧問，一個是當然于無我，

但另一個却是總務科長張文玉！這又相當使他們震動，不知筆會的態度究竟怎麼樣。

「我是深慮這兩個問題的。」在于無我教授家裏開會時于教授對兩個自己人說：「第一是筆會的態度模稜兩可，明是趁火打劫的宗旨來混水摸魚。第二，聽說總務科長已經弄了幾個學生作羽翼，拉進四十多人，美其名叫作什麼會，可是我們却仍在這點沒有成績。所幸這會與筆會的性質是有點衝突的，但願他們能發生意見出來，以利我們的文化事業——再說老張又已向往日拿錢的機關獻媚，表示這文化事業叫他幹，一切都好商量。」

會計科長趙知天這時候已經出席在這邊了，他以新入會的資格先發了言，他說：「我們最好是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進行。不是已經和關係當局說好十之七八了嗎，不如明天就刊消息，正式聲明成立，把負責人也登上。」

「這也是方法之一。」畢教授說：「不過亦仁沒有出席，我們給他什麼名義呢？他的意思近來消極得很，一兩天之內彷彿變了。」

「不用管他，」于教授說：「只要我們的事業辦好了。」

隨後又說：「我們應當進行以後的事了，不過現今局面變化，勢必不能按原定計劃進行，那麼現在從那方面入手才好呢？」

趙會計科長又發表了筆盤珠式的談話：「主要的是拉攏各方面，拉攏的方法是請客——花錢！同時也無妨花些錢雇些



(。了友朋作會竟，歡聯酒啤問顧位兩)

佛能幹的作膀臂、並且聽說有幾個在其中不得時會的竟往這邊活動，想把消息洩漏這邊以作進身之階。你說這幫東西有準的贊成或反對嗎？那可未必，他們只是見風使船罷了，別的沒利用上他們反倒被他們所利用！」

無知識的學生加以利用。「無知識，你要說他們無知識，那你才是無知識！」畢教授反駁他的話：「現在的青年，尤其是關於文化這方面的簡直無孔不入，又圓又滑，和我們共一講堂未學得學問，而一切辦事能力却不弱。總務科長那邊就是利用幾個無恥而又彷彿

的應當屬於我們，不然，豈不枉比他們多活了若干年月了？」會計科長微笑着，有把握似的答畢教授的疑問。

討論截止在這里。次日的報上有了這樣的消息，是文化事業的首腦人已定，名字據說是大學教授于無我。這消息連畢教授和趙會計科長也都驚訝而

着惱，他們想昨天談到這問題可是並沒確定誰是頭目誰是屬員的啊！」

晚上，王亦仁教授來到畢真文教授家裏，坐定之後，鄭重其事地對畢教授說：「真文，我們是好朋友，可是好朋友不能不替好朋友着想。你看今天的消息，于無我作了頭目，將來的錢與權利壓都在他手裏把持着呀！更何況又多了一個會計科長，那老趙的能鑽善哄，怕我們不能得意的吧？我——我從先也沒向你說過——前些日子，在我們那次開會之前，總務張子之張科長曾託人暗示，拉我去作頭目人，他的意思是他的和于亦我競爭全爲堵氣，事實上他既外行，而且這文化事業也還不如管總務來掙錢，所以想把這事業弄過來歸我管，我已經答應了，並且拉你過這邊來。今天的消息你不用管，明天管保有關係當局來關照，管保結果那文化事業還得歸我們辦。」

畢教授沉吟着，權衡着利害的輕重及雙方的勢力。

「真文，不要遲疑了，好朋友的話是沒有錯誤的！」

畢教授是深深知道總務科長的勢力及辦事手腕的，同時又聽到好朋友王亦仁的勸告，作

出一種無可奈何的神氣說：「那麼，無我，我也顧不得你了，你今天的消息發得太武斷哪，你想把我放在什麼地方呢？」就皺着眉倒了戈。規定過兩天隨同王教授去找張科長。張科長兩撇小黑鬍子，精神興奮異常，見面和畢真文拉手叫大哥，果然氣派與于無我不同，其謙僞足是首領材料。

「我從先念大學是專攻政治的。」張科長對王，畢兩教授說：「我以為無論作什麼都得用政治手腕才行。——我們近人不說遠話——對付于無我要不用手腕那文化事業必定奪不過來。二位以為怎樣？」說完，兩隻眼虎似地看着二位教授。「對的對的。」畢教授點頭。

「于無我的手腕的確可以，」王亦仁教授說：「就看這次他對於我們二人那麼辣就可以看出來了。」

「我的辦法是善的，就是把他請來直接和他談，他只要把這文化事業叫我們辦，我們無妨給他一個較好的名義，每月乾拿錢，但其餘的錢要由我們支配，他無權過問。這樣子您二位說好麼？」張總務科長說：「這樣子辦是為免除後患，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即使這

回失敗，也必相機報復，我們的事業豈不是仍舊辦理不好？反正錢是不少，莫如分給他一點，留下來的我們再支配。」

「我不贊成。」王亦仁說：「他的名義是不可給的，否則我們不是成了投降他了嗎？」

「這是通融的辦法，慢慢我們自然有法踢開他的。」張科長解釋說。

「他既沒青年，又沒同志，我想他也沒什麼力量。我們要是仿照筆會那種軟軟怕硬的樣子可就不對了。像上次筆會開會當場被人大罵，可是結果却是請人家去作委員，以免再挨罵而妨礙會務的進行。如果那樣去辦，我們的文化事業恐怕辦不太好。」畢教授也反駁張科長的聯手的提議。

想不到原來張于二人在前兩天筆會開會時已經見了面，以同一會的顧問的資格相見，特別親近，他們經過了若干時的鬥爭，都明白對方不是容易相與的對手，就加增了一番敬慕。筆會的開會原專講究吃飯的，二位顧問啤酒聯歡，在酒席筵前竟會作了朋友。碰了幾杯之後，酒酣耳熱，都承認自己應當退讓，互相謙虛起來。雖然在回家酒醒後覺得不妥，可是心地已經緩和了。張科長這

方面仍不撒手文化事業，但已可以讓步到分幾分肥給于亦我的。這都是畢王二教授所不曉得的。

這時張科長輕淡地對畢王二教授說：「要說于無我那個也真不錯，除了在辦這文化事業上是我們的敵手之外。為中國文化着想，這事業的舉辦可不能再延遲下去了，到必要的時候也可以聯絡他呀。而且你們從先也是同志的。」

二位教授沒說什麼，這會議在都不很滿意之下散會了。在發生這事的五天後，新聞紙上果然刊出一則新聞來，那是說中國文化前途突然發現光明，因為有大規模的文化事業出現，而且管理人物是由最熱心於文化事業的于無我于教授，張文玉張科長合作，之外聘請黃鍾黃老先生白志民白老先生為顧問員，其中都是熱心文化事業不計個人私利的名人專家云云。——當然，王亦仁及畢真文二位教授的名字是只在客卿之內的。趙會計科長却因為又多和總務科長及于無我教授聯絡，也居然攪得了一個位置。

當天，王畢二教授又見了面，王亦仁教授說：「他們兩個又是什麼東西，竟會說推進中國的文化！張科長原是個管雜務的科長，他弄得什麼文化事業！就說于無我吧，是一個前五年的講師，前九年的大學生，因為巴結老師得法，才逐漸升起來，他以什麼號召來辦這文化事業？真文！你想好步驟了嗎？」

畢真文教授也是義憤填胸，先大罵二人：「這幾年，亦仁，你說，真是『黃鐘毀棄，瓦缶雷鳴』呀。講師作了教授，學生作了講師，總務辦上文化事業！……亦仁！我決定退出這文化事業圈，另想別的辦法。不受他們的利用。」

「對的！」王教授答：「我也是這個意思。我們好好商量商量。」

經過縝密的計劃之後，決定明日先一致聲明與文化事業沒有關係，其次是加入筆會以窺動靜。「只有筆會是還能抗一抗他們的，是嗎？」王亦仁問。

「對的，我們加入筆會，如能取得幾分力量，便與他們作對。」畢教授答。

「那麼，現在先不要聲張，聲明擬好了之後我們去找筆會會長劉又明去，他早就請我們加入，我想我們這一去他們一定會開會歡迎的。」

兩個人就這樣決定而且快快地去進行加入筆會的事情了。

偶 感

胡祖源

公園的草地上：

成羣的孩子們，

無掛無慮地

睡覺，

玩耍。

而我：

只有瞪目妒忌的份兒！

× ×

街路上細粉攤邊：

大伙的工人車夫，

自由自在地

吃喝，

嘗味。

而我：

祇配站在旁邊嚥涎！

× ×

一件長衫，

幾根鬍子，

將我的天真

以及自由，

隔離得比青天還遠哩！



十二

陳其生回到書局，立即向經理提出辭職書。

「爲什麼，突然要辭職？」
蔣經理有點感得驚訝。
他便率直的將在俱樂部裏的一件事告訴他。

「……真對不起編輯部，而且我以為雜誌也不能再照以往的方針編輯了。」

將最後的話特別強調着說。
經理考慮了一回，便開口說：

「那是沒有辦法的，跟林課長說過了沒有？」

「停一回，我來向他說明就是了。」
他立即走出了經理室。

那天晚上，陳去訪問王梅林。
還是那個伶俐的丫頭驚々出來開門，

他告訴了來意，丫頭便走了進去，不久王親自鄭重地出來迎接他。

王和以往一樣，很高興的樣子，領他到會客室，叫丫頭準備晚飯。

兩人默然坐着。
過了一回，丫頭送茶進來，於是陳就開口，將在俱樂部裏遇到的事，和辭去書局職務的事，和巡捕房的態度等原々本地地告訴了王。

「這些東西橫行不法，目中還有什麼中國！」

王非常憤慨，於是便像忘却了過去的事情似的同情他，安慰他。

「可是，對方……」

「對方怎麼樣？英國人便怎麼樣？我可不能答應，有關中國人體面的事不能容忍。」

「這是徒然的，勢力才能左右事實，解決一切；尤其對方是個英國人。」

「不管他是什麼人，也得弄個清楚。」

「難道有什麼方法不成？」

「沒有旁的，祇有一個正直者必勝的信念，一定要和他周旋到底。」

王興奮得很。
講到深更以後，陳就住在王的家裏。

重又回復到學生時代的兩人似的，互相議論。

天亮以後。
陳很早便離開王的家裏。王爲了陳的事而去奔走。香港總督廳的華民政務司署和巡捕房也去探問過意見，也會試作抗議，可是對方全然不理不睬。再往領事館，華僑聯合會，商業公所，廣東同鄉會去訪問，商量對付之策。

「對方不是個好人，在香港是英國人的勢力圈，憑我們的力量是不濟事的，還是罷休了算罷。弱者怎可和強者去鬥呢？」

差不多都是異口同聲地如此說，他們也都被英國人的勢力壓倒了，只知道逆來順受。

王既無比他們更強的勢力，又無適當的手段，結果祇能忍氣吞聲。

個人對個人是說得明白的，要是國強，便可靠政府的外交手段，總還有個辦法。

王在焦燥，苦悶，憤慨，自己在決心要報復，可是這也是徒然的，於對方既無什麼效果，於自己也無補實際。

一籌莫展以後，王重新回到家裏，此時陳已經等在會客室裏。

「不行，的確你想得不錯，這一點，對香港的現實你比我看得清楚了。」

王垂頭喪氣說，於是便將一番經過告訴陳，陳聽着祇是點頭。

「巡捕房裏的老巡捕說得好，國家一弱，國民也非跟着弱不可，我聽了感動得哭起來了。」

陳說完以後，王祇是沈默着不作聲。

「可是，仔細一想，弱者並不是永遠弱下去的。這裏面還暗示着強起來的一句話。總之，這時候所說的弱，是隱忍自重，不要輕舉妄動的意思。從反面想，就是說非自強，然後使國強不可。要之，所謂隱忍是自己在有弱點的時候；因而，要不隱忍就得除去自己的弱點。」

「你的意思我知道的。」

「所以，還是隱忍着罷！我們應該抱自強的決心，使祖國強起來！」

「對了，我很贊成，決意如此做，正直者必勝，祇要看一看歷史，歷史最忠實地在教訓我們哩！」

兩人緊々握住了手宣誓，跟着都流下了憤慨的淚。

十四

陳其生辭了書局的職務，經過五天，因蔣經理和林課長的好意，送來了過分的退職金和慰勞金等，一時的生活，還能安定，所以也不想找職業，每天到王家裏去，和王梅林及王的親友們消遣些時間。

今天早晨陳和王一同到香港日報社去

，跟記者田中三郎談了一回，他也不再像以往那樣嫌惡日本人，能互相誠懇地談話了，並且漸親密起來，連自己都覺得有點覺得奇怪。直到今日，才深深地感到了所謂東亞民族終究是東亞民族。

上午十一時左右，陳在中環街和王告別了，一回家裏，看到了由巡捕房送來的傳票。

他心裡抱着不可能的疑念，午後便上巡捕房去。

「哈，哈！就是前回的那個中國人，這回你是被告了，哈……」

主任警官霍登一面笑着一面向他說。

「……」

他默然不語。被告？爲了什麼事我會作被告？連自己都不知道。

「是這麼一回事，合衆俱樂部的會員格魯伯氏，告你侮辱罪。」

「……」

「我已經將經過情形問過，也會調查過，事情真微小得很，我想儘可能採取寬大的措置，謝罪和禁止在俱樂部出入……我已將這意思勸導原告，你的意見以爲怎麼樣？」

「什麼意見？」

「就是你的打算」

他簡直呆住了，吃了一驚，心裏更加憤恨那卑劣的格魯伯。他也知道該如此答應一聲「是！知道了。」可是血氣方盛的他却不容易辦到。他有比誰都堅強的意志和感情，決心鬥爭到底。

「可是，格魯伯會打過我的。」

「胡說，你真是個狡猾的東西！打，

被他打，這事在前次已了結了，你不懂得的嗎？」

「還沒有了結。」

「已了結了，你收國告訴狀，就是應允了我的說話。」

「這是因爲這兒不肯受理我的告訴狀！」

「不受理？混蛋！那一點小事還要給你受理嗎？」

「那麼，對方打我的這回事如何說法呢？」

「糊塗蟲，那是正當防衛，對方也受傷的。」

「奇怪，我又沒有動手……」

「沒有動手，誰知道你？這兒有診斷書，證人也有很多，你無論如何狡辯都沒有用的。」

霍登將格魯伯的告訴狀給他看。的確，診斷書上寫着須治療一星期的打撲傷，證人有當時在俱樂部內的英美青年，還有三個中國青年也署名在內。「該伏了吧？這糊塗蟲！」

霍登得意揚揚地向他咆哮。

「……」

他呆住了沒有話能說。

「怎麼樣？要是你肯依我所說的兩個條件，向他謝罪和禁止出入俱樂部，那麼原告他會說過，可以撤回告訴，這也是便宜了你，我是儘可能爲你盡力的。」

「可是我没有須要謝罪的理由和必要，現在也更想不到俱樂部去」

「你怎麼一點都不懂事的！對方證據

也很充分，你這樣那樣的狡猾有什麼用！」

「那是……」

「想撒謊嗎？像中國人那樣撒謊的英國人是一個都沒有的，那麼你是準備由人起訴嗎？」

「……」

「我隨時都可以起訴，可是先得給人講情面。像你這種不知好歹的野蠻人，對你客氣……你便肆無忌憚了。」

「但是，我全然想不起這是什麼道理來。」

「胡說！還想狡猾嗎？你以爲狡猾就能有用了嗎？我驅逐你出境。」

「……」

「你這種傢伙給我滾蛋！滾回中國去」

情形漸漸險惡起來，可是陳準備奮鬥到底，實在再也按捺不住了。

「回去？回去就好了吧？倘使我回去的話。」

「冒失鬼！」

霍登由椅子上站了一半起來，正想上來打他，其時王梅林由中國巡捕領了進來。

王代陳鄭重道了歉，並且和霍登交談起來：

「因爲他本人也在興奮之中，等回去以後，由我來好好勸導他，謝罪和禁止出入俱樂部這件事，也等我回去以後，趕快以適當的方法實行，決盡最善的努力，以使主任的體面不受損傷。所以這次請原諒了陳。」

王梅林低聲下氣，以從未看見過的卑謙態度，向主任警官霍登氏道歉。

最初霍登還非常強硬，不肯聽王的話，還是由那老巡捕介入其間，才將事件走出了巡捕房。

十五

由王梅林，陳其生，田中三郎主持，組織了個中國文化研究會，表面是做中國文化的研究和宣傳工作，實際目的却是在於對抗英美文化，將其驅逐。即係使中國青年認識真正的中國的面目，進而謀普及和宣揚正確的中國的理想和文化，終極的目的，是藉此建設中國人的中國，東亞的中國。

陳和王的理想，漸到了實現的境地，兩人都熱中於這工作。忘去了過去的一切，爲了完成這會的目的，貢獻了所有一切。組織就緒後，即進而計畫如何去獲得會員和發刊機關雜誌「中國文化」。

因日本人記者田中三郎的好意與努力，「中國文化」的發刊漸具體化起來，主任編輯主任，陳以下的各會員，日夜奮鬥，便發行了創刊號。可是成績卻不好得出乎意料，雜誌的銷數當然微少得很，一般文化人的批評亦不甚良好。並且還有許多質問，反駁寄來。

大致都說：「在這個時期而談復興中國文化，簡直是倒行逆施。」「你們想將中國拉回舊時野蠻的時代去嗎？」「你們是井底之蛙，爲什麼要在這時候來

建設中國的思想，中國的文化？」「新的世界是英美的世界，英美思想的世界，祇因為中國有了你們這種人，所以強不起來！」

各種責難絡繹而來，可是他們並不悲觀，相信正直者必勝，立誓必須貫徹初衷以後，才肯罷休。

不久，「中國文化」的第二期已經印好，在發行的前一天，因違反了常局的檢閱條例，不但雜誌受了禁止發行的處分，並且由當局以「該會之存在，有危及香港文化界之虞」為理由，下令解散研究會。

王梅林他們在最初也以強硬手段要求當局准許研究會仍舊存在，但香港總督府的態度始終不肯讓步，以高壓的態度迫令解散，同時王梅林，陳其生等數名會內的主要人物，都被當局拘禁了起來。

友

因同鄉會和田中三郎奔走的結果，研究會自動解散，王和陳等釋放了出來。於是王，陳，田中等便協議善後辦法，結果議決以地下工作來反抗當局。

他們祕密地組織個「中國建設會」。借了康和大廈的一室，每星期一次，集合會員開協議會。表面上以王梅林的貿易公司香港分店的名目。據王的提議，不能沒有事務員，於是在大報上登了徵聘廣告。其後每天都有幾個女性來應徵，可是都是極端的英美崇拜者，很難找到適當的女性，這樣的經過了幾天。

「不行！香港的女性太不行！」
「再過些時候，一兩個適當的女性總

有辦法的」。

王已完全感到失望，可是陳却主張不必太性急。

第八天的午後。

王很早便往九龍的香港文學研究會去出席，過了中午還沒有回來。陳正在廣

「是的」。他淡淡地答應了一聲，仔細一看，很像妹之愛玉。

三年沒有會見，她已變得認不出來。他想，女性真會變得這樣快嗎？在故鄉分別時，還是個女孩子。

可是他不敢確信，她也奇怪地望着他

「你是叫陳愛玉嗎？」

「哥……！」

他鼓足了勇氣一問，她也同時叫了起來

「奇蹟！真是奇蹟！」

「真是奇蹟，今天又是母親的忌日」。

「什麼？母親的……」

「母親剛在去年的這時候死的」。

「怎麼的，怎麼死了的？」

「在逃難時候，由橋上跌落到河裏死掉的。我想下去救他，可是人在後面擠來，

等到看見母親……」

她哇的一聲哭了起來，他也跟着哭了

「是嗎？到底還是逃難中死掉的嗎？」

「然而母親是爲了逃難……」

她一面哭，一面說。
「不，這固然也怪不得你，但是那也



(來起了叫時同也她，問一氣勇了足鼓他「……！哥哥」)

其時，王梅林已跑得滿頭大汗回來。

「幹麼這樣的？陳君！」

王以詫異的臉，惶恐地問他。

陳將妹之向王介紹了，於是便告明他說是自己的母親已經死掉了。

王便安慰陳說：

「這也祇能說是天命如此了。」

「天命？胡說，簡直是被日本軍殺掉的。」

「爲什麼呢？」

「如果日本軍不去攻廣東……」

「你說日本軍不去攻廣東便不會死了嗎？所以你說得對，祇看見冷酷的現實，而心裏却歪曲着，人誰都要死的，不過人生有長短之別罷了。」

「那是你母親的天命，無可如何的。你的妹之又爲何不死呢？這也是天命，天命要她活着。你也活着，那也是你的天命，天命因人而異，用人的力量是遠拗不過來的。事雖如此，可是我們沒有向天命屈服的必要，應該以我們的意志，向天命抗爭到底，戰勝天命，以獲得我們意志的世界。」

「戰爭是戰爭，人的生命是人的生命，無論如何激烈悲慘的戰爭，活的還是活着，死的便死了，這就是天命，懂不懂？你將母親的死和戰爭混同在一起，所以就不對啦！」

「然而母親是爲了逃難……」

她一面哭，一面說。

「不，這固然也怪不得你，但是那也

不過和你在今天遇到哥哥一樣，偶然得

停了一回，他才以充滿了憎惡的聲音

恨。並非因爲有了戰爭，你的母親才死的，而是母親死的時候，剛有戰爭罷了。所以母親的死不是爲了戰爭，而是天命。換句話來說：也可說是因爲你的意志弱，所以母親才死掉的。爲什麼呢？如果早些到香港來，也許不至於會死，但天壽一滿，到了香港還是要死的。結果還得歸到天命這句話上。

「就是將人的死委爲天命，可是房子燒掉，被轟炸，田地被奪，喪失財產，這也能說是天命嗎？」

陳也轉過去反駁，但王依舊不慌不忙的說：

「當然，那也可以說是天命，自然以偉大的力量破壞人世間，人類將破壞了的東西逐一建設起來，重新創造起來，這一同樣地，戰爭雖然將一切破壞掉，但這是新的復興的過程。沒有破壞就沒有創造和建設。這次的戰爭在中國是悲劇，在日本也是不幸。中國爲了戰火而付出了許多犧牲，而日本也同樣在支付很大的犧牲。從大處說：這不過是東亞的悲劇和不幸，我們應該在這悲劇與不幸之中求些什麼呢？日本又該求些什麼呢？最緊要的：我們不能在這時候希望中國或日本崩潰，我們該從此建設大東亞，求取大東亞的和平。你懂不懂我所說的話。你看！戰爭以前的東亞，簡直是英美各國和共產主義者蘇聯的殖民地，他們用盡種々手段，在侵略東亞，這一點你也知道的吧？」

「懂得的」。

陳肯定地答應。

「在東亞，具有悠久歷史的獨立國，不過中國和日本兩國罷了。這兩個僅存的兄弟國而發生了戰爭，那些旁觀者該如何高興？他們正在手舞足蹈，想攫取漁翁之利。但是中國和日本還在繼續着宿命似的戰爭。這戰爭憑一個人之力是無可如何的，戰爭的破壞，即悲劇和不幸愈大，而我們所要費於建設的力量也更大。你懂得我的意思嗎？」

「……」

陳其生和陳愛玉都默不作聲，一點不表示反抗。王拿出手巾來，拭一下額上的汗珠，再繼續說下去：

「所以，我們沒有憎惡日本的必要，也沒有憎惡重慶政府的必要，更沒有憎惡因戰火而受的犧牲的必要，我們祇有建設，和新的日本協力，來建設新的中國，新的東亞民族的東亞」。

「不錯。可是爲什麼一定要和日本協力呢？」

「這還不明白嗎？你還在拘泥着偏狹的觀念，所以不對了。戰爭不過是破壞罷了，戰爭使我們覺醒，因了戰爭，給與我們一個反省，建設的動機。因爲你在憎惡戰爭，憎惡日本，你單爲了你們的不幸和悲劇而嫌忌日本。這態度是不對的。我們的理想，應該更大，更深，更雄壯。況且中國和日本是東亞的兄弟，都具有應代表東亞而站起來的天命。不必拘泥於過去，到現今我們更沒有去想過去的必要。現今再去回想過去的惡

夢，真像自己用鞭來打自己，用不到做這樣傻的事。你懂嗎？」

「……」

「我昨夜想了一晚，沒有能夠睡。第一次爲了感激汪主席的偉大而哭了。……真心的哭了一場。在香港這地方，我們無論如何埋頭苦幹，都是不行的。最初想以正確的理想來喚起香港的中國青年，可是正像你所說的，現實終究是現實。在香港，單有理想是不行的。但我在幹着，並沒有敗於那些傢伙的手裏，正直者必勝，總有一天我們會得到勝利的。然而現在可不行，我們還是離開香港罷！」

「……」

「這不是畏葸。國家一弱，國民也非跟着弱不可，這話你會感慨地說過，我到如今才深切地感到。我們會強起來的，我們強了以後再來，和那些傢伙決計奮鬥到底，把他們的思想和文化，以至勢力，全部從東亞剷除掉！」

「……」

「所以，我們回故鄉廣東去罷！到新生的廣東去，一到那兒，我們會重新強起來的」。

「……」

陳輕々地點頭。正像在無數的歧路上，開拓了一條正直的道路一樣，身心都輕快了起來，愛玉的眼眸，也立即露出了明亮的光輝。

(全篇完)

上海銀行

本店

上海海寧路
電話四六二〇四

北四川路支店

上海靶子路
電話四四一一〇

楊樹浦路支店

上海東百老匯路
電話五二六三一

大馬路支店

上海四川路三三號
(期鮮銀行跡)
電話一三一五〇

南京支店

南京中山東路
電話二二二九〇

定海出張所

定海四大街
電話一一一

徵稿簡約

- 一、本刊為綜合性刊物，以推動大陸文化為主旨，舉凡經濟、政治、文化、教育、實業、軍事、文藝等稿件，均所歡迎。
- 一、來稿篇幅不限，惟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加標點符號。
- 一、本刊對來稿有增刪權，其不願刪改者請預先聲明。
- 一、來稿一經登載，版權即歸本刊所有。如有欲單行出版者，預先徵求本刊同意。
- 一、凡在本刊發表之作品，如同時在他處發表者，一經查出，即行取消稿酬。
- 一、翻譯稿件，請附寄原文，如原文不便附寄，請將原文題目，著者姓名及出版日期與地點註明。
- 一、投寄之稿，刊載與否，概不預覆，亦不退還；但來稿在五千元以上，且附足郵資者，不登載時可以退還。
- 一、稿末請註明真實姓名住址，並加蓋圖章，否則即以却論。發表時用筆名聽便。
- 一、來稿一經登載，每千字酬以儲備券五十元至一百元。
- 一、本刊絕對公開。來稿請寄至上海威海衛路二五五號「文友社」編輯部，希勿寄私人。



▲大東亞戰爭二週年紀念日，在光輝的欣迎中落下了，東亞十億萬民衆都為此而歡祝，戰爭在向著長期狀態的形勢演進中，我們全東亞的民族是要如何的堅持奮鬥到底，求得最後之勝利。

當茲二週年紀念時，我東亞解放者日本的海軍在波根維爾島上空，收獲了敵軍五架轟炸機，擊滅了敵軍五架轟炸機中之機動艦隊，獲得珍珠灣以後的第二次大捷。這偉大的昭示，實予東亞民族一大鼓舞和激勵。此次本刊特輯中承海軍松島大佐，陸軍出淵中佐，大使館情報部長廣田氏，於軍政院德中賜予鴻文，關於大東亞戰爭史論述詳詳，實深感激。

這次南方各地建設實況，由每日新聞社南方各地支局之支援惠稿，得詳實報導南方二年來施政之近况使關心南方時實者。一大借鏡，而誠為不可多得之珍料云。

▲本期因出刊特輯稿之關係，連續登載之「中共」軍內幕之分析一文，暫停一期。十一月五日，開幕的大東亞會議，在東亞十億民族之熱烈的支持下，已完滿的閉幕，在是會中充分的顯出東亞民族的團結性，合體共同一致的努力弗懈完成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大理想建設。

▲本刊第一次大徵文，茲為慎重選拔起見，業已初步審查竣事。最後之決定，擬聘請海上文化界論諸界之權威者取捨，決定在本刊新年特大號中發表，祈惠稿者察照。

▲本刊十二號（十一月一日）中，發表之內山完造氏和陶晶孫氏的對談會之文，頗頗引起外界之誤會，累得陶先生，在中華副刊，學藝上登有更正解釋外，復又在本刊發表最近因斯談話所引起之煩腦的抱歉日記，其中頗堪足吾人仔細玩味的。

▲小說「文化事業」的作者張金壽先生，是華北一位青年作家。他現在已來滬，從事大上海文化工作了。在「文化事業」裏，作者運用諷刺潑辣的筆調，寫述文化圈內一角的黑影，頗為可喜。

▲「伴隨的叛變」，是一篇投稿裏淘選出來的。作者針對著一般只會替自己打算，却毫不懂得怎樣去體貼丈夫的太自私的太太們，而用細膩清麗的筆調寫述，遣不失為一篇值得推薦的作品。

▲中篇小說「歧路」，在本期刊完了，希望讀者予以忠實的批評。

▲有一個喜訊願在這裏透露了：下期起有名作家丁諦先生特撰的中篇小說，連續刊載，請諸君留意。

▲本刊一卷十二期內所載尤櫻先生之「病」，近據作者預告，該篇已在某刊物發表，概然將薄酬璧還，可敬可佩。

▲葉聯先生，請示最近通訊處。

欲登本刊廣告者請至
上海百老匯路二一九號
文友總社廣告部接洽
電話四四二二二號

文友半月刊（本刊文字嚴禁轉載）
（每月一日、十五日出版）
每册定價 四 元 郵費在內

第一警察局登記證C字一〇九一號
編輯及印刷發行人 鄭 吾 山
發行所 上海威海衛路三三號
發售所 每日新聞分館文友社
約售處 全國各地每日販賣店及各大大書局

本刊價目（郵費在內）
每月（二册） 八 元
半年（十二册） 四十八元
全年（二十四册） 九十六元

五洲書報社

上海山東路二二一號
電話九二四七六

本特刊約販賣處

代辦部

- 華北 金剛書報社
- 漢口 漢口文具社
- 松江 國文具公司
- 嘉興 標新書局
- 高郵 教育用品社
- 揚州 元大商店
- 泰縣 會文堂
- 南通 世界書局
- 杭州 和書局
- 蘇州 萬象書局
- 蕪湖 新泰書局
- 蚌埠 商務印書館
- 常州 業餘書局
- 南京 勵學文具店
- 蘇州 世界文具社
- 無錫 中華書社
- 鎮江 界教育用品社
- 鎮江 建國書店
- 鎮江 中華書社
- 鎮江 野草書屋
- 鎮江 大同書局
- 鎮江 中央書局
- 鎮江 金門書局
- 鎮江 中央書報社
- 鎮江 新書局
- 鎮江 蘇州文具社
- 鎮江 新國民書社
- 鎮江 新青年書社
- 鎮江 中國鋼筆公司
- 鎮江 日新書店
- 鎮江 開通書局